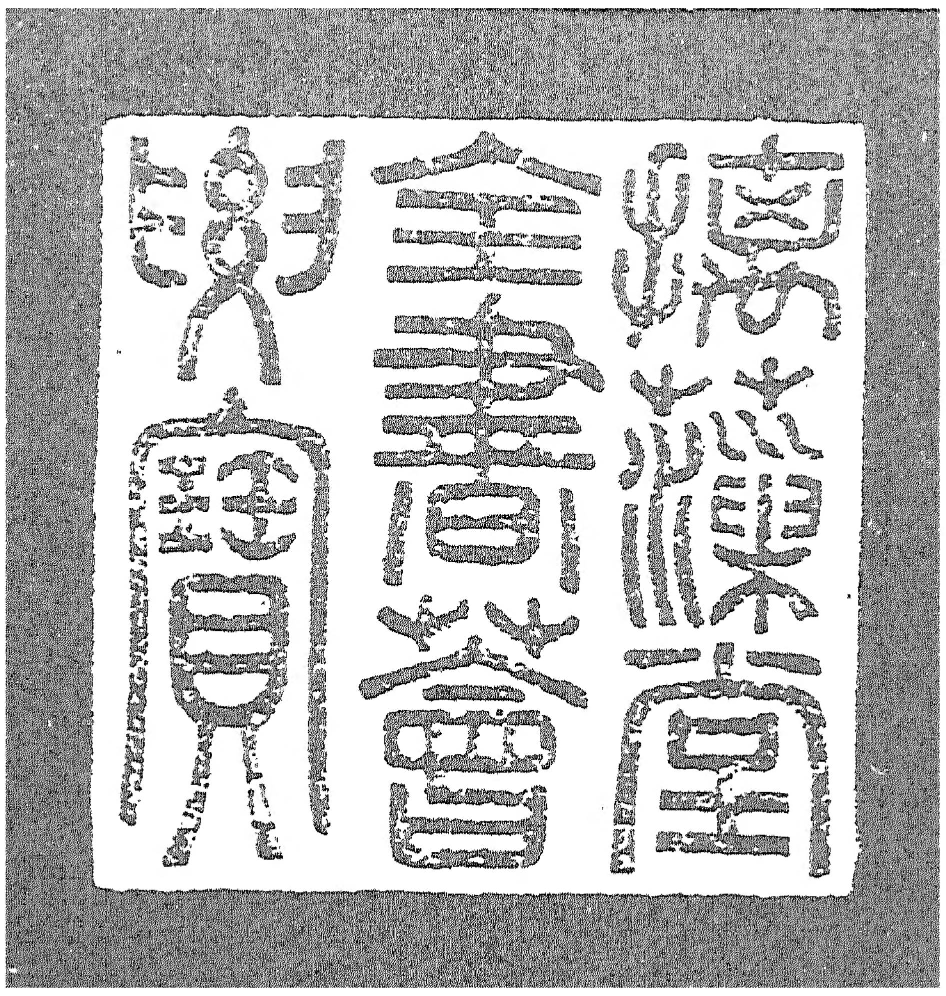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十一册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Z121.5
CH1
86

ZJU001016194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東坡全集

〔宋〕蘇 軾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首上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讀東坡全集

把卷對古人常愧若不及矧實不及者益覺瞠乎立東坡仙中人禪悅聊自適糟粕為經濟匡陸應避席黨謫瘴鄉山水娛朝夕佳句出貧餓（用東坡句）道義足困厄雖放浪言要不離忠赤瑚璉而江湖千秋同慨惜古今或同然思之惴然惕

乾隆乙丑季秋

右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東坡全集目録

卷首上
凡例
年譜
卷首下
墓誌銘
本傳

卷一
詩
卷二
詩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六
詩
卷七
詩
卷八
詩

卷九
詩
卷十
詩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詩

卷十三
詩
卷十四
詩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詩

卷十七
詩
卷十八
詩
卷十九
詩
卷二十
詩

卷二十一
詩
卷二十二
詩
卷二十三
詩
卷二十四
詩

卷二十五
詩
卷二十六
詩
卷二十七
詩
卷二十八
詩

卷二十九
詩
卷三十
詩
卷三十一
和陶詩
卷三十二
和陶詩辭

詞
琴操
卷三十三
賦
卷三十四
叙
卷三十五
記

卷三十六
記
卷三十七
記
卷三十八
記
卷三十九
傳

卷四十
論
卷四十一
論
卷四十二
論
卷四十三
論

卷四十四
論
卷四十五
制策
卷四十六
策畧
卷四十七
策别

卷四十八
策斷
裱策
卷四十九
策問
卷五十
南省說書
邇英進讀

卷五十一
奏議
卷五十二
奏議
卷五十三
奏議
卷五十四
奏議

卷五十五
奏議
卷五十六
奏議
卷五十七
奏議
卷五十八
奏議

卷五十九
奏議
卷六十
奏議
卷六十一
奏議
卷六十二
奏議
卷六十三
奏議
卷六十四
奏議
卷六十五
奏議
卷六十六
奏議

卷六十七
表狀
卷六十八
表狀
卷六十九
表狀
卷七十
啟
卷七十一
啟
卷七十二
書
卷七十三
書
卷七十四
書

卷七十五
書
卷七十六
書
卷七十七
尺牘
卷七十八
尺牘

卷七十九
尺牘
卷八十
尺牘
卷八十一
尺牘
卷八十二
尺牘
卷八十三
尺牘
卷八十四
尺牘
卷八十五
尺牘
卷八十六
碑

卷八十七
碑
卷八十八
墓誌銘
卷八十九
墓誌銘
卷九十
行狀

卷九十一
祭文
哀詞
卷九十二
解
説
評史
評文選
卷九十三
書後
書事
卷九十四
賛
卷九十五
賛
卷九十六

銘
卷九十七
銘
卷九十八
頌
箴
疏
青詞
疏文
卷九十九
祝文
偈
卷一百
雜文
擬作
卷一百一

志林
卷一百二
志林
卷一百三
志林
卷一百四
志林
卷一百五
志林
卷一百六
外制制勑
卷一百七
外制制勑
卷一百八
内制勑文
卷一百九

内制赦文
内制詔勑
卷一百十
内制詔勑
内制勑書
卷一百十一
内制口宣
卷一百十二
内制口宣
卷一百十三
内制批答
卷一百十四
内制表本
内制國書
内制青詞
内制朱表

内制疏文

内制齋文

内制祝文

内制祭文

内制道引歌詞

卷一百十五

樂語

臣等謹案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蘇軾撰

案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馬端臨經籍考所載並同而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為一集即世所稱七集者是也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志不合而又别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南省說書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録稱有京師印本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于他書殆燬于靖康之亂陳振孫書録解題稱有杭本蜀本又有軾曽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大全集本又有張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無應詔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不加考訂

周必大平園續稿又稱唐文若守九江嘗刻東坡全集又記有官本與麻沙本不同而陳鵠耆舊續聞則稱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絶少舛謬極可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為最善而今亦無存葉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孺家有細字小本東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尚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

如此蓋因軾集風行海內傳刻日多而排次者不盡通曉體例之人遂致紊亂愈甚然其大要有二一為分集編訂者乃本軾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即振孫所云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刻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為分類合編者疑即始於居世英本宋時所為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迄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集不載詩漏畧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號蘇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編輯無法此本乃

國朝蔡士英所刊蓋亦據舊刻重訂而辨訛正謬較為完善今故用其本著之録焉士英正白旗漢軍官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集首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編宋志亦著録其於作詩歲月編次多誤武進邵長蘅嘗糾其失云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一　集部

東坡全集卷首上

凡例

一長公全集舊惟江西京本二刻行世其間魯魚亥豕之訛互有短長今酌其善者從之其他意義深遠不可强通者並存其舊以示闕疑之意

一江西本舊作前後續奏議應詔內外制六集既非編年殊乖類聚今並細為分類以便覽者云

一詩不細類者以集中有一題而衆體悉具者析之恐失當日作者之意故不細類

一舊本脫謬如十八阿羅漢贊頌强半雷同子石硯銘有序不録其間數行之誤句字之訛不可枚舉今並多方參訂以求其當

一世本所傳武王秦始皇帝伍子胥范蠡等論原屬志林中論古十三條甚有一條而割作二論者今皆改正又有原屬記而强作碑原屬碑而强作記者今並細詳其體以正其謬

一今刻較之舊本所增不啻十之二第長公生平所作甚富海外之文當時已不能盡收何況今日耳目之外所遺應多博雅君子幸不吝教助成續刻亦千古之快事也

一長公家藏未刻者尚有易解書傳論語解烏臺詩案指掌輿地圖說以其自為種類故俱俟續刻

年譜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歷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常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歷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

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名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

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六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始見知于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一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薄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疏召渠為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别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决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

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顧兎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

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於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為先君捨施為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楊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于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

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提堰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

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輔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强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是年又作晁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

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等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

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决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遥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奬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

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瑶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

獎諭勑記併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録云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堊以黄土名之曰黄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黄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别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遥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黄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王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来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

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為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

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栢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

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為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伋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為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

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顒師為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葢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黄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臯亭詩先生就臨臯亭立南堂有詩五絶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歲又有荅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于臨臯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黄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黄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黄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為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黄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黄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葢先生庚申来黄至辛酉為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葢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捉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黄州姪安節遠来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棨字韻詩三

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黄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黄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葢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秔稌蒔棗栗有松期為可斲種麥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為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觀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

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黄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來黄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甚雨二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棲霞作皷笛慢及記單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黄守徐君猷有羇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黄至是恰三

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黄州為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栢影也及作一絶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黄之江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黄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黄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来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黄州再閏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遊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黄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黄州鼓角詩黄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宮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絶入開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絶往来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遊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皆絶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為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

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州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来陝右雲庵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适遠三猶子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為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逵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来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畧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騾馱鐸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騾馱鐸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為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嫵五日怱怱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

題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鍾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

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三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為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仝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二年仝來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

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夷夏又豈止及於鷄林行

貫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録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于伯時舍録鬼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為文鏁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宫脩殿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内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爾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淅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帥杭也贊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啼班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為六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唇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為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

案有謝元祐五年歴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遊七寳寺題竹上絶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唇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熈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熈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葢熈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絶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啓有適相先後之説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按子由所作頴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宮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德麟侯鯖録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頴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隂時予年五十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頴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録云元祐六年冬汝隂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頴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為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真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辯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説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真説是年

潁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黄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録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隂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於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悦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與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為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潁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為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由是推之通義為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絶有坐待宫人畫詔回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内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蓋作中山松醪

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鬱孤臺游字韻詩與霍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符有樂天詩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譚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闋余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雨絕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

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於合江之行舘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抃王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景圖北齊校書圖後又有為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呉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

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脩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内所賜金錢數千為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嘆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之句又有曇秀道人来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来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呉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以無酒為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皋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呉

遠遊有記食芋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峯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按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来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於丁丑閏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

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来弔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来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按

子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去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桄榔菴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違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録溫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来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来相見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諸說云海南以諸為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以客船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録盧仝杜子美詩遺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録其事為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二首有萬户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之句先生丁丑来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来儋耳從

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欒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為破天荒它日登科當為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冲下士情

及踈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醵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鬬吳公之句矣注云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録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葢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

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絶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栰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

咨禀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頴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慶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二首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葢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銘為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又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

人孫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閽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為賦一首及為作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為南安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廼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

道者又有與胡仁修書云旦夕到儀真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凛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按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嗟呼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為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為天下大開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强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

東坡全集卷首上

謹案第十三頁後一行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刊本潮訛湖據施注蘇詩改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觀悼徐德占詩序云按施本無觀字

第四十頁後二行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按施本無且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首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首下

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荅制策賜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産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公即脩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荅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

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

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

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氷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

技而巡鋪内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歴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

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歳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羡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歳必饑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歳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

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輙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

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年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甚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荅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

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

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二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顛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刦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

故朝廷從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閲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與冦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剏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荅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

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廕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

曰

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紐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

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

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

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歳一淤三歳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葢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

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歳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盗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隠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

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寜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頼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

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補于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沮之
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

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

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

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

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

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

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

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荅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

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

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刼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諫臺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

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

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説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廪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隷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閲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

心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

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葢亦鮮矣洵晩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孝宗賓其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賛賜其曽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畆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葢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箄篴箾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歴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歴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葢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

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東坡全集卷首下

謹案第二頁後三行賜入三等刊本賜訛蕩據欒城集改

第十頁前七行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刊本閘訛閻據欒城集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刊本以訛矣據欒城集改

第十二頁前一行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刊本浚訛淩據欒城集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既成三書撫之曰刊本複衍曰字今刪

第三十四頁前二行三年一淘刊本淘訛洶據宋史改

第三十五頁後八行又作生祠以報刊本作生訛生作據宋史改

第三十八頁前一行方當戍邊刊本戍訛成據宋史改

第四十頁後二行孝宗寘其文左右刊本孝宗寘
其訛又以其文寘五字據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一

宋　蘇軾　撰

詩四十九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嘗有夜雨對床之言故云爾）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往歲馬死于二陵騎驢至澠池）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

流民間劉購得之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惟餘故苑石漂散向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氷雪顔瘦骨拔凛凛蒼根漱潺潺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況此百株石鴻毛於泰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閒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于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迺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蕭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薄暮來孫鎮登臨憶武侯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猶餘賣酒樓煙煤已狼藉吏卒尚呀咻（十三日宿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寶鷄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于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縣有雞爪峯龍宮寺）南山連大散歸路走吾州欲往安能遂將還為少留回趨西虢道郤渡小河洲聞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蒼崖雖有迹大鈞本無鉤（十四日自寶雞行至虢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誰言董公健竟復伍孚讎白刃俄生肘黃金漫似丘（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嚴

崖已奇絕冰雪更琱鎪春旱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缾罋小容偷（是日晚自郿起至青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輒致雷雨山上有湫甚靈以令歲旱方議取之）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近山麰麥早臨水竹篁脩（十六日至盩厔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箜篌秘殿開金鑠神人控玉虯黑衣橫巨劒被髮凛雙眸（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北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于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所為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邂逅逢佳士相將弄綵舟投篙披

綠荇濯足亂清溝晚宿南溪上森如水國秋逺湖裁翠密終夜響颼飀（是日與監宮張杲之汎舟南溪遂宿于溪堂）冒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尹生猶有宅老氏舊停輈問道遺蹤在登仙往事悠馭風歸汗漫閱世似蜉蝣羽客知人意瑶琴繫馬鞦不辭山寺逺來作鹿鳴呦帝子傳聞李巖堂髣像緱輕風幃幔卷落日髻鬟愁入谷（音浴）驚蒙密登坡費挽摟亂峰巉似槊一水淡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千重横翠石百丈見游鯈最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餅雖可致洗耳歎無由（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别有太平宫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脩道之遺跡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黒水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上有寺三倚峻峯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縋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于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歸至郿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蟆培方冬脱鹿裘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旁飲無人自獻酬（昔與子由遊蟆培時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

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横翠障落月淡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閒媿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常娥駕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蝴蝶入踈簾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脚踏飛梯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閒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

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脩竹水潺潺

磻溪石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暖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骭一朝嬰世故辛苦乎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嬾

郿塢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樓觀（秦始皇始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遊人悲晉惠强脩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赤白朮誰燒廚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劒

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遥知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譍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謾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慙直道逋翁久沒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癭俗無由辨頸顋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章子惇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閤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飄蕭窗紙鳴堆壓簷板墮（關中皆以板為簷）風颷助凝沍幃幔困

掀簸惟思近醇釀未敢窺璨瑳何時反炎赫卻欲躬臼磨誰云坐無氈尚有爽充貨西隣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徑繚繞飛入坐人歡瓦先融飲儁瓶屢卧嗟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為後日賞恐被遊塵涴寒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

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别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岐下

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寄子由

饋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為歡恐無具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寘盤巨鯉横發籠雙兎卧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坐貧者愧不能微摯出舂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倡無人和

别歲

故人適千里臨别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别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强不睡相守夜讙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和子由踏青

春風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人閒正好路旁飲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烏鳶馴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瞋宜蠶使汝繭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麕路人未必信此語强為買服禳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

和子由蠶市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
一年辛苦一春閒閒時尚以蠶為市共忘辛苦逐欣歡
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瓠為輪土為釜
爭買不翅金與紈憶昔與子皆童丱年年廢書走市觀
市人爭誇鬬巧智野人喑啞遭欺謾詩來使我感舊事
不悲去國悲流年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
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
平時樂乃謂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
不出讀書蝨生氈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
隙猛士憂塞壖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
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環何時逐汝去與
虜試周旋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

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
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謬被旁人裹體埶本
闊畧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
射力薄愁官笴（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
彩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
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嵬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狻當時修道頗辛苦
栢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
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
獸鬼躑躅淚迸泉麤眉深目彼誰子遶牀彈指性自圓
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
遺像久此霾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
縱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鰐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
安得攜掛其旁觀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煙遶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挂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忽聞啼鴂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買園招野鶴鑿井動潛虬自言酒中趣一斗勝涼州翩然拂衣去親愛挽不留隱居亦何樂素志庶可求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青春為

君好白日為君悠山鳥奏琴筑野花美閒幽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誰能載美酒往以大白浮之子雖不識因公可與遊

中隱堂詩（并序）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此五篇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脩蟒坡垂似伏黿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偷閒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汙君袍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壖貢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潛然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

鳳翔八觀（并敘）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荆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跡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

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惟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詰

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氷斯同鷇鷇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厥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虜闞虓虎北伏犬戎隨指嗾象胥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强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剖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詛楚文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

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賔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粲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飜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絶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躃鑒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為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奐怳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坡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為目耽耽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篸深有龜與魚淺有螺與蚶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沈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強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毿毿（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彩羽無復見上有鸛搏鶬嗟予生雖晚考古意所妉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郯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後

談門前逺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趂朝參予今正踈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暮歸還倒載鐘鼓已韽韽（音諳）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鵶鵲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髙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赬寫眞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强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李茂正園也今為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荅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窓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鵲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闗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黮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雁雜家鶩紅棃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飜撲其北臨長溪波聲捲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乘衰叔抽錢算閭口但未榷羡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没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韣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俗猶呼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槖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狥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役名則已勤狗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敢問嚮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脱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愬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旱暵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脩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篘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鏤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莩惟將翰墨留染濡絶勝醉倒蛾眉扶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澁欲無歲云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禽魚秋風吹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閒履鳧下視官爵如泥淤

嗟我何為久踟躇歲月豈肯為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曽閣閣故曽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逺無消息古寺空來有姓名欲向磻谿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夜入磻溪如入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神物已化遺蹤蜿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翻

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脩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

嘶青草僧留薦晚飱我來秋日午旱久石床溫安得雲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䬌䬌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音浴）谷中暗水響瀧瀧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饑虎嘯空林月黑驚麏竄脩竹入門突兀見深殿照佛青熒有殘燭媿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松煮溪蔌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目亂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荈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虵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東坡全集卷一

東坡全集卷二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二首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羣彥嗟汝獨何為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勌牽牛與葵蓼採摘入詩卷吾聞東山傅置酒攜嬿婉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懷寶自足珍藝蘭那計畹吾歸於汝處慎勿嗟歲晚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蒲蒻雖滿架困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葵花雖粲粲蔕淺不勝簪叢蓼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

種栢待其成栢成人亦老不如種叢篲春種秋可倒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栢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巧有幾肯盡為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

萱草雖微花孤秀自能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

牽牛獨何畏詰曲自芽蘖走尋荊與榛如有宿昔約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行樂惜芳晨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歸無時身若馬繫皁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憂竟何為使汝玄髮縞

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囚廳下為人所徑上密不容釘懃懃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遶砌忽墳裂走鞭瘦竛竮我常攜枕簟來此陰寒青日暮不能去卧聽窗風泠

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漂流到關輔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莖滿愔愔清露涵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斸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慙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

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為鬼神守德薄安敢偷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唯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唯有暗蛩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蟄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蘺落英不滿匊何以慰朝饑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硉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為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隱几頹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蓋謝當今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暫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絕階前暮雪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反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樓觀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軛白鶴時來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階前井水渾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斜居民來說水泉甘亂谿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

（久之意）

授經臺（乃南山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劒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陁翠麓橫忽逢孤塔迥獨向亂山明信足幽尋遠臨風却立驚原田浩如海衮衮盡東傾

仙遊潭五首（潭上有寺三二在潭北循黑水而上為東路至南寺度黑水西里餘從馬北上為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為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欲然犀看龍應抱寶眠誰能孤石上危坐試僧禪（潭）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饋慙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先學忍饑（北寺）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為君羞（馬融石室）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為曉鏡山月當簾鉤歲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玉女洞）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為使者見紿因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為長吁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

山鵶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遠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溪邊有危構歸駕聊復柅愛此山中人縹緲如仙子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胡為此谿邊眷眷若有竢國恩久未報念此慙且泚臨風浩悲

咤萬世同一軌何年謝簪紱丹砂留迅晷

南谿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余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為製名曰招隱仍為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即令公隱聊須濯路塵茆茨分聚落煙火傍城闉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居民誰白帽過客謾朱輪山好留歸屐風迴落醉巾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凌虛臺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煙鬟浩歌清興發放意末禮刪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迹如掃賓來勇躋攀臺前飛雁過臺上彤弓彎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闤

竹鼬

野人獻竹鼬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罝罔鴟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蓬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禽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渼陂魚（陂在鄠縣）

霜筠細破為雙掩中有長魚如卧劍紫荇穿顋氣慘悽紅鱗照坐光磨閃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為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早歲嘗為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鯈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横動遭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贍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虀釅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乘閑竊掀攬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閑反

自照皎皎如芙蕖千載厭世去此言乃籧篨人皆忽其
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
晚

南谿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
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饑語不囂
惟有暮鵶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
日再遊見而録之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横陂塘水落荷將盡
城市人歸虎欲行
誰謂江湖居而為虎豹宅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朂左藏以其
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
春雨一洗皆萌芽黄狐老兎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

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卷毛尾熱
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
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戍兵久閑可小試
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
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砉逢箭
避犬逆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鵶
獘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兎肩分麕主人置酒聚狂客
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
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
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閒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
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
獵獵霜風吹帽斜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尚能三犢載
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為歡意自長
遥想納涼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卧無梢浪卷沙翻去似颿幾度過秋生蘚暈
至今流潤應江潮泫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
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
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坐中遺白帢幽尋盡處見桃花
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
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峰已過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
里堠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驂騑

和董傳留別

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
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
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
出門無侶謾看書遥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鴟夷載後車
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
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
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鱠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
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語樽酒同酒闌燭盡語不盡
倦僕立寐僵屏風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
嗟余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爾來憂患苦摧剥
意思蕭索如霜蓬羨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
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大梁相逢又東去
但道何日辭樊籠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錫與銅
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忽忽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縶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為

石蒼舒醉墨堂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遥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於此藝亦云至推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棲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朅來東遊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材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黃州小郡隔谿谷茆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泉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潁川大姓誰能箠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鷄矜爪觜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次韻）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情便樽散踈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閑

戸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谷鳥驚碁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窻涼

送劉攽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迴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壁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搒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送呂希道知和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劒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長嘆美哉河水空洋洋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閒官不計員策杖頻過如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摇落漸喜罇罍省撲緣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鬚未蒼

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隣里烹猪羊君歸為我道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作有感余心者聊為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何心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煙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

我行無疾徐輕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鬧閘發寒波漲

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頹山

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豗瞬息間還挂斗與箕

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鰕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

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闇人亡鹿溟翻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皋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踈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簡牘儀型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把旌旄開卷逢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鰌濠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慇懃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為世所縻黃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茆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遊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傅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倉皇求買萬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陸龍圖詵挽詞

挺然直節庇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罇俎岐陽一夢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栢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搢紳豈似凡人但慈母

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叫强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底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穎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穎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輙醒從今得閒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

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峩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

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陪歐陽公燕西湖

謂公方壯鬚如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朅來湖上飲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插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不惡誰能忍饑啖仙藥已將夭壽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城上烏棲暮靄生銀釭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十月一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嘬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人更傳呼弱纜恃菅蒯平生傲憂患久已恬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餠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鴉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遶客舟未暇燃犀照奇鬼欲將燒燕出潛虯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玃猴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濠州七絶

塗山（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地埋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黄熊廟
烏鵲猶朝禹會村

彭祖廟（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歴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鬬蛇龜空飱雲母連山盡
不見蟠桃著子時

逍遥臺（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爲堂）

常怪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
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
子今知我我知魚

虞姬廟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皇不負君王意
只有虞姬與鄭君

四望亭（大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記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頽垣破礎没柴荊故老猶言短李亭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霞孤鶩换新銘

浮山洞（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宫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
乾坤浮水水浮空

東坡全集卷二

謹案卷一第三頁後四行以近山地美刊本山訛曲據施本改

卷二第一頁後一行慎勿嗟歳晩刊本歳晩訛晩歳據施本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未能便乞勾漏令刊本勾漏訛岣嶁據施本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只應陶靖節刊本靖訛靜據陶潛傳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述作謝王褒刊本缺褒字據施本補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記令存而亭廢者數年矣刊本脫記字據施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六首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
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
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
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
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遶淮甸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
僧卧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遊
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頹今在不（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掛帆却西邁此計未為非洪澤三千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美澎湃終夜摇窓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髙月暗水雲黄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頹墻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

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邦共喧鬨

孫巨源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釁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我褊類中散子通真巨源絶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

劉莘老

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宫峩冠挹縉紳如今三見子坎坷為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隣了不見喜慍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

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烏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是夜所見如此）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眈眈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戶祈春蠶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為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

山林饑卧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留茆庵（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甘露寺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很石卧庭下穹隆如伏貔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琱鑽一談收掣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陁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氷紈隱見十二壘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親手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峰裂根入石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

豈不牢見伏理可數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茆屋蒼山根朝吟草木調蠻獠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共朝昏胡為譏評不少借

生意凌挫難為繁柳雖無言不解愠世俗乍見應憮然嬌姿共愛春濯濯豈問空腹脩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夜愛疎影搖清圓風翻雪陣春絮亂蠧響啄木秋聲堅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凄愴驚寒温南山孤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送蔡冠卿知饒州

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髯笑語無不可平時儻蕩不驚俗臨事迂濶乃過我横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

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强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枉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騎衝雪來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徑須煩麴糵增年誰復怨羲娥良辰樂事古難並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園聊種菜

冷官門户可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聖明寛大許全身衰病摧頽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竈請比隣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擁褐橫眠天未明衰鬢鑷殘敧雪領壯心降盡倒風旌自稱丹竈錙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俗謂竹几為竹夫人）

紙帳

亂文龜殼細相連慣臥青綾恐未便潔似僧巾白氎布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漁釣刺史寬大容歌呼君恩飽煖及爾孥才者不閑拙者娛穿巖度嶺腳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遊無伴籃輿孤作詩雖未造藩閫破悶豈不賢樗蒲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朅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篋櫝富有餘莫惜錦繡償菅蘧窮多鬬崄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

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煙落日不可摹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鹽虀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卧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張君眼力覷天奧能遣荊棘化堂宇持頤晏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才多事少厭閒寂卧看雲煙變風雨笋如玉筋椹如簪強飲且為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睡足午窻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遙卻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送岑著作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于直而直豈拙歟夫

子静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為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静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怪酒薄已與别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鈎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闇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西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

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游宦
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
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
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
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
却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

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
時饑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
今歲盛開

太昊祠東鐵墓西一罇曾與子同攜回瞻郡閣遙飛檻
北望檣竿半隱堤飯豆羹藜思兩鵠飲河噀水賴長蜺
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
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杉松鬬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

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對先生苜蓿盤
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鱉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
風船解與月裴回
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忽憶嘗新會靈觀

滯留江海得加餐
獻花游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濕翠翹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詞招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
故鄉無此好湖山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颸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瀰瀰香
風過蓮芡驚枕裂魴鯉欠伸宿酒餘起坐濯清泚火雲

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東方啓

宿餘杭法喜寺寺後緑野亭望呉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
謀知秦過看山識禹功（餘杭始皇所舍舟也西北舟枕山尭水繫舟山上）稻涼
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遊慰
遲暮覔句效兒童北望苕溪轉遥憐震澤通烹魚得尺
素好在紫髯翁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叅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
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群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
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
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
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
令為猨鳥顧廢興何足吊萬世一仰俯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
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泫岡巒
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途跨
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布世彥凜然英氣
逼屹起猶奮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
金珠散貧賤竇融既入朝呉為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
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遊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
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朔夜鉢咒水降蜿蜒
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叅禪爾來廢興三百載
奔走呉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谷朝鐘暮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
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路隘每到寬處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
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夢繞千山碧新
詩到中路今我喜折屐古來軒冕徒操捨兩悲慄數朝
辭簪笏兩脚得暫赤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
久忘寧畏官長詰飄然便欲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
遊出郭及未黑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美色娟娟到湖上瀲瀲搖空碧夜
涼人未寢山靜聞響屐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慘慄君胡
不相就朱墨紛黝赤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
友生詩病莫訶詰君來試吟咏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
疑滿紙蛟蛇黑

夜泛西湖五絶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璧
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
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
船過惟有菰蒲聲（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

就視不見空茫然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
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為雲洶涌或作綫斷續或鳴
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缾罌走
四海真偽半相瀆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緑赤泥開方
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如泉上僧
盥灑自挹掬故人憐我病蒻籠寄新馥欠伸北窓下晝

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答任師中次韻（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閒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已成歸蜀計誰借買山資世
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論詩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
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
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縷金牋樂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
西湖西畔北山前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
定應林下拜梁松蠹魚自晒閒箱篋科斗長收古鼎鐘
我欲棄官重問道寸莛何以得春容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啄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平

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濃交
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白
頭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廛足却
追范蠡五湖中

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强非天稟既
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每聞
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
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
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釅
咀嚼沙礫磣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踸踔維時老宗伯氣
壓群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淰至音久乃信知味
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
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
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
却顧老鈍軀頑朴謝鐫鋟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噤聊

欲廢書眠秋濤諠午枕

望海樓晚景五絶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
更看銀山二十回
横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
電光時掣紫金虵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譍江上秋風晚來急
為傳鐘鼓到西興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初涼臨風有客吟秋扇
拜月無人見晚粧
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語笑中為問少年心在否
角巾欹倒鬢如蓬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
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
（古語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

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
我今貧病長苦饑分無玉盌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
塼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
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蘭亭蠒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
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
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
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
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
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谿藤後來視今猶視昔
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李公擇求黄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黄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
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

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鷄鳴月落風馭還
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黄金乞得重莫肩
持歸包褁敝席氊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還
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
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
此語可信馮公傳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
古柏陰中看參昴去年舉君苜蓿盤夜傾閩酒赤如丹
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遥知范叔寒典衣自種一頃豆
那知積雨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長飲酒（王江陳州道人）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
似蓬島鳳咮堂前野橘香劔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
潮壯觀天下無鵾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

旗青蓋互明滅黒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
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蝎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八月十七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牓出余
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

樓上煙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非關文字須重看
却被江山未放迴

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閲精强外已誇明日失杯君莫怪
早知安足不成蛇

亂山遮曉擁千層睡美初涼撼不譍昨夜酒行君屢歎
定知歸夢到吳興

天台桂子為誰香倦聽空堦夜點涼賴有明朝看潮在
萬人空巷鬬新粧

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細雨作寒知有意
未教金菊出蒿蓬

東坡全集卷三

東坡全集卷四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八首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兹遂凄凛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床黃葉投我幃窓前有棲鵬夜嘯如狐狸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求偶髙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與為嗟咨便當勤秉燭為樂戒暮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堦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畒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故人已為土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相逢說舊遊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

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和陳述古拒霜花

千林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

和沈立之留别二首

而今父老千行淚一似當時初去時不用鐫碑頌遺愛丈人清德畏人知

卧聞鐃鼓送歸艎夢裏怱怱共一觴試問别來愁幾許春江萬斛若為量（時子在江陵）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齊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縶維謂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欹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為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

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耶與吾子期空齋卧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墻霜葉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絶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瘢痍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蕭散羡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䘏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人友慎毋厭藜羮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脩竹不知門拾薪煑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黄昏

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遶村真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遥想後身窮賈島夜寒應聳作詩肩

客位假寐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却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軟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羡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

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揭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若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仄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顧渚茶牙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

吳兒鱠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鴉種麥行

霜林老鴉閒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毛稀明年麥熟芒攢槊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為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鴉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構築便能高千金用盡身無事坐看香煙遶白毫

北寺悟空禪師塔（名齊安宣宗微時師知其非凡人）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豈為龍顏更分別只應天眼識天人

塔前古檜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兩蒼龍

僧爽白雞（養二十餘年常立坐側聽經）

斷尾雄雞本畏烹年來聽法伴僧行還須却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龍飛甲子盡豪英常喜吾猶及老成人競春蘭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長庚傳家各自聞詩禮與子相逢亦弟兄

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伯父與太平州張侍讀同年此其子）

六和寺冲師閘山溪為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定被江潮浣
能為山僧更少留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秪風情舊因蓴菜求長假
新為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苦藏難沒是詩名
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卜居心自放
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跪履數從圯下老逸書閒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
秖恐先春鶗鴂鳴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
不是花時肯獨來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栽安得道人殷七七

不論時節遣花開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
不見樓中垂手人

和人求筆跡

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真可弔
半紆春蚓綰秋蛇

再用前韻寄莘老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不如長康號癡絕癡人自得終天
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笏拄
頰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從豈得
久令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娛
嬉（黃庭堅莘老壻能文）

畫魚歌（湖州道中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鈎畫水如耕犁渚蒲披折藻荇亂
此意豈復遺鰍鯢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萬一

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雛
插竿冠笠驚鵜鶘豈知白挺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疎

吳中田婦歎（和賈收韻）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
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壠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頳載入市
價賤乞與如糠粃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

不如却作河伯婦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從來未省馬牛風卜鄰尚可容三徑
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佩招詞閒詠桂生叢
此身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荑出舊槎騷人孤憤苦思家五噫處士太窮約
三賦先生多誕誇帳外鶴鳴奩有鏡筒中錢盡按無鮭
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時賈欲再娶）

生涯到處似檣烏科第無心摘頷鬚黃帽刺船忘歲月
白衣擔酒慰鰥孤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饞為出鱸
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

遊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
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
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
屋底清池照瑶席堦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

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欄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
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
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贈莘老七絶

嗟余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
當須舉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
閒送苕溪入太湖

夜來雨洗碧巑岏浪湧雲屯遶郭寒聞有弁山何處是
為君四面竟求看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吹笛
明朝新月到三更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駱駝橋下泊
恣看脩網出銀刀

烏程霜稻襲人香釀作春風雪水光時復中之徐邈聖
無多酌我次公狂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記僧牕半日閒不為思歸對妻子
道人有約徑須還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説名
與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鴈亭邊送雁歸蜀客南遊家最遠
吳山寒盡雪先晞扁舟去後花絮亂五馬來時賓從非
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兼寄其弟惠山山人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鴛鴦起平湖繫纜石橋亭
慙愧冒寒髯御史結交最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
寂寞抱關歎蕭生耆老執戟哀揚子怪君顏采却秀發
無乃遷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柰何世人共抑真疎矣
毗陵高山錫為骨陸子遺味泉氷齒賢哉仲氏早拂衣
占斷此山長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
儻容逆步問金堂記與嵇康留石髓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終日
便覺峨眉翠掃空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
明年采藥天台去更欲題詩滿浙東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吳王池館徧重城閒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
祇留雙檜待昇平

凛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蟄龍知

宋叔達家聽琵琶

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新曲翻從玉連瑣舊聲終愛鬱輪袍夢回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條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雁行高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得句牛女夕轉頭參尾中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酒社我為敵詩壇子有功縮頭先夏鼈（見玉川子）實腹鄙秋蟲莫唱裙垂綠無人臉斷紅舊交懷賀老新進謝終童袍

鵠雙雙瑞腰犀一一通小蠻知在否試問囁嚅翁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有如轆轤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約敕始慕陳婦孝可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弔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憂來自不寐起視天漢渺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

次韻答童傳道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富爰居非所養俯仰眩金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

質謝鐫鏤仄聞長者言悻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俛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罔目疎見漏宏材之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緇衣子粲予還授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為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

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
横翠憶娥眉琱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
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
吴山横處來

祥符寺九曲觀燈

紗籠擎燭迎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
寶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
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上元過祥符寺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鼓鬬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瑠璃閒照佛
始知無盡本無燈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老來厭逐紅裙醉
病起空驚白髮新卧聽使君鳴鼓角試呼稚子整冠巾
曲欄幽榭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為移厨

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欲膾湖中赤玉鱗遊舫已粧吳榜穩
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魚釣追黄帽未要靴刀抹絳巾
芳意十分强半在為君先踏水邊春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宴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
一杯當屬水仙王（湖上有水仙王廟）
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
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
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
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
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駡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
如君相待今安有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風轉鳴空穴泉幽瀉石門虛心聞地籟妄意覔桃源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鉼得氷雪清冷慰文園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御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獨遊富陽普照寺

富春真古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賜書連筒春水遠出谷晚鐘疎欲繼江潮韻何人為起予

自普照遊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逢人浥浥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瑠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為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昇乞內芝

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舐鼎欲隨雞犬事劉安

新城道中二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煑芹燒筍餉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斧疲馬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山村五絶

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

布穀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鐮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竊禄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驚矍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麞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强人生安為樂吾策殊未良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颺雙鳧映山黄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爐錘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踈頑固當爾子猶淪落况其餘龔黄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惟有陽關一杯酒慇懃重唱贈離居

贈別

青鳥銜巾久欲飛黄鸝別主更悲啼慇懃莫忘分攜處

湖水東邊鳳嶺西

次韻代留別

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月兎茶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兎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鬭茶公子不忍鬬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薄命佳人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皪故將白練作仙衣
不許紅膏汙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無限閒愁總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

吉祥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
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
為君零落為君開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曉
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
緑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揷皂羅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前二令作二翁亭）不如野翁來往溪

山間上友麋鹿下鳧鷖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推擠
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娥眉山人醉後鐵冠落
溪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吠犬足生氂
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啼（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女皆揷大銀櫛長尺許謂之蓬沓）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觰沙鬢髮絲穿杼
蓬沓障前走風雨老濞宮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
苕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樵歸相媚嫵
不信姬姜有齊魯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亂山滴翠衣衾重雙澗響空窗戶搖飽食不嫌溪筍瘦
穿林閑覓野芎苗却愁縣令知遊寺尚喜漁人爭渡橋
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
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貪彭澤米夢歸時到錦江橋

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我雖不解飲把琖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令唱黃雞催曉曲與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空殘綠如今莫問

老與小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

寶山晝睡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

東坡全集卷四

謹案卷三第二頁前五行更典篋中衣刊本典作有據本改

第七頁後三行眼看時事力難勝刊本勝訛任據施本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下有微流注刊本下訛不據施本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駢罌走四海按施本四海作千里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樓前指顧雪成堆刊本指訛相據施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杜陵評書貴瘦硬刊本陵訛稜今改

卷四第三頁前六行豈效世俗人刊本豈訛肯據施本改

第七頁前六行投紱歸來萬事輕刊本紱訛綬據施本改

第七頁前八行蝸殼卜居心自放刊本蝸訛蝎據
施本改
第十頁後七行碧瀾堂下看銜艫刊本瀾訛闌據
施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芊老茸天慶觀小園刊本缺茸
字據施注蘇詩補
第十四頁後五行顧言歌緇衣刊本緇訛絡據施
本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山前乳水隔塵凡刊本乳訛兩
據施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五

宋 蘇軾 撰

詩一百三首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朱欄出山破石壁狠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巘葱葱城郭麗淡淡煙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遁道人真古人嘯咏慕嵇阮空齋卧蒲褐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澁旋鋤墾從君覔佳句咀嚼廢朝飯

五月十日與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同泛湖遊北山

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潋潋水拍簷駕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驚

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殲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藹藹君詩似嶺雲從来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彦道難邀罵坐灌將軍（皆取其有服也）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

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憑君徧遶湖邊寺漲淥晴来已十分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淒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来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勻了一番多

天上麒麟豈混塵籠中翡翠不由身那知昨夜香閨裏更有偷啼暗別人

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筯人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詩五首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煙雲好處無多子

及取昏鴉未到間

洛邑從来天地中嵩高蒼翠北邙紅風流耆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謂富公也）

白汗翻漿午景前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熟鵝黃酒照見新晴水碧天

疾雷破屋雨翻河一掃清風未覺多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

客路三年不見山上樓相對夢魂間明朝却踏紅塵去

羞向清伊照病顏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三首

寓世身如夢安閒日似年敗蒲翻覆卧破衲再三連勸客眠風竹長齋飲石泉田頭萬事錯自笑覺師賢

妙迹苦難尋兹山見幾層亂峰螺髻出絶磵陣雲崩措意元同畫觀空欲問僧莫交林下意終老歎何曾

朱瑤唐晚輩得法尚雄深淵寺空遺迹何人識苦心長

廊歌雨脚破壁撼鐘音成壞無窮事他年復弔今

韓子華石淙莊

絳侯百萬兵尚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我公抱絶識凛凛鎮横潰欲收伊吕迹遠與巢由對誓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内區區為懷祖頗覺義之監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彼美石淙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屈折作濤瀨寒光洗肝鬲清響跨竽籟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奮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閒一葉秋聲對榻眠床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堦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栖老漸便惟有憫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荅之

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踈宜獨往

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覔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黄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凉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堦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虎跑泉

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来百神仰虎移泉眼趂行脚

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濯濯罷臥聽空堦環玦響
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絶）

陶令思歸久未成遠公不出但聞名山中只有蒼髯叟
數里蕭蕭管送迎

千株玉槊攙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何處霜眉碧眼客
結為三友令相看

東麓雲根露角牙細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山骨
未放蒼龍浴渥洼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
還盡平生未足心

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沈銷盡碧煙横山人睡覺無人見
只有飛蚊遶鬢鳴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半開桃杏不勝威應慙落地梅花識
却作漫天柳絮飛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

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

孤山二詠（并引）

孤山有陳時柏二株其一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為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柏堂堂與白公居易竹閣相連屬余作二詩以記之

柏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
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依巖出乞與佳名到處傳
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竹閣

海山兠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
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却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
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瀲瀲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清夜永

鳳簫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縮經絃柱香霧淒迷着髻鬟
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有美堂暴雨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坐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来十分瀲灧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
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蛟室瀉瓊瑰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絶）

定知玉兎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
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
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
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時新有旨禁弄潮）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来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强弩射潮低（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東陽水樂亭（為東陽令王都官槩作）

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
舒橫行西海頭歸来羯鼓打涼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
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强名水樂人人
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洞庭不復来軒
轅至今魚龍舞鈞天聞道磬襄東入海遺聲恐在海山
間鏘然澗谷含宮徵節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
絃縱有此聲無此耳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

少年飲紅裙酒盡推不去呼来徑山下試與洗塵霧瘦
馬惜鄣泥臨流不肯渡獨有汝南君從我無朝暮肯將
紅塵脚暫着白雲屨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
破甑棄置何用顧更憑陶靖節往問征夫路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来去至今雨雹夜殿閣風纏霧而

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前築室安遲暮又恐
太幽獨歲晚霜入屨同遊得李生仄足隨蹇步孫明不
自笑臨老起三顧吾歸便却掃誰踏門前路

臨安三絶

將軍樹

阿堅澤畔菰蒲節玄德墻頭羽葆桑不會世間閒草木
與人何事管興亡

錦溪

楚人休笑沐猴冠越俗徒誇翁子賢五百年間異人出
盡將錦繡裹山川

石鏡

山雞舞破半巖雲菱葉開殘野水春應笑武都山下土
枉教明月殉佳人

登玲瓏山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盤尚倚空翠浪舞翻紅罷亞
白雲穿破碧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巖前巧貯風

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

宿九仙山（九仙謂左元放許邁王謝之流）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士
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遶千巖冷逼身
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峯缺處湧冰輪

陌上花三首并引

遊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

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
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為留得堂堂去
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
猶歌緩緩妾回家

遊東西巖（即謝安東山也）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況復情所鍾感槩萃中年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闌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挽須起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卧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空餘行樂處古木昏蒼煙

宿海會寺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線路每與猿猱爭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辛饑腸鳴北度飛橋踏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大鍾橫撞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倒床鼻息四鄰驚紞如五鼓天未明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人聲聞屨聲

海會寺清心堂

南郭子綦初喪我西來達磨尚求心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為山水役一溪長照雪霜侵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餔糟醉方熟酒面呼不醒奈何效鶯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太平寺俗號小徑山）幽

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暎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吏渡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二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山前見虎跡候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釜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無忤色（汪善書記寫衆人詩）投名入社有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

再遊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潑到山困卧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始信孤雲天一握（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平生未省出艱險兩足慣曾行犖确含暉亭上望東溟淩霄峰頭挹南岳共愛絲杉翠絲亂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何事自來往明月長圓無晦朔（山有白雲峯明月庵）塚上雞鳴猶憶欽山前鳳舞遠徵璞雪窓剔兔元不死煙嶺孤猨苦難捉從來白足傲死生不怕黃巾把刀槊榻上雙痕凛然在劍頭一吷何須角（以上皆山中故事）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爲洗心源濁騷人未要逃競病禪老但喜聞剝啄此生更得幾迴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洞霄宮

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閒（論語云作者七人矣今監宮凡七人）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

初自徑山歸述古名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旁猶有夢迴清興在卧聞歸路樂聲長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夜簟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空對親春老孟光不作雍容傾座上翻成骯髒倚門旁人間此會論今古細看茱萸感歎長

九日尋臻闍梨遂泛小舟至懃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蘂嚼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

雲水光中洗眼来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為誰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余来年九日去此久矣）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戲之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

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沉煙斷佩聲微遥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

遊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琖戲書勤師壁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煩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

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脉脉娟然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詩人杳未来霜艷冷難宅君行逐鷗鷺出處浩莫測葦間聞拏音雲表已飛屐使我終日尋逢花不忍摘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終歲勞幸茲一日澤願言竟不遂人事多乖隔悟此知有命沉憂傷魂魄

送杭州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

秋風摵摵鳴枯蓼船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

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饑待食明年麰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瑠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松欹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二更鐃鼓動諸鄰百首新詩間八珍已遣亂蛙成兩部

更邀明月作三人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
曷不勸公勤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僻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酒
但愁新進笑陳人北山怨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及春
多謝清詩屢推轂豨膏那解轉方輪（來詩有雲霄滿輪之句）

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惟演易）唱和四絕句
戲用其韻跋之

帝城春日帽簷斜二陸初來尚憶家未肯將鹽下蓴菜
已應知雪似楊花

生平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欲問君王乞符竹
但憂無蟹有監州（皆世所傳錢氏故事）

西臺妙迹繼楊風（凝式）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
廢塵埃零落梵王宮

五季文章墮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
數首風流似玉臺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
覆而不蹶以為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
詩答之

隻耳獸齧環長唇鵞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向張
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
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
逝不如學鴟夷盡日盛酒真良計（有古篆五字不可識）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為湯餅客
惟愁錯寫弄麞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
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贈治易僧智周

寒窗孤坐凍生鬚尚把遺編照露螢閣束九師新得妙
夢吞三畫舊通靈斷絃挂壁知音喪（師與契嵩深相知時已逝矣）揮
塵空山亂石聽齋罷何須更臨水胸中自有洗心經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鬂眉蒼詩人老去鸎鸎在
公子歸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
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書雙竹湛師房

我夲江湖一釣舟意嫌高屋冷颼颼羨師此室纔方丈
一炷清香盡日留
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孤枕對残釭白灰旋撥通紅火
卧聽蕭蕭雪打窓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椶鞋不用扶風自遠来聞語笑
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
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和述古冬日牡丹

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
不放閒花得少休
花開時節雨連風却向霜餘染爛紅漏泄春光私一物
此心未信出天工
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廻造化
直教霜枿放春妍
不分清霜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
更倩韓郎為染根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
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

建溪所産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
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
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
高者妖邪次頑懭體輕雖復强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
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
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来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
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
奴隷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

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詩翁愛酒長如渴缾盡欲沽囊已竭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撚鬚吟喜雪詩成就我覓歡處我窮正與君髣髴曷不走投陳孟公有酒醉君仍飽德瓊瑤欲盡天應惜更遣清光續殘月安得佳人擢素手笑捧玉盌兩奇絕豔歌一曲迴陽春坐使高堂生暖熱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却見夢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荅之

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年來白髮驚秋速長恐青山與世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林春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列

落帆古戍下積雪高如丘強邀詩老出踈髯散颼飀僧房有宿火手足漸和柔靜士素寡言相對自忘憂銅罏擢煙穟石鼎浮霜漚我行雖有程坐穩且復留大哉天地間此生得浮遊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

愁聞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此生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時鶴擧頭見客似長言

柳氏二外生求筆迹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猒家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

欲見誠懸筆諫時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
故點紅燈雪裏看他日卜隣先有約待君投紱我休官
如今且作華陽服醉唱儂家七返丹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
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
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来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歷日
退歸擬學舊桃符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鬚
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酥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堆盤紅縷細茵陳巧與椒花兩鬬新竹馬異時寧信老
土牛明日莫辭春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辰
白髮蒼頭誰肯記曉来頻嚏為何人

古纏頭曲

鵾絃鐵撥世無有樂府舊工惟尚叟一生喙硬眼無人
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
輕帆渡海風掣迴滿面沙塵和淚垢青衫不逢湓浦客
紅袖漫插曹綱手爾来一見哀駘佗便著臂韝躬井臼
我慙貧病百不足强對黃花飲白酒轉關濩索動有神
雷輥空堂戰窗牖四絃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為我壽
世人只解錦纏頭與汝作詩傳不朽

刁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兩參差青山有約長當戶
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酴醿渾欲合春来楊柳不勝垂
主人不用怱怱去正是紅梅著子時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
来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
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認
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
失却當年覺痛人

和蘇州太守王規甫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會二首

不覺朱轓輾後塵爭看繡幰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貴

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遂東山攜妓女那知後閤走窮賓
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

翩翩緹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
豐年傾倒五州春（時浙西皆以不熟罷燈惟蘇獨盛）安排詩律追强對
蹭蹬歸期為惡賓墮珥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
料得如今似我能（柳子玉云通若及第不過似我）

東坡全集卷五

東坡全集卷六

宋 蘇軾 撰

詩九十九首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新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莫莫人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

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罇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杭人以放鴿為太守壽）

浮玉山頭日日風（即金山也）湧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

國豔夭嬈酒半酣去年同賞寄僧簷但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日蜜蜂未許輙先甜應須火急回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

惠山泉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着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弔沉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巖頭匹練兼天靜泉底真珠濺客忙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来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卷簾堂上檀槽鬧送客林間樺燭香淺量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忙何人貪佩黃金印千柱耽耽鎖北岡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溪山勝畫徒能說来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為翁栽插萬松岡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暫時假面弄西涼晴窗晞日肝腸煖古殿朝真屨袖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何用區區賦陟岡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荅之

自酌金樽勸孟光更教長笛奏伊涼（子玉家有笛妓）牽衣男女遶太白扇枕郎君煩阿香詩病逢春轉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来似孔光感時懷舊一悲涼蟾枝不獨同攀桂鷄舌還應共賜香（亦同為郎）等是浮休無得喪粗分憂樂有閒忙年来世事如波浪鬱鬱誰知柏在岡

屢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庬涼蘇門山上莫長嘯薝蔔林中無別香燭燼已殘中夜刻槐花還似昔年忙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頹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醒時江月墮槭摵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来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窓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葉從掀舞細思城市有底忙郤笑蛟龍為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此風聊得妻孥忤潜山道人獨何事半夜不眠聽粥鼓

監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鈎歸釣縮頭鯿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黄楊厄閏年（俗説黄楊歲長一寸遇閏退三寸）

逸堂

新第誰来作並隣舊官寧復憶星辰請君置酒吾當賀知向江湖拜散人

遯軒

冠蓋相望起隱淪先生那得老江村古来真遯何曾遯笑殺踰垣與閉門

遠樓

西山煙雨卷疎簾北戶星河落短簷不獨江天解空闊地偏心遠似陶潜

遊鶴林招隱二首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脩竹深林聞杜鵑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西窓有病客危坐看香煙

行歌白雲嶺坐咏脩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澗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書普慈長老壁（志誠）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老矣

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叅白足知禪味苦厭黄公（鳥名）聒晝眠惟有兩株紅杏葉晚来猶得向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来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鬛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来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悮入仙人碧玉壺一歡那復閒親疎杯盤狼籍吾何敢
車騎雍容子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南徐
欲窮風月三千界願化人天百億軀

縱飲誰能問挈壺不知門外曉星疎綺羅勝事齊三閣
賔主談鋒敵兩都榻畔煙花常歎杜海中童丱尚追徐
毋多酌我公須聽醉後粗狂膽滿軀

留别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沐罷巾冠快晚凉睡餘齒頰帶茶香艤舟北岸何時渡
晞髪東軒未肯忙康濟此身殊有道治醫外物本無方
風流二老長來往顧我歸期尚渺茫

無錫道中賦水車

翻翻聮聮銜尾鴉犖犖确确蜕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
刺水綠鍼抽稲牙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衙
天公不見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

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羞歸應為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
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朝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
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莫負黄花九日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
萬户終輕千首詩天静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
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小圃陰陰遍灑塵方塘瀲瀲欲生紋已煩仙袂来行雨
莫遣歌聲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
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堦獨自聞

五紀歸来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
駐馬橋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鬬吴王
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宴寢香

次韻沈長官三首

家山何在兩忘歸杯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嘲我瘦

也應糠覈怪君肥

男婚已畢女將歸累盡身輕志莫違誰道山中食無肉
玉池清水自生肥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初飽
雨入松江水漸肥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
更憐夫子得西施（范蠡）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
直為鱸魚也自賢（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
驚破王孫金彈丸（陸龜蒙）

和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甫齋素祈雨不至二首

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穠鶴閒雲作氅駞臥草埋峰跪
履若可教卜隣應見容因公問四老何處定相逢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只遣三千履來遊十二峰林
空谷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下逢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死
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
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贈張刁二老

兩邦山水未凄涼二老風流總健强共成一百七十歲

各飲三萬六千場藏春塢裏鶯花鬧仁壽橋邊日月長
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閴然無人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隣之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

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説師亦無對酬今来
復扣門空房但飀飀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
空中嘗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聽僧昭素琴

至和無攫醳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何從出散
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為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
来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風
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饑坐聽午鐘非詩能
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

遊靈隱高峯塔

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
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来人久便雲水鄉相勸
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
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

人老病時絶糧問年笑不荅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来
欲歸更傍徨贈别留足布今歲天早霜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

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峯子落驚前夜
蟾窟枝空記昔年破裓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闘清妍
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懐子由弟二首

西来煙陣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
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憑犬寄書
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黄久廢山行疲犖确
尚能村醉舞淋浪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
殺馬毀車從此逝子来何處問行藏

青牛嶺高絶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暮歸走馬沙河塘爐煙裊裊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嶺
崖泉咽咽千山静君勿笑老僧耳聾喚不聞百年俱是

可憐人明朝且復城中去白雲却在題詩處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荒凉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况與城相逺我
来亦何事徙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

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
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
詩戲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苜蓿堆青盤歸来羞澁對妻子
自比鮎魚緣竹竿今君滯留生二毛飽聽衙鼓眠黃紬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騎土牛願君恰似高常侍
蹔為小邑仍刺史不願君為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
宦遊逢此歲年惡飛蝗来時半天黑羡君封境稻如雲
蝗自識人人不識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
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流水石間

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
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時
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

聽賢師琴

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宫與角
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閒君
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来箏笛耳

贈寫真何充秀才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橫撚箭又不見雪
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寒富貴兩安在空
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
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
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
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

貧樂有餘白酒釀来因好客黄金散盡為收

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
不問黄公覔素書

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黄庭丹篆句
猶傳青紙小朱書

凄凉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
中書君豈不中書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

已向閒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
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潜未若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汝
枉將空腹貯遺編

甘露寺彈箏

多景樓上彈神曲欲斷哀絃再三促江妃出聽霧雨愁
白浪翻空動浮玉（金山名）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
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来霜樹杪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三首

雲山煙水苦難親野草幽花各自春賴有高樓能聚遠
一時收拾與閒人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卷入簾鈎直將眼力為疆界
何啻人間萬户侯

聞説樓居是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
心在飛鴻滅没間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狂言屢發次公醒酒如人面天然白
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来北固檻前脩竹憶南屏
六朝興廢餘丘壠空使姦雄笑寧馨

次韻陳海州書懷

鬱鬱蒼梧海上山（東海鬱州山云自蒼梧浮來）蓬萊方丈有無間舊
聞草木皆仙藥欲棄妻孥守市闤雅志未成空自歎故
人相對若為顏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鳬去莫攀（陳曾令鄉邑）

次韻陳海州乗槎亭

人事無涯生有涯逝將歸釣漢江槎乗桴我欲從安石
遁世誰能識子嗟日上紅波浮碧巘潮来白浪卷青沙

清談美景雙奇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奇事豈虛傳荒怪還須問子年遠託鰲頭轉滄海
来依鵬背負青天或云靈境歸賢者又恐神功亦偶然
聞道新春恣遊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相望無復馬牛風山公雖見無多子
社燕何由戀塞鴻（昔與巨源劉貢父劉莘老相遇於山陽自爾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京口）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不獨二踈為可慕
他時當有景孫樓（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踈樓）

漱石先生難可意（謂巨源）齧氊校尉久無朋（自謂）應知客路
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陵（謂李君也）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詩豪正值安仁在
空看河陽滿縣花（盛為邑宰）

膠西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
羨他淮月弄舟人

王莽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百尺穿成連夜井
千金購得解飛人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天下無健者
豈信車中有布乎

虎兒

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兎生於菟老兎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强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强持酒

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勸僕觸屏風饑鼯嗅空案數朝閉閣臥霜髮秋蓬亂傳聞使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覷衰懦此生何所似闇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粗成貲一枝有餘煖願君留信宿庶奉一笑粲

喬太傅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足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豈暇讀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愧煩賢使者弭節整紛亂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奮髯百吏走坐變齊俗緩未遭甘鷄退並進恥魚貫每聞議論餘凜凜激貪懦莫邪當自躍豈復煩爐炭便應朝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為守故丘眷戀桑榆煖為君扣牛角一咏南山粲

二人再和亦再答之

寒雞知將晨饑鶴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節常感歎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摶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晉循吏喬智明字元達）高論森月旦紀明本賢將（段釋之本將家）汩沒事堆案欣然肯相顧夜闌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着帽不怪安石緩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幸有縱橫舌說劒起慵懦二豪沉下位暗火埋濕炭豈似草玄人默默老儒館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煖應念苦思歸登樓賦王粲

雪夜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来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飜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摇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氷柱憶劉叉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已分酒盃欺淺懦敢將詩律鬭深嚴漁蓑句好應須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屨尚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

九陌凄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也知不作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得酒强歡愁底事閉門高卧定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氷下寒魚漸可叉

鐵溝行贈喬太傅

城東坡壠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爲走馬来尋鐵溝水鐵溝水淺不容輈恰似當年韓與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荒村野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落日側金盌倒着接羅搔白首忽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歸人不避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且復水邊来父

老借問我史君安在哉今年好雨雪會見麥千堆

春来六十日笑口幾回開會作堂堂去何妨得得来勸游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盧山翠作堆（郡東盧山絶類峩眉而小）

蘇州姚氏三瑞堂（姚氏世以孝稱）

君不見董邵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来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

天意究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傅）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萬斛船中着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勸農使者古丈夫不惜春衫踐泥塗王事靡盬君甚劬奉常客卿虬兩須東武縣令天馬駒泮宫先生非俗儒相與野飲四子俱樂哉此樂城中無溪邊策杖自携壺腰笏不煩何易于膠西病守老且迂空齋愁坐粉墨朱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品草木變芬菲謝女得秀句留待中郎歸便當勤鞭策僕瘦馬亦饑（段有姪女在寮）

贈上天竺辯才師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脩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凉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轅駒野性猶同縱壑魚出入巖巒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還有鴟夷挂後車莫笑吟詩淡生活當令阿買為君書

廬山五詠

廬敖洞（圖經云敖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飛昇亦何益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空山誰與娛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稚

三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絜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障日峯（其狀類蛾眉但小耳）

長安自不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

東坡全集卷六

謹案卷五第一頁前五行亭榭著難穩刊本著訛苦據施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為東陽令王都官槩作刊本脫王字據施本增

第十九頁前七行有古篆五字刊本有古訛古有據施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欲見誠懸筆諫時刊本誠懸訛懸誠據施本及唐書改

第二十五頁後六行獨攜天上小團月刊本團訛圓據施本改

卷六第二頁前六行國豔天嬈酒半酣刊本嬈訛饒據施本改

第四頁前八行更遭華衮照厖凉刊本厖訛龎據施本及左傳改

第九頁後七行白簡威猶凜刊本威訛盛據施本改

第十頁後一行各飲三萬六千場按施本場作觴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男女禮自足刊本男女訛勇

文據施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七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三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禱常山而得）

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蝝
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肯吐
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来極可畏）
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蹙尾困牛馬
咲齧衣服穿房户坐觀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
荷鋤散掘誰敢後得米濟饑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
撝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
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牕騷騷鬧松竹
朝畦泫泫流膏乳從来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
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斛（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
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
未用賀客来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蹙踏鮑

謝跨徐庚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困落日薄艷戰輕雷（昨日雷雨）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慇懃此粲者（賀獻魏花三朵）攀折為誰哉玉腕揎紅袖金罇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迴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来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催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翦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腦盤盛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来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

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項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茆散二豪苦不納獨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笑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涸塵垢晚以道自盥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仄聞頓夫子講道出新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慙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煖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粲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遊太山

偶作郊原十日遊未應回首厭籠囚但教塵土驅馳足
終把雲山爛漫酬聞道逢春思濯錦便須到處覓菟裘
恨君不上東封頂夜看金輪出九幽

送春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

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病過此二物）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最遲絳裙深樹出幽菲吾廬想見無限好容子倦遊胡不歸座上一樽雖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却憶湖邊寺垂柳陰陰晝掩扉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家聲赫奕蓋并涼也解微吟錦瑟傍璧水取魚湖起浪引杯看劍坐生光風流别後人人憶才器歸來種種長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沉湘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濯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

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復連年苦饑饉剥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强醉寂寞虚齋卧空甒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别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

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閒道已許談其祖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為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耆舊如今幾人在為君無憾為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夜半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詩云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遥變兩潮趨一坐稱善）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型存（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為笑）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鬢更休論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軿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景疎樓上唤峨眉君到應先誦此詩若見孟公投轄飲莫忘衝雪送君時

答陳述古二首

漫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負春遊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陳有小妓述古稱之）

張安道樂全堂

列子馭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步兵飲酒中散琴

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絃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求虧

張文裕挽詞

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劒外生祠已潔除

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蹔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和梅户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鯨鯢猶未掩（近梟數盜）草中狐兔不須驚東州趙叟飲無敵南國梅仙詩有聲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是日惟梅趙不射）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君好爐火而餌茯苓）雲水未渾纓可濯弁峰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絶句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為隱吏
一菴閒地且相留（過舊遊）

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浪不整齊應為詩人一回顧
山僧未忍掃黄泥（見題壁）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
不須更畫樂天真（竹閣見憶）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
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
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
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
廚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
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
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嘗兩奇絶只恐偷乞煩封纏
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
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
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氷雪見子先流澌子
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
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薰四支徑飲不
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螢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
擇撫掌笑脱頤别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
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又無狂太守何
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盍不倒囊橐賣劍
買蛾眉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
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湖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
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草
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
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真堪笑
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
便是江南鸚鵡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
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
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天文覓
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
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
坐令魯叟作瞿曇（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灙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答雲煙勸君多種長腰米

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横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閒昨夜清風眠北牖
朝来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凛凛霜前意
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千偈了
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瓔珞綴明璣晚香消歇無尋處
花已飄零露已晞

涵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
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簷楹溪光自古無人畫
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彴微忽悟過溪還一笑
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緑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
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
畫船来往勝於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為化作龜千歲
巢向田田亂葉中

荼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荼蘼發暗香来分無素手簪羅髻
且折霜蕤浸玉醅（長憶故山一作半雨半晴）

篔簹谷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
渭濱千畝在胸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笋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鮆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犂鉏剛厭青山遶故居老覺華堂無意味
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語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文夫子
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
小舩燒薤擣香虀

南園

不種夭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膩
夏壠風来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問
許我他年作主無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来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外

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户暗櫻桃爛熟滴堦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玉盤盂二首（并序）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柎累蕚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于七千朵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

宰相莒公之別業也而其名俚甚乃為易之

雜花狼籍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瓔珞
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尋舊畫圖
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
直待瓊舟覆玉彝負郭相君初擇地看羊屬國首吟詩
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强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聞喬太傅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褁尸真細事
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黄茆瘴羽扇斜揮白葛巾
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来新

喬將行烹鵞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鶂鶂聽呦呦明朝只恐無烹鶴
此去還須却佩牛便可先呼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
他年萬騎歸應好柰有移文在故丘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
論少卑之且借秦嵗惡詩人無好語（公擇来詩皆道吳中饑苦之狀）夜
長鰥守向誰親（貢父近喪偶）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

四隣

何人勸我此間来絃管生衣甑有埃淥蟻濡脣無百斛
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棄孩
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寄黎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孫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
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君以春秋受知於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
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

趂流年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穟人許長穀苗牛可没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欵矻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畎澮漸若決澥渤往来供十吏腕脱不容歇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登常山絶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僊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呌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紅裙欲先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回自從有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棄置復何言萬劫終飛灰

薄薄酒二首 并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為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窓涼珠襦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窓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来空

同年王中甫挽詞

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鯤如君才業真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陞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

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猷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

七月五日二首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蕭條北窓下長日誰與度今年苦炎熱草木困薰煮況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縷秋来有佳興秫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床注

何處覔新秋蕭然北臺上秋来未云幾風月已清亮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棗漸堪剝晩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萬竅含悽悵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

趙郎中見和戲復荅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八十字奈何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杯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黄埃我衰臨政多繆錯羨君精采如秋鶚頗哀老子令日飲為君坐嘯主畫諾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指㸃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宫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陜右九仙今已壓京東（將赴河中寄邁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鴈蕩也）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温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来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遥知别後添華髪時向樽前説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為楚相不羨紫駝分御食自遣赤脚沽村釀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卧無帳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殻酥流盎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趙既見和復次韻荅之

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世有阿瞞（曹公自言參之後）北海樽前捉私釀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却畏有司書簿帳（近制公使酒數過法甚重）酸寒可笑分一斗日飲亡何足衰盎更將險語壓

衰翁只恐自是臺無餉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元韻

東隣主人遊不歸悲歌夜夜聞春相門前人鬧馬嘶急
一家喜氣如春釀王事何曾怨獨賢室人豈忍交謫詬
大兒踉蹡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定教舞袖掣伊涼
更想夜庖鳴甕盎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

蘇潛聖挽詞

妙齡馳譽百夫雄晚節忘懷大隱中惆悵無華真漢吏
文章爾雅稱吾宗趨時肯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
惟我閒思廿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

東坡全集卷七

東坡全集卷八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二首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
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
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壁
雲間細路躡飛虵雞號黑暗通蠻貨（胡人謂犀為黑暗）蜂鬧黃
連採蜜花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喬受知於吳丞
相而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夜雪獨宿柏山菴

晚雨纖纖變玉霙小菴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窓片
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壓冬溫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為耕
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方將怨無襦忽復歌緇衣堂堂孔北海直氣凜群兒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我行竟安之何時劍閣路春山聞子規

留別雩泉

舉酒屬雩泉白髮日夜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還將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却来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年年嵗嵗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来前度劉郎在千里

董儲郎中甞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来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隣人吹笛不堪聞死生契闊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辭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㝡好時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曨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騣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户連欹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絶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綠窓朱户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

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眉君不見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見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閉門飲美酒無人毁譽河東守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遊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

夜擁笙歌雪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燭何煩問蝙蝠飛時日正晨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樽醉看萬物洶崩奔優遊共我聊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只恐掉頭難久住應須傾蓋便深論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孫（戣字君嚴戡字君勝退之志其墓云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送范景仁遊洛中

小人真闇事閒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為櫻筍東道盡鵷鸞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斑竹寺弄水石樓灘鸞馬衰憐白驚雷怯笑韓鮮書標洞府（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莫於絶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劉几云曾見人嵩山幽絶處眼光如貓意其為靖長官也）

次韻景仁留別

公老我亦衰相見恨不數臨行一盃酒此意重山岳歌詞白紵清琴弄黃鍾濁詩新眇難和飲少僅可學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犖且作東諸侯山城雄鼓角南遊許過我不憚千里邈會當聞公来倒屣髮一握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如雲烟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鶾

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来𤼵蹋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送曾元翰少卿知衛州

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桃花忽成陰薺麥秀已繁閑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誰人肯携酒共醉榆柳村髯卿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髯来意彌敦堂堂元老後亹亹仁人言憶在錢塘歲情好均弟昆時於冰雪中笑語作春温欲飲徑相覔夜開叢竹軒搜尋到篋笥鮓醢無復存每愧煙火中玉腕親炮燔别来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告我當北渡新詩侑清樽坡陁太行麓洶涌黃河翻仕宦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刑政雖首務念當養其源一聞襦袴音盜賊安足論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變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代北諸生漸狂簡床頭雜説為爬梳歸来問鴈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来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饑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語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穀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

無用蒼皮四十圍晚覺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貴有危幾
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涇之兄汴亦有文死矣）

和孔密州五絶

見邸家園留題

大旆傳聞載酒過小詩未忍著塼磨陽關三疊君須秘
除却膠西不解歌（來詩有渭城之句）

春步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繼
慈愛聰明惠利人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二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醉裏自書醒自笑
如今二絶更逢君

堂後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舞春風醉臉丹何似後堂冰玉潔
遊蜂非意不相干（孔頗有聲伎而客無見者）

和趙郎中見戲（趙以徐伎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卷簾那復似揚州西行未必能勝此
空唱崔徽上白樓

又

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
莫向人前自洗磨（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顔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閤閒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
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
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
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劍閣
劍閣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
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驄騎傳呼出跨坊簿書塡委入充堂誰教按部如何武只許清樽對孟光婉娩有時来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彭城古戰國孤客勸登臨汴泗交流處清潭百丈深故人輕千里足蠒来相尋何以娛佳客潭水洗君心

老守厭簿書先生罷函丈風流魏晉間談笑羲皇上河洪忽已過水色綠可釀君毋輕此樂此樂清且放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卻須吞（邦直屢以此見戒）

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流連夜閑作清詩斷送秋瀟灑使君殊不俗罇前容我攬須不

老弟東来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艸荒城角開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復字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聞道鵷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碁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啞

送顔復兼寄王鞏

彭城官居冷如水誰從我遊顔氏子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為一朝捨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

問君無乃求之歟荅我不然聊爾耳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門但覔王居士清詩草聖俱入妙别後寄我書連紙苦恨相思不相見約我重陽嗅霜蘂君歸可喚與俱来未應指目妨進擬太一老仙閒不出（張安道為太一宮使）踵門問道今時矣因行過我路幾何願君推挽加鞭箠吾儕一醉豈易得買羊釀酒從今始

蠍虎

黄雞啄蠍如啄黍窓間守宫稱蠍虎闇中繳尾伺飛蟲巧捷功夫在腰膂跂跂脈脈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歲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龍覔雲雨守宫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有云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熈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彭城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遥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

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東閣凉如水客至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窓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遥堂作兩絶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别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别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
會看銅狄兩咨嗟

留題石經院三首

葱蒨門前路行穿翠密中却来堂上看巖谷意無窮
夭矯庭中檜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
窈窕山頭井潛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門道荒田咽蚯蚓村巷懸棃棗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僮卧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通有無垣牆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竹閙隣保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躬耕抱羸疾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媪饑寒天隨子杞菊自擷芼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學種秫斗酒時相勞

贈王仲素寺丞（名景純）

養氣如養兒棄官如棄泥人皆笑子拙事定竟誰迷歸耕獨患貧問子何所賫尺宅足自庇寸田有餘畦明珠照短褐陋室生虹霓雖無孔方兄顧有法喜妻彈琴一長嘯不荅阮與嵇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褭蹄促膝問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我生本强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江河赤手攬象犀年来稍自笑留氣下暖臍苦恨聞道晚意象颯已淒空見孫思邈區區賦病棃

陽關詞三首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南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
金甲牙旗歸故鄉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
時作陽關腸斷聲

右荅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和孔周翰二絶

再觀邸園留題

小園香霧曉蒙籠醉手狂詞未必工魯叟録詩應有取曲收彤管邶鄘風

觀浄觀堂效韋蘇州詩

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蝸舍兩相宜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京師哭任遵聖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况奇逸先子推輩行文章小得譽詩語尤清壯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髯走滑吏嚼齒對姦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黄壤宦遊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此懷今不遂歸

見累累塋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

答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小人自闊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高樹紅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我時年尚幼作賦慕相如侍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歲月曾幾何耆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没孤墳拱桑樗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袪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虚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威行烏白蠻解辮請冠裾方當入奏事清廟陳璠璵胡為厭軒冕歸意不少紓上蔡有良田黄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稻雍容十年儲閑隨李丞相搏射鹿與豬蒼鷹

十斤重猛犬如黄驢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鋤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幾何不樵漁會當相從去芒鞋老菑畬念子瘴江邊懷抱向誰攄賴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鮪（鮪鮥也戎瀘常有）玉斝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知我少詼諧敎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旟雀羅弔廷尉秋扇悲婕妤升沉一何速喜怒紛衆狙作詩謝二子我師甯與蘧

初别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賡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枰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褁布與荆無憂賴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床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别妙理重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悞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念當閉閤坐頹然寄聾盲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黄精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一杯相屬竟何時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菌芝門外呂梁從迅急胸中雲夢自逶遲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千古華堂奉君子水邊何處無麗人近前試看丞相嗔不如丹青不解語世間言語元非真知君被惱更愁絶卷贈老夫驚老拙為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荅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老守無何惟日飲

將軍競病自詩鳴花枝不共秋歌帽筆陣空来夜斫營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清歌窈眇入行雲雲為不行天為泣紅葉黃花秋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憑君說向髯將軍衰鬢相逢應不識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代書答梁先

此身與世真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留强名太守古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魯人豈獨不知丘籍蹯夫子無罪尤異哉梁子清而脩不遠千里從我遊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侯小楷精絕規摹歐（梁生學歐陽公書）我衰廢學懶且媮畏見問事賈長頭別来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遺我駮石盆與甌黑質白章聲琳球謂言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王公羞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木瓜報珍投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道大如天不可求脩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九日邀仲屯田為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西来河伯意雄夸霜風可使吹黃帽（舟人黃帽土勝水也）尊酒那能泛浪花謾遣鯉魚傳尺素却將燕石報瓊華何時得見悲秋老醉裏題詩字半斜

河復（并叙）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濟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鱣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越巫沉白馬河工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東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韓幹馬十四足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郤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俯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椁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

側手區區未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圍趙猶有張湯欲漕斜已坐迂疎来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隱隱驚雷響踏車

茫茫清泗遶孤岑歸路相將得暫臨試著芒鞋穿犖确更然松炬照幽深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强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贈寫御容妙善師

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捧再拜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歸来真一夢橋山松檜凄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来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須眉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麞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璧空堆床爾来摹寫亦到我謂

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

哭刁景純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栢不受霜雪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宏材乏近用千歲自枯倒文章餘正始風節貫華皓平生為人耳自為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丘嫂别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公媪（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皁我欲江東去匏樽酌行潦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忍見萬松岡荒池没秋草

答吕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吕梁地名）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黄河西来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鯤吕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

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為魚黿旋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釂空缾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温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黄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决談笑却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脚酒為君擊鼓行金樽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為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成譬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蠻荊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来閉戶坐八方在軒庭又如學醫人識病由飽更風雨晦明淫跛躄瘖聾盲虛實在其脉靜躁在其情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苟能閲千人望見知死生為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為道貴日損此

理在既盈願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

荅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閒曷不長閉口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不蒙譏訶子厚疾反更刻畫無鹽醜征西自有家雞肥太白應驚飯山瘦與君相從知幾日東風待得花開否撥棄萬事勿復談百觴之後那辭酒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蜃

不願腰間纒綿絛用違其才志不展坐與胥吏同疲勞忽然眉上有黄氣吾君漸欲收英髦立談左右俱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略萬事惟嬉遨盡壞屏障通内外仍呼騎曹為馬曹君為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驚衆雜以嘲諷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獨能容我真賢豪為我買田臨汶水逝將歸去誅蓬蒿安能終老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槔

東坡全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一頁後七行率以一升完一畝刊本升訛勝據施本改

第四頁後六行穆然濯微涼按施本濯作中箋引宋玉薄寒中人句

第九頁前一行葦間自延緣刊本延訛寅據施本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金橙徑按施本金作香

第十八頁前八行和潞公超然臺次韻刊本次訛

收今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皆道吳中饑苦之狀刊本訛有道失中饑之事據施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日飲如何足袁盎按施本如作亡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悲歌夜夜聞春相刊本春訛椿據施本改

卷八第二頁前二行芒刺在膚肌刊本肌訛饑今

改

第五頁後五行倒屣髮一握刋本屣訛屐據施本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　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九

宋　蘇軾　撰

詩六十七首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芽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薺白魚肥
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
茵蔯甘菊不負渠鱠縷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
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
久抛菘葛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説明年投劾徑須歸
莫待齒搖幷髮脫

送鄭户曹

游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羸僮瘦馬從吾飲
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氊
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虔州八境圖八首

坐看奔湍遶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守

八詠聊同沈隱侯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莫靄寒勸客登臨無限思
孤雲落日是長安

白鵲樓前翠作堆縈雲嶺路若為開故人應在千山外
不寄梅花遠信來

朱樓深處日微明皂蓋歸時酒半醒薄暮漁樵人去盡
碧溪青嶂遶螺亭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運後

着鞭從使祖生先

却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山水照人迷向背
只尋孤塔認西東

煙雲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想見之罘觀海市
絳宮明滅是蓬萊

回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
山中木客解吟詩

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
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
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當鬭
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
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卮醪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饑腸自鳴喚空壁轉饑鼠詩
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尚愛
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
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紵嫁與踏浪

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魚龍隨水落猿鶴喜君還舊隱丘墟外新堂紫翠間野
麋馴杖屨幽桂出榛菅洒掃門前路山公亦愛山（張故居為大水所壞新卜此室故居之東）

萬木鎖雲龍（山名）天留與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瀼西東
蕎麥餘春雪櫻桃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送孔郎中赴陝郡

驚風擊面黄沙走西出崤函脱塵垢使君来自古徐州
聲震河潼殷關右十里長亭聞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
北臨飛檻卷黄流南望青山如峴首東風吹開錦繡谷
渌水黏動蒲萄酒訟庭生草數開樽過客如雲牢閉口

與梁左藏會飲傳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説劔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虚名
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别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

紅旆朝開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東堂醉卧呼不起
啼鳥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堦前石

寒食日荅公擇三絶次韻

從来蘇李得名雙只恐全齊笑陋邦詩似懸河供不辨
故欺張籍隴頭瀧

簿書鼛鼓不知春佳句相呼頼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
歸来誰主復誰賔

巡城已困塵埃眯執朴仍遭蟣蝨緣欲脱布衫携素手
試開病眼點黄連（来詩謂僕布衫督役）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先生生長匡廬山山中讀書三十年舊聞飲水師顔淵
不知治劇乃所便偷兒夜探赤白丸奮髯忽逢朱子元
半年羣盗誅七百誰信家書藏九千春風無事秋月閒
紅粧執樂豪且妍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絃
客来留飲不計錢齊人愛公如子産兒啼卧路呼不還
我慙山郡空留連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飲酒公無難

約束官奴買花鈿薰衣理鬢夜不眠曉来顛風塵暗天
我思其由豈坐慳作詩愧謝公笑讙歸来瑟縮愈不安
要當啖公八百里豪氣一洗儒生酸

座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
老狂聊作座中先醉吟不耐欹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
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

夜飲次韻畢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腰褭
黄雞催曉唱玲瓏老来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筯工
月未上時應早散免教壑谷問吾公

續麗人行

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内人極精戲
作此詩

深宫無人春日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
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

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杜陵饑客眼長寒
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支背後看
心醉歸来茅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
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啼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兒童拍手鬧黄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
主人未肯獨留髡

不肯惺惺騎馬廻玉山知為玉人頽紫雲有語君知否
莫喚分司御史来

起伏龍行（并敘）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説作起伏龍行一首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顱骨帶霜牙
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
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欹蒼石擁巖竇

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為雲擢煙縷
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爾来懷寶但貪眠
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黄
河作飛雨嗟吾豈樂鬭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輙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
君過雲龍對酒兩靜默急携清歌女出郭及未昃一歡

難力致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亂雀噑叢棘山人樂此耳寂寞誰侍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要襋使君自孤債此理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

送李公擇

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故人雖云多出處不我謀弓車無停招逝去勢莫留僅存今幾人各在天一陬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宜我與夫子相好手足侔比年兩見之賔主更獻酬樂哉十日飲衎衎和不流論事到深夜僵仆鈴與騶頗嘗見使君有客如此不欲别不忍言慘慘集百憂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已得其為人不待風馬牛他年林下見傾蓋如白頭

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

久客厭虜餱（蜀人謂東北人虜子）枵然思南烹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騈頭玉嬰兒一一脱錦綳庖人應未識旅人眼先明我家拙廚膳彘肉芼蕪菁送與江南客燒煮配香粳

今日忽不樂折盡園中花園中亦何有芍藥裊殘葩久旱復遭雨紛披亂泥沙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嗟棄擲亮未能送與謫仙家還將一枝春插向兩髩了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迎送纔堪慱早朝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謡明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華與寂寥

游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煙蘿子盆裏千枝錦被堆慣與先生為酒伴不嫌刺史亦顔開纎纎入麥黄花亂颯颯催詩白雨来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缾回

杜介熙熙堂

崎嶇世路最先回窈窕華堂手自開咄咄何曾書怪事熙熙長覺似春臺白砂碧玉味方永黄紙紅旗心已灰遥想閑門投轄飲鵾絃鐵撥響如雷

次韻荅劉涇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鈎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鶯異議蜂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萬卷堆胸兀相撑以病為樂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闇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卧看經亦自不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毋復煩鞭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卧聞郵籤報水程尊羮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饑腸鳴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大杏金黃小麥熟墮巢乳鵲拳新竹故將俗物惱幽人細馬紅粧滿山谷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聲更速酒闌人散却關門寂歷斜陽挂疎木

種德亭（并敘）

處士王復家於錢塘為人多技能而醫尤精期於活人而已不志於利築室侯潮門外治園圃作亭榭以與賢

士大夫游惟恐不及然終無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藝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種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作詩以遺之

小圃旁城郭閉門芝朮香名隨市人隱德與佳木長元化善養性倉公多禁方所活不可數相逢旋相忘但喜賔客來置酒花滿堂我欲東南去再觀雙檜蒼山茶想出屋湖橘應過墻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為愛鵝溪白蠒光掃殘雞距紫毫鋩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詠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

住今者亦無来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雨足誰言春麥短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半脱紗巾落紈扇芳草不鋤當户長珍禽獨下無人見覺来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著面城西忽報故人来急掃風軒炊麥飯（徐州所出）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談仙更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不卹腸空誇腦滿問羊他日到金華應許相將游閬苑（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翹關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誰謂他鄉各異縣天遣君来破吾顏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

從横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千金弊帚那堪換我亦淹留豈長筭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殷鐵石梁武帝時人今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更補朱繇為道玄（世所收吳畫多朱繇筆也）煙熏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僊覺来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胡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誌公髣髴見刀尺脩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脱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湔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煙

雨中過舒教授

踈踈簾外竹瀏瀏竹間雨窻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甌語客来淡無有灑掃涼冠屨濃茗洗積昏妙香浄浮慮歸来北堂闇一一徵螢度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閒處飛鳶悔前笑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靖節誰識此間趣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吾所兄真書小低猶抗行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逾月方出晝（予去年留齊月餘）為君劇

飲幾濡首今年過我雖少留寂寞陶潜方止酒（此行公擇病酒夕不飲）別時流涕攬君須懸知此歡墮空虛松下從横餘屐齒門前轣轆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

送鄭户曹

水遶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来豪傑地千歲有餘哀隆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吕布大星隕臨淮尚想劉德輿置酒此徘徊爾来苦寂寞廢圃多蒼苔河從百步響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聲轉風雷蕩蕩清河壖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揺酒杯遲君為坐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来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佳穀卧風雨莨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兹時

不少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蔕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次韻荅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膻腥汙刀几莫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爭慍喜

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繆說云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缾應未罄罍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来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閒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

送鄭户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彼美玉山果粲為金盤實瘴霧脫蠻溪清樽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驅攘三彭仇已我心腹疾願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斲為君倚几滑淨不容削物微興不淺此贈毋輕擲

送胡掾

亂葉和凄雨投空如散絲流年一如此游子去何之節義古所重艱危方自茲他時著清德仍復畏人知

答仲屯田次韻

秋来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歎有遺音清風卷地收残暑素月流天掃積陰欲遣何人賡絕唱滿堦桐葉候蟲吟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後来邈無繼嗣子其殆庶胡為尚流落用舍真有數當時苟悅可慎勿笑杕杜斲窓誰赴救袖手良優裕山城辱吾繼缺短須遮護昔年繆陳詩無人聊瓦注于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懼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濩

答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李誰數區區張與李（来詩有張李臨淮之句）僕射重瞳遺迹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次韻答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以一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青泥沒馬街生魚舊雨來人今不來油然獨酌卧清虛（堂名）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勤呵嘘

芙蓉城（并叙）

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樓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黄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縁千刼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

仙宫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缾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前次韻後不次）

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已分宿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繁華真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中隱几人心與水月涼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屧響長廊名都信繁會千指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絕如韋郎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公孫烝土為城鐵作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一朝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豈如千騎平時來笑談謦欬生風雷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清燕開東方健兒虓虎樣泣涕懷思廉恥將彭城老守亦淒然不見君家雪兒唱

次韻子由送趙屼歸覲錢塘遂赴永嘉

歸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擊三千里何須四十強風流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溪水濺裳芒鞋隨採藥蠻紙記流觴海靜蛟鼉出山空草木長官游無遠近民事要更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尚方

中秋月三首

殷勤去年月瀲灩古城東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窗中徘徊巧相覔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撫枕

三嘆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肝肺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為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噞喁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歌君別時曲滿坐為淒咽留都信繁麗此會豈輕擲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盞對棃栗但見古河東蕎麥如鋪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

舒子在汶上閉門相對清（舒煥試舉人鄆州）鄭子向河朔（鄭僅赴北京戶曹）孤舟連夜行頊子雖咫尺兀如在牢扃（頊起來徐試舉人）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今日得趙杲卿書猶記余在東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回顧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故人文生為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俛仰今古情

中秋見月寄子瞻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
坐聽百步鳴飛濤史君携客登燕子月色著人如著水
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流金丸
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淥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
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逡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
城没黃流只三板明年築城城似山伐木為堤堤更堅
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迹令人看城頭看月應更好
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免被魚鼈食歌舞聊寬史君老
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
曾是彭城坐中客

和子由中秋見月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
亂雲脱壞如崩濤誰為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火星如彈丸
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

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
低昂赴節隨歌板（是夜賈客舟中放水燈）青熒滅沒轉前山浪颭
風廻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堂前
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卷簾推户寂無人窓下
咿啞惟楚老（近有一孫名楚老）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
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怳然一夢瑶臺客

荅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中有李臨淮號令肝膽裂古
来彭城守未省怕惡客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
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来不飲外酒
嫌其村子有千缾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團團見
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折軸問客何所須客言
我愛山青山自遶郭不要買山錢此外有黃樓樓下一
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饑并洗耳彭城之遊樂復樂
客惡何如主人惡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裌衣曉來病骨更支離疎狂似我人誰顧
坎軻憐君志未移但恨不攜桃葉女尚能來趁菊花時
南臺二謝無人繼直恐君詩勝義熈（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窓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佳人尺書到客子中夜喟朝來一樽酒晤語聊自慰秋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為壯士飲眦裂須磔蝟勿作兒女懐坐念蠨蛸畏山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饞縱為十日飲未遽主人費吾儕俱老矣耿耿知自貴寧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狒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莫迨此霜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迹觀楚魏西風迫吹帽金菊亂如沸願君勿言歸輕別吾所諱

次韻答頓起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舊聞携手上天門相逢應覺聲容似
欲話先驚歲月奔新學已皆從許子諸生猶自畏何蕃
殿廬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頓君及第時余為殿試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同登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

十二東秦比漢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去歲見之於青州）早衰怪
我遽如許苦學憐君太瘦生茆屋擬歸田二頃金丹終
掃雪千莖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遍新詩滿洛城

東坡全集卷九

東坡全集卷十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八首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韈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琖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事鍬鍤黃樓新成壁未乾青河已落霜初殺

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刹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齾齾詩人猛士雜龍虎（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吳歌亂鵝鴨一杯相屬君勿辭此境何殊泛清雲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送頓起

客路相逢難爲樂常不足臨行挽衫袖更賞折殘菊佳人亦何念淒斷陽關曲酒闌不忍去共接一寸燭留君終無窮歸駕不免促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壓蹙惟有黃樓詩千古配淇澳（頓有詩記黃樓本末）

送孫勉

昔年罷東武曾過北海縣白河翻雪浪黃土如蒸麪桑麻冠東方一熟天下賤是時累饑饉常苦盜賊變每憐

追胥官野宿風裂面君為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君嘗考中進士）第一胡為事奔走投筆腰羽箭更被髯叅軍豪篇來督戰（其兄莘老以詩寄之皆言戰事）親程三郡士玉石不能衒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君才無不可要欲經百鍊吾詩堪咀嚼聊送別酒嚥

李思訓畫長江絶島圖

山蒼蒼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絶猿鳥去惟有喬木攙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峩峩兩煙鬟曉鏡開新粧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

次韻答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朅來從我遊坦率見真情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鼉鳴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吾詩自堪唱相子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蚻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其壻王鞏攜來）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為悲吟顧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躞蹀身輕山上走讙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麈麾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槊擁笓籬九日清樽豈復持（是日南都敎使按兵）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逍遙瓊館真堪羨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遐時須痛飲他年長劒拄君頤

次韻王鞏獨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館孤眠體生粟誰能相思琢白玉

服藥千朝償一宿天寒日短銀燈續欲往從之車脫軸
何人吹斷參差竹泗水茫茫鴨頭緑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兒豈
無知我者好爵半已縻爭為東閣吏不顧北山移公子
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一段奇蛾眉亦
可憐無奈思餅師無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君歸與何
人文字相娛嬉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

登雲龍山

醉中走上黄茆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牀
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
要伴騷人餐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鴈何曾賓
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為求法
欲與慧劍加礱硎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翦兒童驚
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
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
彭城老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
兩脚欲趁飛猱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
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堦夜雨自清絶
誰使掩抑啼孤惸我欲仙山掇瑶草傾筐坐歎何時盈
簿書鞭扑晝填委煮茗燒栗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

共看落月金盆傾

次韻潛師放魚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
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醴
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
數罟未除吾顙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

古寺長廊院院行此軒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斷如迎客汴水南來故遶城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古泉清淡游何以娛庠老坐聽郊原琢磬聲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天寒菽粟猶栖畝日莫牛羊自入城沽酒獨教陶令醉題詩誰似皎公清更尋陋巷顔夫子乞取微言繼此聲

滕縣時同年西園

人皆種榆柳坐待十畝陰我獨種松柏守此一寸心君看閭里間盛衰日駸駸種木不種德聚散如飛禽老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人得數士重義忘千金西園手所開珎木來千岑養此霜雪根遲彼鸞鳳吟池塘得流水龜魚自浮沈幽桂日夜長白花亂青衿豈獨畜草木子孫已成林拱把不知數會當出千尋樊侯種梓漆壽張富華簪我作西園詩以為里人箴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啅籬上樓筋力强扶持對花把酒未甘老膏面染鬚聊自欺無事亦知君好飲多才終恐世相縻請看平日銜杯口會有金椎為控頤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絶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一尾追風抹萬蹄崑崙玄圃謂朝隮回看世上無伯樂却道鹽車勝月題

得喪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遺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凄凉寒蔬病甲誰能採落葉空畦半已荒老楮忽生黃耳菌故人兼致白芽薑蕭然放筯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

百步洪二首（并敘）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顔長道攜盼英卿

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黄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為陳迹喟然而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顔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鳬鴈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脱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荆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刼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嘵嘵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磨不似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燕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黄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羣欺卧駝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閲世走人間觀身卧雲嶺醎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夜過舒堯文戲作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

蝎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卧長夜黙坐數更皷耐寒石硯欲生氷得火銅缾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賛坐客斂衽誰敢侮明朝阮籍過阿戎應作羲之羡懷祖

十月十五日觀月黄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五湖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答王定民

開緘奕奕滿銀鉤書尾題詩語更遒八法舊聞宗長史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旗隊遥知到石溝欲寄鼠須并蠒紙請君章草賦黄樓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蘂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歳寒人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公塵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裹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腰鎌手斧不妨持上都新事長先到老圃閒談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客解耕縻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盃左捧頤

次顔長道韻送傅倅

兩見黄花掃落英南山山寺遍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歳雲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衣纓如今别酒休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真水妃寒山便火耘隕霜知已殺培户聽初焚束

縕方熠燿敲石俄氤氲落點甘泉烽横煙楚塞氛竆蛇上喬木潛蛟躍浮雲驚飛墮傷鴈狂走迷癡麏谷蟄起蜩鷮山妖竄虁頹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寃芬悲同秋照蠏快若夏燎蚊火牛入燕壘燧象奔吳軍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幘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方隨長風卷忽值絶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匪獨聞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君家亦何有物象移朝曛把酒看飛燼空庭落繽紛行觀農事起畦壠如纈紋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

賛始知一炬力洗盡狐兔羣

和田國博喜雪

疇昔月如晝曉來雲暗天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年螟螣無遺種流亡稍占田歳豐君不樂鍾磬幾時編（田有服不樂）

祈雪霧猪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二年走吳越踏徧千里山朝隨白雲去莫與栖鴉還翩如得木狖飛步誰能攀一爲符竹累坐老敲榜閒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脚頑浩蕩城西南亂山如玦環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榛菅歳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閒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删願君發豪句嘲詼破天慳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猪泉

長笑蚍醫一寸腹銜氷吐雹何時足蒼鵝無罪亦可憐斬頸橫盤不敢哭豈知泉下有猪龍卧枕雷車踏陰軸前年太守爲旱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傅欽之曾禱此泉得雨）太守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緑我今又復惟此旱凜凜疲民在溝瀆卻尋舊迹叩神泉坐客仍攜王子淵（欽之時客惟舒在矣）看草中和樂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顛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氷珠老蛟泣怪詞欲逼龍飛起嶮韻不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誰與春工掀百蟄此時還復借君詩餘力汰輸仍貫笠揮毫落紙勿言疲驚龍再起震失匙

石炭 并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濕薪半束抱衾裯日莫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磐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

人呼為韻軾得鳥字

兒童笑使君憂愠長悄悄誰拈白接䍦令跨金騕褭東風吹濕雪手冷怯清曉忽發兩鳴鶻相趁飛蟲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詩忘鞭轡不語頭自掉歸來仍脫粟鹽豉煮芹蓼何似雷將軍兩眼霜鶻皎黑頭已為將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缾得免不暇燎少年負奇志蹭蹬百憂繞回首英雄人老死已不少青春還一夢餘年真過鳥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胡騎入雲中急烽連夜過短刀穿虜陣濺血貂裘涴一來輦轂下愁悶惟欲卧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箇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屧中庭月趁人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遥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氈車輾暗塵回首舊游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縷曲他時莫忘角弓篇（是日與宋君同栽松寺中）三年不顧東鄰女（取宋玉）二頃方求負郭田（取季子）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斷龍泉

種松得徠字（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春風吹榆林亂莢飛作堆荒園一雨過戢戢千萬栽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粟云自魯徂徠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東縛同一車胡為乎來哉泫然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養此千歲材（時去替不百日）茯苓無消息雙鬢日夜摧古今一俛仰作詩寄餘哀

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為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蝴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烟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見紅日圍何時東山歌采薇把琖一聽金縷衣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苻堅破荆州止獲一人半中郎老不遇但喜識元歎我今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散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才難不其然婦女厠周亂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盥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纍纍貫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真懦吾儕眷微禄寒夜抱寸炭何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渙相與訪名山微言師忍粲

雪齋（杭僧法言作雪山於齋中）

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城都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言有詩見寄云林下閑看水牯牛）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鐶何曾斬蛟虵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念此乃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芳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刓欲試百鍊剛要須更泥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為韻得澤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鶯花迹春風在流水鳬鴈先拍拍孤

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纖舟桓山下長笑理輕策彈琴石室中幽響清磔磔弔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間世何者為真宅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襃子淵肯見客臨流吹洞簫水月照連壁（謂王氏兄弟也）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想象斜川游作詩繼彭澤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少小家江南寄跡方外士偶遇白雲出賣藥彭城市雪霜侵鬢髮塵土汙冠袂賴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自從夷夏亂七絲久已棄心知鹿鳴三不及胡琴四使君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桓魋宮一灑孟嘗淚歸來鎖塵匣獨對斷紋喟挂名石壁間寂寞千歲事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絶

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仁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

火冷餳稀杏粥稠青裙縞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應羡居鄉馬少游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忘歸不覺鬢毛斑好事鄉人尚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紅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萬指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忍看紅糝落墻頭風流別乘多才思歸趁西園秉燭遊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劒斬佞臣之句次韻

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窟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㝡真千里妖蟇一寸鐵地上空愁蟣蝨臣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饑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雖非為已求重請終愧古鬼神亦知我老病入腰膂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凄已合微潤先流礎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靴履登城望麰麥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鬬新語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禱何足數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而況刑白鵞下策君勿取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

父老何自來花枝裹長紅洗琖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蹔別還復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彭城過我黃樓下朱欄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月中聲

前年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游處櫻麥半黃綠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坐穩生髀肉聮翩閱三守迎送如轉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下有爾家川千畦種秔稌山泉宅龍蜃平地走膏乳異時畝一金近欲為逃戶逝將解簪紱賣劒買牛具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櫓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

次韻曹九章見贈

蘧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蓍正平獨肯從文舉

中散何曾斬孝尼賣劒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雞豚異日為同社應有千篇唱和詩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落日明孤塔青山繞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今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藹藹藏孤寺冷冷出細泉故人真吏隱小檻帶巖偏却望臨淮市東風語笑傳

回首濉陽幕簿書高沒人何時桐柏水一洗庾公塵此去漸佳境獨游長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廚法鼓香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惠山（并敘）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膈間已作氷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溥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隣（謂竇羣）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牕傾紫琖色味兩奇絕吾

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
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
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當

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靜觀殊可喜脚淺猶容却而况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與秦太虛參寥會于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
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
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
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樽同
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次韻關令送魚

舉網驚呼得巨魚饞涎不易忍流酥更煩赤脚長須老
來趁西風十幅蒲

東坡全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四頁後六行寒食德公方上冢刊本德訛得據施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中秋見月寄子瞻刊本瞻訛由按此詩係子由作附入集中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八行余為殿試編排官刊本試訛後據施本改

卷十第三頁前二行更被髯參軍刊本參訛將據施本改

第六頁後五行不怕校人欺子美刊本美訛産據施本改

第十頁後六行詩法不相妨刊本詩訛清據施本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作書寄王晉卿刊本書訛詩據施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中散何曾靳孝尼刊本孝訛老據施本及晉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呂燕昭
謄錄監生臣張君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十（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十一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二首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鬭我覺風雷真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嶮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歸來記所

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送劉寺丞赴餘姚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玉笙哀怨不逢人
但見香煙橫碧縷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蟋蟀空房語
明朝開鏁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銀山動地君不看
獨愛清香生雲霧別來聚散如宿昔城郭空存鶴飛去
我老人間萬事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手香新寫法界觀
眼淨不覷登伽女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乳

千金買斷顧渚春似與越人降日注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松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筍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荅亦以一戲公擇云爾

汝陽真天人絹帽著紅槿纏頭三百萬不買一微哂共
誇青山峯曲盡花不隕當時謫仙人逸韻謝封畛詩成
天一笑萬象解寒窘驚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餘波尚
涓滴乞與居易稹爾來誰復見前輩風流盡寂寞兩詩

人殘紅對櫻筍饑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來恨不與
更復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天遊照六鑿虛
空掃充牣懸知色竟空那復嗜烏吻蕭然一方丈居士
老龐蘊散花從滿裓不荅天女問故人猶故目怨句寫
餘恨疑我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應虞已斃蛇折尾時一
蠢仄聞孟光賢未學處仲忍（開閤放出事見本傳）寄拍應已足左
右侍雲鬟何時花月夜羊酒謝不敏此生如幻耳戲語
君勿慍應同亡是公一對子虛听

王鞏清虛堂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身如止水水中照見萬象空
敢問堂中誰隱几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渴睡
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長疑安石恐不免
未信犀首終無事勿將一念住清虛居士與我蓋同耳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釜甑生魚蛙往問卞山龍曷不安厥家梯
空上巉絕俯視驚谽谺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薜花交流

百道泉赴谷走羣虵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繅車我來叩石戶飛鼠翻白鵶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檛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豭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衙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淚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

嫋嫋風蒲亂猗猗水荇長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

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季路獨留言已占蒲魚港更開松菊園從茲來往數兒女自譍門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槩清哀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迂踈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不怕飛蚊如立豹肯隨白鳥過垂虹吟哦相對忘三伏擬泛冰溪入雪宮（湖州多蚊豹脚尤毒垂虹吳江亭名）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中休得小庵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庵僧俗緣盡淨業洗未了十年畫鶴竹益以詩自繞高堂儼像設禪室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溪沼何山隅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度翠蔓絕壁掛啼鳥我友自杭來尚歎所歷少歸塗風雨作一洗紅日燎俄驚萬竅號黑霧卷蓬蓼舟人紛變色坐羡輕鷗矯我獨喚酒杯醉死勝流殍書生例強狠造物空煩擾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為破顏正似腰支嫋明朝更陳迹清景墮空杳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寄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冢纍然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近聞還印綬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時杖策相隨去任性逍遥不學禪

船趠風（并引）

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船趠風是時海船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船俱至云爾

三旬已過黄梅雨萬里初來船趠風幾處縈回度山曲
一時清駛滿江東驚飄簌簌先秋葉喚醒昏昏嗜睡翁
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别問雌雄

丁公默送蝤蛑

溪邊石蟹小如錢喜見輪囷赤玉盤半殼含黄宜點酒
兩螯斫雪勸加餐蠻珍海錯聞名久怪雨腥風入座寒
堪笑吳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

使君閒如雲欲出誰肯伴清風獨無事一嘯亦可喚來
從白蘋洲吹我明月觀門前遠行客青衫流白汗問子
何忽忽王事不可緩故人錢與李清廟兩圭瓚蔚為萬
乘器尚記溝中斷子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筭别情何以
慰酒盡對空案惟持一榻涼歎子巾少岸此風那復有
塵土飛灰炭欲寄二大夫發發不可絆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苕溪最深處
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
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海藝要共詩人把
溪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
便應築室苕溪上荷葉遮門水浸堦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碧筩時作象鼻彎
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膾隨刀雪落驚飛縷
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慚腹如鼓

橋上游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簷樓中煑酒初嘗芡
月下新粧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顔謝北窓歸卧等羲炎
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疎頑不受痁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貧日午饑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
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鬨君為
三郡守所至滿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
折磨清比於陵仲永懷茶山下攜妓脩春貢更憶檻泉
亭插花雲髻重蕭然臥灊麓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
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嗟君本侍臣筆
槖從上雍脫鞾吟芍藥給札賦雲夢何人慰流落嘉藕

天為種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鞚感時念羈旅此意吾
儕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
洞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

送淵師歸徑山

我昔嘗為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
妙語應須得山骨溪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花鷹
羨師方丈冰雪冷蘭膏不動長明燈山中故人知我至
爭來問訊今何似為言百事不如人兩眼猶能書細字
（徑山夏無蚊余舊詩云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

先王舊德在民心著令稱忠上意深墮淚行看會祠下
掛名爭欲刻碑陰淒涼破屋塵凝座憔悴雲孫雪滿簪
未信諸豪容郭解卻從他縣施千金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
旋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

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
扶顛未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禄未脫風濤且傍洲
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朅來震澤都如夢
只有苕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颾
遠思顏柳并諸謝近憶張（子野）陳（令舉）與老劉（孝叔）風定軒窗
飛豹脚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
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
清香過夜棹風船駛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

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麻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筆老難疇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犀首正緣無事飲馮驩應為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斗胡不

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咤萬口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傳嵇紹孤老病孟先偶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但知愛墨竹此歎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真避世青蒻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驚鷗沒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溪間雲水夜自明

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

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從我兩王子高鴻插脩翎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吏民憐我懶鬬訟日已稀能為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復尋飛英游盡此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顛倒雲山衣我來無時節杖屨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塲揮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瀲瀲

波頭細跣跣雨脚長我來閒濯足溪漲欲浮牀潭國山圍裏孤城水影傍欲知歸路處葦外記風檣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陂湖欲盡山為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棹紅船舞澎湃一笑翻杯水濺裙餘懽濯足波生隘長松攙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曬歸塗十里盡風荷清唱一聲聞露薤（是日樂工有作此聲者）嗟余少小慕真隱白髮青衫天所械忽逢佳士與名山何異枯楊便馬疥君猶鸞鶴偶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鎩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具區吞滅三州界浩浩湯湯納千派從來不著萬斛船一葦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空聽餘瀾鳴湃湃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卧碣弔孤冢

下有至人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出幽怪（事見本院碑）我來徙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山中富奇藥往往靈芝雜葵薤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杜子美詩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今年大熟期一飽食葉微蟲真癬疥（今歲有小蟲食葉不甚為害）白花半落紫穟香攘臂欲助磨鎌鍛安得山泉變春酒與子一洗尋常債

趙閱道高齋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隱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功名富貴俱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真秋毫坐看猿猱落罝罔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我欲贏糧往問道未應舉臂辭盧敖

送俞節推（尚之子尚字退翁）

吳興有君子淡如朱絲琴一唱三太息至今有遺音嗟

余與夫子相避如辰參（退翁官于蜀余在京師余歸而退翁去及余官于吳興則退翁亡矣）猶喜見諸郎窈然清且深異時多良士未路喪初心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尋

次韻答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不辭中路伺淵明䑺舟苕霅人安在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重寄一首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次韻和劉貢甫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清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劉為人短小）世俗輕瑚璉巾箱襲武夫坐令乘傳遽奔走為儲須邂逅我已失登臨誰與俱貧貪倉氏粟身聽治家橅會合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窮鬼却須呼（本欲買田於泗上近已不遂矣）二水何年到雙洪不受艫至今清夜夢飛轡策天吳（此詩寄劉）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隅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好士餘劉表窮交憶灌夫不矜持漢節猶許攬桓須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新意指畫想前橅（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自寫千言賦新裁六幅圖（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妙）傳看一坐聳勸著尺書呼莫使騷人怨東游不到吳（此詩寄子由）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風料峭羊角轉河水渺綿瓜蔓流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州此生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馳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啟如孫休至言雖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

知識妙藥應所投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寘頑雖難化鐫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還永與夫子遊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畏虵不下榻睡足吾無求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蘭菊有生意微陽回寸根方憂集莫雪復喜迎朝暾憶我故居室浮光動南軒松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瑤草合一鉼井花温至今行吟處尚餘履舄痕一朝出

從仕永愧李仲元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買廢圃槁葉手自掀長使齊安人指說故侯園

鉛膏染髭鬚旋露霜雪根不如閉目坐丹府夜自暾誰知憂患中方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萱平生學踵息坐覺兩蹯温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道逢射獵子遙指狐兔奔蹤跡尚可尋窟穴何足掀寄謝李丞相吾將反丘園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任時知瀘州亦坐事對獄）

昔年嘗羡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怪君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鴈起天為黑（小竹陂在縣北）桐柏煙橫山半紫（桐柏廟在縣南）知君坐受兒女困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附書未免煩黄耳往雖不及來有年詔恩倘許歸田里却下關山入蔡州為買烏犍三百尾（黄州出水牛）

過淮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莫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麏

麚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黄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衰疾（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書磨公詩後（并序）

過加禄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馬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

松側只怪高聲問不譍瞋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滏水僧寶譍宗祥謂余此光黄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煕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譍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譍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逾兩甲子氣壓諸尊宿但嗟濁惡世不受龍象蹴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躅霜顱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天竺壁間餘清詩字勢頗拔俗為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

游淨居寺并敘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為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乃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庵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游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不悟俗緣在失身蹈危機刑名非夙學陷穽損積威遂恐死生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鞋自輕飛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願從二聖往一洗千劫非裵回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鐘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黄州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攢麥芒三年出蓬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珠璣香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迕神藥竟渺

芒謁來齊安野夾路須髯蒼會開龜蛇窟不惜斧斤創縱未得茯苓且當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飛霜槁死三彭仇澡換五穀腸青骨凝綠髓丹田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却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

萬松亭（并敘）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古語云一年之計樹之以穀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樹之以德）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慇懃記取角弓詩

張先生（并敘）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為張氏所養陽狂垢汙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名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朱陳村在徐州蕭縣）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饑鼠出山雨忽來脩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

已應知我此時情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遶郭知魚美
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定恵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
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
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
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年謝
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
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
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去年徐州花下對月與張君厚王子忠兄弟飲酒作蘋字韻詩）今年黄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

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還鄉泝巴峽落帆
樊口（在黄州南岸）高桅亞長江衮衮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
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陵鮑謝至今歸計負雲
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閒如啖
蔗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
酒免使醉歸官長罵

安國寺浴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尚煩月一沐山
城足薪炭煙霧濛湯谷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披衣
坐小閣散髮臨脩竹心困萬緣空身安一牀足豈惟忘
淨穢兼以洗榮辱默歸無多談此理觀要熟

安國寺尋春

卧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脩竹合
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歎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
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强理茶煙中遥知二月王城外
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匀霧蓋新粧快馬爭風鳴雜珮

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
獨抱添丁看花發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
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
桃李漫山總麄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
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
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
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
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
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
雪落紛紛那忍觸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眼暈見花真是病

耳虛聞蟻定非聰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常驚日過中
植杖偶逢為黍客披衣閒詠舞雩風仰看落蕊收松粉
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
（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閑窗易䴸通解
組歸來成二老風流他日與君同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
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熟昏
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泥深
竹雞語村暗鳩婦哭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
東岡上歸二首

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鄰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新拄
杖閑挑菜鞦韆不見人慇懃木芍藥獨自殿餘春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暮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市
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鸛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

雨中看牡丹三首

霧雨不成點映空疑有無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秀
色洗紅粉暗香生雪膚黄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

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肅肅初自持午
景發穠麗一笑當及時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

幽姿不可惜後日東風起酒醒何所見金粉抱青子千
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

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盃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羇愁都似雪
一壺春酒若為湯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濁世紛紛肯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
只許微聞玉佩音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柹起書樓
碧瓦朱欄照山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黄金如轉燭
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曲江上青山亦何有
伍洲遥望劉郎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
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濆仲謀公瑾不須弔
一酹波神英烈君（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

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酴醾不爭春寂寞開最晚青蛟走玉骨羽蓋蒙珠幰不
粧艷已絶無風香自遠淒凉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
微月夜笙簫來絶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怪君呼
不歸定為花所挽昨宵雷雨惡花盡君應返

君言西山頂自古流白泉上為千牛乳下有萬石鉛不
愧惠山味但無陸子賢願君揚其名庶託文字傳寒泉
比吉士清濁在其源不食我心惻於泉非所患嗟我本
何有虛名空自纒不見子柳子餘愚汙溪山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醉後關門防客走不妨閒過左阿君百謫終為賢太守老居閭里自浮湛笑問伯松何苦心忽然載酒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長安富兒求一過千金壽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座

東坡全集卷十一

東坡全集卷十二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九首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麏麚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屨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西上九曲

亭衆山皆培塿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見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須脩竹林深處安井臼相將踏勝絕更裹三日糗

武昌銅劒歌（并叙）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劒文得之以遺余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

電光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
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
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為蒯緱彈鋏詠新詩
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定惠顒師為余竹下開嘯軒

啼鴂催天明喧喧相詆譙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吊飲
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鳶貪
聲寂寥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阮生已

粗率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
海不能號無竅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石芝（并敘）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夢游何人家開堂西門
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石石上生紫藤如龍蛇枝葉如
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
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了然非夢亦非覺
有人夜呼祁孔賓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開瓊戶
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無數鏘然敲折青珊瑚
味如蜜藕和雞蘇主人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盧胡
亦知洞府嘲輕脫終勝嵇康羨王烈神仙一合五百年
風吹石髓堅如鐵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

却來雲夢澤南州暌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為十日留
早晚青山暎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聖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

遷居臨皐亭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
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劒米有危炊鍼氊無穩坐豈無
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箇幸茲廢
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古江驛絕境天為破饑貧相乘

除未見可弔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此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墻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淨煙雨輕冪冪孤舟如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脩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散人出入無町畦朝游湖北暮淮西高安酒官雖未上兩脚垂欲穿塵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千摇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鳧鷖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溪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瓈我今漂泊等鴻鴈江南江北無常栖幅巾不擬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路有直入寒溪不過武昌者）却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迹空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虀何當一遇李八百相哀白髮分刀圭（李八百宅在筠州）

次韻荅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瀧吏無言只笑儂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

作邑君眞伯厚去官我豈曼容一廛願託仁政六字難

賡變風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顧叱南容學道未從潘畬（南海謂狂為畬）（潘近世得道者也）草書猶似楊風（楊凝式也）

石渠何須反顧水驛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庇探支八月涼風

清風初號地籟明月自寫天容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青山自是絕色無人誰與為容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

耳東風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篋有殊珍勝象犀漫說玉牀分箭鏃何曾金鼎識刀圭近聞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鑄褭蹄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霓

五禽言（并敘）

梅聖俞嘗作四禽言余謫黄州寓居定惠院遶舍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

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王元之自黄移蘄州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果卒於蘄）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土人謂布穀為脫却破袴）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栗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此鳥聲云麥飯熟即快活）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壠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願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蛹飼爾雛（此鳥聲云蠶絲一百箔）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强鬲苦滿肺斂腹輒破三彭恣

啖齧二豎肯逋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黄穮（新法方田謂上腴為黄穮）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墻聞三嘸隱隱如轉磨自兹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奈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舂簸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世味等糠莝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仙語不用些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

女王城東禪莊院（一本作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摇村稍聞決決流氷谷
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温
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鐵拄杖（并敘）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家寶一鐵拄杖如楖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云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鏐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
四坐驚顧知是鐵含簧腹中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
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
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意安在兩脚未許甘衰歇
便尋轍迹訪崆峒徑渡洞庭探禹穴披榛覔藥採芝菌
刺虎鏦蛟擉蛇蝎會教化作兩錢錐歸來見公未華髮
問我鐵君無恙否取出摩挲向公說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千金弊帚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為都眊矂
憐君欲鬬小嬋娟青雲豈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
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東坡八首（并敘）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

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
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
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釋耒歎我廪何時高

荒田雖浪莽高庳各有適下隰種秔稌東原蒔棗栗江
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
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
敢期瓢飲已可必

自惜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為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犂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薈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蜀人貴芹芽膾雜鳩肉作之）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蜀人以細雨為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鍼出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

隴間蚱蜢如風雨（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斵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雹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灊岳（李公擇也）遺我三寸柑照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十畝竹無時容叩門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餐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可憐

馬生癡至今誇我賢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

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鴈邊城暮
雨映疎簾繡閣空

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
淚洒縑書恨見郎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
斷腸愁是斷絃琴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長檠

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絶笑看饑鼠上燈檠

落第汝為中酒味吟詩我作忍饑聲便思絶粒真無策

苦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為生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翩翩不受檠

冬至日贈安節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閱凋謝白髮催衰疾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近者隔濤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憶汝總角時啼笑為梨栗今來能慷慨志氣堅鐵石諸孫行復爾世事何時畢詩成却超然老淚不成滴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稭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鬬清堅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遥想人天會方丈衆中驚倒野狐禪

二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作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塗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釅紅螺醬更將西庵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相期結書社（故人相約釀錢雇僕未一歲再至黃）未怕供詩帳（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

（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江漲杭州橋名）

送牛尾貍與徐使君（時大雪中）

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蜀人謂泥滑滑為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黄雀漫多脂慇勤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四時詞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羅幕漸看遠水綠生漪
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為誰

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額低垂紫燕忙
蜜脾已滿黄蜂靜高樓睡起翠眉嚬枕破斜紅未肯勻
玉腕半揎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

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餘香在蘄竹象牀素手熨寒衣
爍爍風燈動華屋夜香燒罷掩重扃香霧空濛月滿庭
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

霜葉蕭蕭鳴屋角黄昏斗覺羅衾薄夜風搖動鎮幃屏
酒醒夢回聞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鴉醉臉輕勻襯眼霞
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
云

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門外山光馬亦驚堦前屐齒我先行風花誤入長春苑雪月長臨不夜城未許牛羊傷至潔且看鵶鵲弄新晴更須攜被留僧榻待聽摧簷瀉竹聲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
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句因以
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索漠齊安郡從來著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

瘦骨寒將斷衰髯摘更稀未甘為死別猶恐得生歸

日上氣暾江雪晴光眩野記取到家時鋤耰吾正把月明穿破裘霜雪濺孤劒歸來閉戶坐黙數來時店

諸兄無可寄一語會須酧晚歲俱黃髮相看萬事休故人如念我為說瘦欒欒尚有身為患已無心可安

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邯鄲枕東阡在何許寒食江頭路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

臨分亦泫然不為窮途泣東阡時一到莫遣牛羊入我夢隨汝去東阡松栢青却入西州門永愧北山靈乞墦何足羨負米可忘艱莫為無車馬含羞入劒關

我坐名過實譁譁自招損汝幸無人知莫厭家山穩竹筍與練裙隨時畢婚嫁無事若相思征鞍還一跨萬里却來日一庵仍獨居應笑謀生拙團團如磨驢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

君詄陽朔山不作一錢直巖藏兩頭虺瘴落千仞翼雅宜驩兜放頗訝虞舜陟蹔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黒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我來黃岡下欹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崖拆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遥知丹穴近為斸岣嶁石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君許惠桂州丹砂）

少年帶刀劒但識從軍樂老大服犁鋤解佩付鎔鑠雖無獻捷功會賜力田爵敲冰春擣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冬炭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一飽天所酢君生紈綺間欲學非其脚左右玉纖纖束薪誰為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顰將惡笑我一間茆婦姑紛六鑿

欲結千年實先摧二月花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涯久已逃天網何須服日華賔州在何處為子上棲霞（樓名）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殊方君莫厭數面自成親黙坐無餘事回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薏苡廋詞聊復託芎藭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却差賢勝敬通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君家玉臂貫銅青下客何時見目成勤把鉛黃記宮樣

莫教絃管作蠻聲薰衣漸歎衙香少擁髻遥憐夜語清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君自南江赴任不一過我）

記夢回文二首（并敘）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為二絶句云

酡顔玉盌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出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鬬晴窻

三朶花（并敘）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恵乃為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缾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鬭新杜陵休歎老韋曲已先春獨秀驚凡目遺英卧逸民高歌對三白遲莫慰安仁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歳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顔一笑温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徳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渇思茶漫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聞龜策通神語

更看龍蚴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擊豈非温
歸來獨掃空齋卧猶恐微言入夢魂

浚井

古井没荒萊不食誰為惻缾罌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
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
愧童僕盃酒暖寒栗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
舊穢底處來新潔井在無有中無來亦無失

紅梅三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
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
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緑葉與青枝（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

雪裏開花却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
故與施朱發妙姿細雨裛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
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已著枝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朱砂紅銀謂之不奪胎色）玉人頩頰更多姿抱叢暗蕊初含子落盞
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熈新畫様竹間璀璨出斜枝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為問道庵盧子不須從若士
葢公當自過曹參羨君美玉經三火笑我枯桑困八蠶
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

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
趯長在此君不見鷃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
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
識

陳季常見過三首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未覺雞黍窄東
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不辭奴飯白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盃中此
行非遠別此樂固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

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暘谷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黄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汙臙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煑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

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徐使君分新火

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溝中枯木應笑人鑽斫不然誰似我黄州使君憐久病分我五更紅一朶從來破釜躍江魚只有清詩嘲飯顆起攜蠟炬遶空屋欲事烹煎無一可為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暗鑠

次韻荅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客葢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及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但喜丹砂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讖摩挲金狄會當同蘧蘧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

東坡全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六頁前四行三旬已過黃梅雨刊本黃梅訛梅黃據施本改

第九頁後六行同甲惟君尚黑頭刊本惟訛怪據施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二行笑問伯松何苦心刊本伯訛栢據施本及漢書改

卷十二第十頁前七行農夫相語稻鍼出矣刊本出訛水據施本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并在無有中按施本無有作有無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十三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一首

蜜酒歌（并敘）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絶醇釅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遺之

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餅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

又一首荅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脯青苔炙青蒲爛蒸鵝鴨乃瓠壺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油燭斟蜜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百巧出窮人搜羅假合亂天真詩書與我為麴蘖醖釀老夫成搢紳質

非文是終難久脫冠還作扶犂叟不如蜜酒無燠寒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

謝陳季常惠一揞巾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黄金雙得勝可憐白紵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贈黄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倦遊不擬談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鬚絶學已生真定恵說禪長笑老浮屠東坡若肯三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閒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

魚蠻子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鰕以為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魴鯉易如拾諸途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獺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

弔李臺卿并敘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强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歷千載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黄州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若病鶴煙雨霾七竅搴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鈞褚裒半面新駿茂一語妙徐徐

涉其瀾極望不得徼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鏬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吊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譙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戲風噫雷電笑誰令妄驚怪失匕號萬竅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鼇便謂此手妙空令任公子三歳蹲海徼長貧固不辭一死實未料難將著草筭除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公曹衰老世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吟公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譙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羡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駞之峯人莫識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傍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儁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詩人雕刻閒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為數窮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食柑

一雙羅帕未分珎林下先嘗愧逐臣露葉霜枝翦寒碧金盤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坐客慇懃為收子千奴一擲奈吾貧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與誰鄰空床斂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未能赬我頰聊復濡子脣故人千鍾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螿呻努力莫怨

天我尒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元脩菜（并敘）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余亦嗜之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邪因謂之元脩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怱怱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饛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墝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烟溼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出檐鞅枳十圍大

寫眞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
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卧開桃李為誰妍
對立鵁鶄相媚嫵開餅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
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韓家園轆轤繩斷井深碧
鞦韆索挂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應門女
南上古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俯仰故人餽我玉葉羹
火冷煙消誰為煑崎嶇束縕下荒徑婭姹隅花聞好語
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
倒床不復聞鐘鼓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
平生所向無一遂茲遊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
豈弟君子神所予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
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
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
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
卧看千帆落淺溪

莫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
更開幽室養丹砂

他時雨夜困移床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響
似聞東塢小荷香

山家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
不憂門外故人車

掃地焚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
挂起西窗浪接天

次韻子由種杉竹

吏散空庭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梨棗同時種
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雪霜誇健巧相沾
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孔毅甫妻挽詞

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撑夫得温嶠生子勝王濟高風相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沈疾俯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古今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饑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饑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尒來硯枯磨不出

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黙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况欲稽首號泥佛甕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恤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蓽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為疲人洗烝鬱褰裳一和快哉謡未暇饑寒念明日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葢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怳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霔不為龍所隅（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耒燈火新涼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卧聽墻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麄糲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横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

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饑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瓶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為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沿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山芎麥麴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饑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萬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淒斷況此兩衰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飽食有殘肉饑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尔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太和古白下）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蠹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肯雜菘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為遭暴橫三嗅不忍嘬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

聞子由為郡僚所捃恐當去官

少學不為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迹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寧知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墜甑難追悔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俛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為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逢人齊髮黃入市胡眼碧三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為尚書郎還賜尚方舄

江家舊池臺脩竹圍一尺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平

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槐老更茂花絮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舄

孔毅甫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穀槁此身何異貯酒瓶滿輒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心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睡熟呼不起

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任師中挽詞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温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説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大任先去冢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强寄一樽生死别樽中有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君家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同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脇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却看嗔無

眼睛心地兩虛圓脇不沾床二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鄧忠臣母周挽詞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粲然發笑色豈比黄壤下焚瘞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佛寂孫纍卧江渚永望墳墓隅作詩相楚挽感慟淚載滴

徐君猷挽詞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石曼卿也）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黄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卧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醑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

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酹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為瀾翻松為舞尒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出日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覔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凄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床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

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再和寄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為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林鬬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餐落英忍饑未擬窮呼昊

橄欖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海棠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紅粧

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折楊新曲萬人趨獨和先生于蔿于但信櫝藏終自售
豈知盌脫本無橅朅從冰叟來游宦肯伴臞仙亦號儒
棠棣並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郛不嫌霧谷霾松栢
終恐虹梁荷棟桴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
感君生日遥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
建溪新餅截雲腴

别黄州

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帷桑下豈無三宿戀
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尚載撐腸米濶領先裁葢癭衣
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黄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黄州鼓角亦多情
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
誰言萬方聲一槩鼉憤龍愁為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
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脩竹有人家
横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
夜深風露滿中庭惟見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露宿風餐六百里明朝飲馬南江水未見豐盈犀角兒
先逢玉雪王郎子（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對床欲作連夜語念
汝還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遠小名虎兒）猶是髧髦垂
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
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逆旅擔夫相
汝尔出城見我定驚嗟身健窮愁不須耻我為乃翁留
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
酒美

端午遊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别却數七端午身隨綵絲繫心與昌歜苦今
年疋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

既懷鄉飯筒仍愍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困薰煮獨攜三子出古剎訪禪祖高談付梁羅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梁羅遲适小名）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雙璧願君亦莫歎留滯六十小劫風雨疾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吾豈敢

試向伊川買脩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冰玉遙想茅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兒兩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事鹽車壓千里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鵲先我來飛上東軒背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一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却渡來時溪斷橋號淺瀨茫茫

暑天闊藹藹孤城背青山眊矂中落日淒涼外盛衰豈吾意離合非所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助祭有馴烏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鬚遙知隣里化醉叟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祭

禮傳家法升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裵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卧聽隣寺鐘書窓耿殘燭

初入廬山三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藹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拊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建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峯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荅予一以荅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詩乃追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斗藪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煥）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余韻）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荅予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荅慎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覔窮通偶留一吷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慎詩）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覔寒溫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絶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

贈東林總長老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題西林壁

横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二勝（并叙）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其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餘流滑無聲快寫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沈沈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棲賢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鬬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烟靄間頫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彀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餅得清甘可嚥不可漱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年亦豈為五斗我歌歸來引（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相逢黄卷中何似一盃酒君醉我且

歸明朝許來否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

和李太白（并敘）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盖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之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李太白詩）

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窓宿緬懷

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次韻道潛留別

為聞廬岳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語尚嫌剃髮有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八還到後與君開北户舉頭三十六青山

東坡全集卷十三

東坡全集卷十四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九首

岐亭五首（并叙）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村草木暗近舍烟火濕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拊掌動鄰里遶村捉鵞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冪久聞蔞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鵞黄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缾泣黄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庵中惟見峯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懐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髠然發其冪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

陋衰髪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能唱緑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冪冪為我取黄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

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酸酒如虀湯甛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鄰推甕盎醉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冪何從得此酒冷面妬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為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甕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秃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枯松强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為急願為穿雲鶻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冪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户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古銅劒二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墻涴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劒秋水光兩首新詩争劒鋩劒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咮何以此為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床亦何有況嗔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窓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

蘇子亦是支離人麄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别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劒易之

我家銅劒如赤蛇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君持我劒向何許太明宫東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窗下爾雅箋蟲鰕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蒯緱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為好譬之桃李與瓊華

張作詩送硯反劒乃和其詩卒以劒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暴公子櫑具欲與冠爭峩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短蓑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琱琢傷天和作詩反劒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劒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遯小名幹兒頎然頴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揺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懐抱空老淚如瀉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爾耳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真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煩公為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為公寫餘習缾罍一時恥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麃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囊破蛇已走尚未省醫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蠶不作蠒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泠然超無方

次荆公韻四絶

青李扶踈禽自來清眞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鵞黄也鬭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榿栽細看造物初無物

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眞有閒花亦偶栽聊為清淨供却對道人開（公病後捨宅作寺）

張彦民挽詞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髪事文章故自輕千户何曾羨一囊才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黄香（黄魯直作哀詩）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留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歎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一枝文章何足道要言磨却是文殊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别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凄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為子留

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疋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題孫思邈眞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為天仙足官府不應尸解坐蟲蝨

戲作鮰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與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同王勝之游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荊公宅已為寺）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曾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

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至真州再和二首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離亭花映肉醉眼鷺窺蓮柁轉三山没風回五兩偏荒祠過瓜步古甃墮松巔聞道清香閣新篘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鬧空庭樺燭烟公詩便堪唱為付小嬋娟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肯留歸闕斾坐待逆風船特許門傳籥那知箭起蓮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巔躬耕懐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聞宣室召歸近御爐烟未用歌池上隨宜教李娟

次韻答寶覺

芒鞵竹杖步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眉子石硯歌（與胡闇）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喪亂愁天公譎向君家書硯中小窻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眦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納裙相報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納舊衣

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遊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慙黄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犂手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謦欬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江裏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送沈逵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我謫黄岡四五年孤舟出没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饑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顔略相似

我方北渡脱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峋嶁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君歸赴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豆粥

君不見呼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纒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茆簷出没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缾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歳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

仕而未禄猶賔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箠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舩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将仕夢發棺勸子勿為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退隱不須煩伍舉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緜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

次韻周種惠石銚

銅腥鐵澁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寛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蘚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次韻蔣頴叔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蔣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横空飛綵繪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謦欬羡師游戲浮漚間笑我榮枯彈指内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永與名山躬井碓

贈潘谷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徐大正閒軒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閒見閒地已覺非閒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早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氊取盗坐視麥漂雨語希舌頰强行少腰脚僂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人言我閒客置此閒處所問閒作何味如眼不自覿頗訝徐孝廉得閒能幾許介子頠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閒名字挂庭宇我詩為閒作更得不閒語君如汗血駒轉盼略燕楚莫嫌鑾輅重終勝鹽車苦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孟賁子路并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暮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傍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王中父哀詞（并敘）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彦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没矣又八年軾自黄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葢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

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沇之時沇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云

生死不獨比前人束藁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荆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蔡景繁官舍小閣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長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肯為徐郎書紙尾三年彈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

手開東閣坐虛明目淨東溪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窓紙文昌新構滿鵷鸞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璀慘淡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暮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閑絜徐行意自得俯仰老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鵞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苕霅依依聚圜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斿二首（斿平父子）

異時常恠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遊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次韻張晥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從樂寓公半日偷閒歌嘯裏百年待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礱砥十年冰蘖戰膏粱

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劒履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來詩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只有無何真我里（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為不如廣陵）樂全老子今禪伯（張安道也定國其壻）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答如是相逢為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
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歷日雨斜江上一漁蓑
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題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溥溥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蟬

蛻形濁汙中羽翼便翾好秋來閒何闊已抱寒莖槁

蝦蟇

悍月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饑虵不汝放

蜣蜋

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為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蝎虎

跂跂有足蛇脈脈無角龍為虎君勿笑食盡蠆尾蟲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鬼蝶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
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墻垣古
山下寒蔬匕箸香我是江南舊遊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
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堦
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泗州除夜雪中黄師是送酥酒二首

暮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黄沙舊游似夢徒能說
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成花
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欲從元放覔拄杖
忽有麴生來座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船應已厭歌呼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床頭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玉峯明佛刹
隔淮雲海暗人家來麰有信迎三白薝蔔無香散六花（薝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喧譁
分無纖手裁春勝況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

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睫寒生暈我亦饑腸夜自呼
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萬
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峯從來脩月手合在廣寒宮

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饑鴉舞雪城橋
聲春市散塔影莫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窻夜自明

劉乙新作射亭（乙父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
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
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孫莘老寄墨四首

祖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潘翁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
蓬萊宮蓬萊春晝永三殿明房櫳金箋洒飛白瑞霧縈
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嘘噓雲霧出奕奕龍虵綰此
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隃麋
給尚方老手擅編劖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柹葉近
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先生又繼之圭璧
爛箱篋清窻洗硯坐虵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
醉帖

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

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發奇思點點出荒怪詩成一自笑故疾逢蝦蟹

留題蘭臯亭

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衰鬢從交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黿婦洗盆缾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

齋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為公雕琢損天和

記夢（并敘）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東坡全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四頁後二行嗟我與公曹按施本公曹作曹君

第六頁前五行巢子與誰鄰按施本與誰作誰與

第十一頁後五行一葉扁舟任漂突刊本舟訛州據施本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西来故父客刊本父訛文據施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院有蜀僧宣建事訥長老識先君云按施本建作逮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險出三峡右刊本險訛驗峡訛峐並據施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朱　攸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張君綬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十五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二首

寄蘄簟與蒲傳正

漢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
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閒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
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東坡病叟長羈旅
凍臥饑吟似饑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嚘咿皇天何時反炎燠
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
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寄恠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老
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好去
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為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却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横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李憲仲哀詞（并敘）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游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饟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燦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遑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臨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

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為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穀寧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

朐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彦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
倦遊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此去江淮東復東
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巾光遶胷禿襟小袖鵰鶻盤
大刀長劍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戛
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鋩如一掐書生只可坐帷幄
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
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
一枕清風過苕霅

王伯敭所藏趙昌畫四首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絶日暮集微霰殷
勤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

開畫圖老眼淒欲泫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杯照耀初日光檀
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絶誰似昌晨粧
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谿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
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强一笑暮景迫摧倒淒涼
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
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
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
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

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
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
門前罷亞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
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
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
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駞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
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
謝家夫人談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
出林飛鳥一埽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忽忽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
傭兒販婦皆氷玉先生可是絶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
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
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
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録自言不作封禪書
更肯悲吟白頭曲（逋臨終詩云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我笑吳人
不好事好作祠堂傍脩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
薦秋菊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
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
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窗潑眼明午睡醒來無一事
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胡為强分別百金買田廬不
見袁夫子神馬載尻輿游於無何有一飯不願餘官湖
為我池學舍為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蘧蒢薰風暗
楊柳秋水淨芙蕖應觀我知子不恠子知魚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蘇陳甥舅真氷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
凜凜寒松映脩竹雞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
豈惟家室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狥國乃吾子
三仕何曾知愠喜不煩擁笏强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
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
知有班昭續漢書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剩覔蜀岡新井水
要攜鄉味過江東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鸎粟湯暫借藤床與瓦枕
莫教孤負竹風涼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歳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
野花啼鳥亦欣然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忽見東平孟君子

夢中相對説黃州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巑岏穉杉戢戢三千本
且作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茆乞靈雨
半篙流水送君行

贈常州報恩長老

碧玉碗盛紅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
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為作鐵門限
準備人間請話人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饑寒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
仰看古堰横奔牛平生管鮑我知子今日陳蔡誰從丘
夜航爭路泥水澁牽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
故鄉不敢居温柔空將汎愛救溝壑衰病不復從前樂
今年太守真臥龍笑語炎天出氷雹時低九尺蒼髯鬚

我過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為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

墨花（并叙）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具扶踈態自完蓮風盡傾倒杏雨半披殘獨有狂居士求為黑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真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鬬瓊枝夜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暮年家口若為親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擊鮮無乆溷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閒過綠野堂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窻涼

贈章默（并叙）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祼未忍夏后堲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耳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茍朝遂夕死真不戚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陁林烏鳥任狼籍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羡君松柏蔚蒼顔四朝耆舊氷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間

贈葛葦

竹椽茆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閒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蹔別不須嗟俛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烟雨裏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峯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鐶池臺半禾黍桃李餘榛菅無人肯回首日暮車班班史君非世人心與古佛閑時邀聲利客來洗塵埃顔新亭在東阜飛宇凌通闤古甓磨翠壁霜林散煙鬟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遥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間五老壓彭蠡三峰照潼關均為拳石小配此一掬慳煩公為標指免使勤躋攀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

接統真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滯宣室遂凄涼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邙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窓几巉巉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贈杜介（幷叙）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横空石橋小松風吹茵露翠濕香娟娟應真飛錫過絶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倐然已松杉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窓户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歗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為赤城游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為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燎我夢若見之卓爾非魔嬈仙葩發茗椀翦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閉户閑騕褭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落帆謝公渚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輙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送楊傑（并叙）

無為子嘗奉使登太山絶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峯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遊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黄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灔黄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鞓醉舞崩崖一揮手神遊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汙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與舟人好看客

次韻送徐大正（嘗與余約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别）

别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恣騰蹂誤入華陽洞竊飲茆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為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追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羣馬倒眷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埽何如陶家兒遶舍覔梨棗君看强押韻已勝郊與島

次韻徐積

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蹔陪若説峨眉眼前是故鄉何處不堪回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絶云

簷楹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耶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黄雞催曉淒凉曲白髪驚秋見在身一别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别詩

傴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昔飲雩泉别常山天寒歲在龍虵間山中兒童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漁蓑閑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顔問今太守為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

（翔自言在熙河作屯田有功）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起然置酒尋舊迹尚有詩賦鑱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鬟却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瀨鳴玦環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海市（并叙）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嗜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樅樅半嶺蒼雲映此邦露重珠纓蒙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兩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窗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逢逢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

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遺直坊（并叙）

富鄭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牓其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為賦一首

使君不浪出羔鴈親扣門先生但清坐薤水已多言當時邦人化市無晨飲豚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曾經有餘歎楚些、無歸魂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

次韻趙令鑠

東坡已報六年穰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溪山猶可見
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堵墻
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為鄉

次韻王定國得頴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為文不受塵一噫故應號地籟
餘波猶足掛天紳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
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晚聞道
從令閉口不論文灩翻白獸樽中酒歸煑青泥坊底芹
要識老僧無盡處床前牛蟻不曾聞

次韻趙令鑠惠酒

神仙無石髓生世悲蹔寓坐待玉膏流千載真旦暮青
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憎市酤開缾
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剥啄烹魚得尺素

送范純粹守慶州

才大古難用論道常近迂君看趙魏老乃為滕大夫浮
雲無根蔕黃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真賢愚羽旄
照城闕談笑安邊隅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
何事折箠鞭其雛吾知鄧平叔不鬭月支胡

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論
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
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哀哉練裙子負薪躡破屩豈
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如老優孟談笑託諧美世家
不可恃如倚折足几祥符有賢相手握天下柢懿敏亦
名公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
理欲說且止止宅相開府公久為蒼生起如何垂老別
氷盤餽蒼耳親嫌妨鶚薦相對發微泚新詩如彈丸脫
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紈綺莫辭三上章有道
貧賤恥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遥知朔漠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周邠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憶殘年踏朝市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

何日西湖尋舊賞淡煙疎雨暗漁蓑

次韻胡完夫

青山別淚尚斕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拄笏望西山相從盃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染鬚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殿遷客來從飯顆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識郎君並轡天街兩絶塵汗血固應生有種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也著東坡病瘦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影只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庭綴兩班落紙雲烟供醉後詩成珠玉看朝還誰言載酒山無賀記取啼烏巷有顏

但恐跛牂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東坡全集卷十五

東坡全集卷十六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八首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峩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送陳睦知潭州

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巑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卧聽風鑾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用前韻荅西掖諸公見和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鉤大宛立仗朱絲鞚風馭賔天雲雨隔孤臣忍淚肝腸痛羨君意氣風生坐落筆縱橫盤走水上樽日日寫黃封賜茗時時開小鳳閑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雲夢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屢貫瑤瓊重豈惟蹇步困追攀已覺侍史疲犇送春還宮柳腰肢活雨入御溝鱗甲動借君妙語發春容顧我風琴不成弄

次韻王覿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通有詔寬獄市好語夜喧街濕雲朝覆砌紛然退朝後色映宮槐媚欲誇翦刻工故上朱藍袂我方執筆待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閤爭高論亦少慰霏霏止還作盎盎風與氣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三白拜舞讙萬歲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

和蔣發運

夜語飜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佛祖何處不羲軒船穩江吹坐樓空月入樽遥知思我處醉墨在頹垣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鳧舄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闇松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和人假山

上黨攙天碧玉環絶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煙雨三峯外都在靈仙一掌間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君閑何當挈取征西去畫作圍床六曲山

送王伯敭守虢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至今風俗含古意柔桑渌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爭入崤函土囊口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三堂本來一事無日長睡起聞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斲雪腴山棚盜散人安寢勸買耕牛發陳廩歸來只作水衡卿我欲攜壺就君飲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瑟真箇解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儻有濟時心閉門試草三千牘仄席求人少似今

書文與可墨竹（并敘）

亡友文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覩其

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為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絃人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櫑具爭先看不疑坐覺香煙携袖少獨愁花影上廊遲何妨一笑千痾散絶勝倉公飲上池

次韻和王鞏

謫仙窻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犇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寫五石樽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鄒忌子康折配春温知音必無人壞壁掛桐孫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清虛宿扣門驚鵲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犇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開月閣畫簷低金盆至今夢

中語猶舉燈前樽阿戎脩玉牒未單筆削煩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温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子美詩云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

號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惟君綈袍信到我雀羅門緬懷故人意欲使薄夫敦新年對宣室白首代堯言相逢問前輩所見多後昆道館雖云樂冷卿當復温還持刺史節却駕朱輪軒黄髮方用事白鬚宜少存嗣聖真生知救民如救燔初因羽淵魄盡

返湘江魂坐憂東郡决老守思王尊北流桑柘没故道
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垣流亡自栖止老幼忘
崩犇得閑閑閣坐勿使道眼渾聊乘應捨棖直泝無生
源歸來成二老夜榻當重論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卧聞疎響梧桐雨
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
陶然一枕誰呼覺牛蟻新除病後聽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欣逢傳說霖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破
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聖主新除祕祝侍臣來乞豐年壽宫神君欲至半夜靈
風肅然
玉壐親題御筆金章來侍天香禮罷祝融參乘前驅已
過衡湘
解劍獨行殘月披衣困卧清風夢蝶猶飛旅枕粥魚已
響枯桐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皂蓋却迎朝日紅雲正
遶宫牆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
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閒道烏衣巷口而今煙

草淒迷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誰能如鐵牛橫身負黃河滔天不能没尺箠未易訶世
俗自無常徐公故逶迤别來不可說事與浮雲多當時
無限人毀譽即墨阿虛聲了無實夜蟲鳴機梭相逢一
笑外奈此白髮何天驥皆籋雲長鳴飽芻禾王庭旅百
寶大具隨弓戈君獨一麾去欲賡五袴歌甘棠古樂國白
酒金叵羅知君不久留治行中新科過客足嗔喜東堂

記分鵝此外但坐歎後生工揣摩

送賈訥倅眉二首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峩眉肯再來童子遥知頌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李大夫眉之賢守也）鹿頭北望應逢鴈人日東郊尚有梅（人日出東郊渡江游蟇頤山眉之故事也）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覔子淵才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小軒臨水為君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翦蒼髯白甲待歸來（先君塋於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為一往感歎之深故及）

送程建用

先生本舌耕文字浩千頃空倉付公子坐待發茁頴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捕影鑿垣種蒿蓬嘉穀誰復省空餘南畝意太息北堂冷織屨隨方進採薪殺韋逞辛勤守一經裁水賢五馬今年聞起廢魯史復光景公子亦攺官三就縶馬頭歸來一笑粲素髮颯垂領會看金花誥湯沐奉朝請天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

次韻李脩孺留别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黄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縲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

此生别袖幾回麾夢裏黄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煑江水劒南歸路有姜詩

次韻黄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覔鏡湖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為念先傳書空漸覺新詩健把蟹行看樂事全責却老驄為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戲周正孺二絶

折臂三公未可知會當千鎰訪權奇勸君鬻駱猶閑事
腸斷閨中楊柳枝
天廐新頒玉鼻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
換馬還應繼二生

題文與可墨竹（并敘）

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没八年而軾

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
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
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死生隔相見如襲隗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浦淒涼老逐臣東坡還往盡幽人杯盤慣作陶家客
弦誦常叨孟母隣尚有升堂他日約豈知負土一阡新
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簟暑風招我老
玉堂花蕋為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葩髩鬪新
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頳尾魚陋巷闗門負朝日
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膾稚子讙尋尺素書
醉眼朦朧覔歸路松江煙雨晚踈踈

送杜介歸楊州

再入都門萬事空閑看清洛漾東風當年幃幄幾人在
回首觚稜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薊子問禪何處識龐翁
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叢

秋詠石屏

霏霏點輕素眇眇開重陰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煙林雪
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焼香偈子隨香遍滿東南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觀先參

萬卷明窓小字眼花只有斕斑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閒

再和二首（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是曹參

丹青已自前世竹石時窺一班五字當還靖節數行誰似高閒

武昌西山（并敘）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同遊困卧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鴈來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埽白髮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鑒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

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捲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静云何觧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夏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澆餘哀（韋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静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送楊孟容

我家峩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瓈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窻但苦窻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鍾噎微撞我留侍玉坐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龎慇懃與問訊愛惜霜眉龎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釭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輙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輙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門户照千古文章固應爾須鬛餘似處雖非蒙倛狀尚有歷國苦誦書口瀾翻布穀雜杜宇十年困犇走櫛沐飽風雨吾道其非耶野處豈兕虎灞陵閑老將柏直口尚乳自君兄弟還昺立知有補蓬山耆舊散故事誰删去來迎馮翊傳出錢會稽組吾猶及前輩詩酒盛冊府願君唱此風揚觶斯杜舉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扶桑大蠒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鴈起竹間的皪橫江梅畫堂粉壁翻雲幕十里江天無處著好卧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馮顛久已敧殘雪戎眼何曾眩落暉朔野按行猶雀躍東臺瞑坐覺烏飛（道家有烏飛入兎宮之說）漫誇年少容吾在（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若闞樽前舉世稀待向松陽求水竹一犂煙雨伴公歸

和三舍人省上（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宫）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怳如一夢墮枕中

却見三賢起江右（曾子開劉貢父孔經父皆江西人）嗟君妙質皆瑚璉
顧我虛名但箕斗明朝冠蓋蔚相望共扈翠輦朝宣光
武皇已老白雲鄉正與羣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

送錢承制赴廣南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尚從天日下
收駒時有渥洼姿擁床到處堪吹笛橫槊何人解賦詩
知是丹霞破佛手先聲應已懾羣夷（廣西僧寺頃有佛動之異錢君碎而投之江中）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濟濟
豐年喜復接陳陳雍容已饜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
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

入仕䰟驚愧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輿轉
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
（學士班道執政）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病馬羸駒只自塵奉引拾遺叨侍從
思歸少傅羨朱陳衰年壯觀空驚目嶮韻清詩苦鬭新
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崔觀飛樓凌霧起
仙幢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簷陰轉古
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闕會稽守）

次韻劉貢父省上喜雨

密雲今日破郊西疎雨瀟瀟未作泥要及清閒同笑語

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户外青驄響月題
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父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為起居舍人）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共厭餔糟與汨泥自古未丸成習俗
因公黃犢免提攜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猶能小字題
莫怪歌吁數相和曾將獄市寄全齊（貢父為曹州盜賊皆奔秦境蓋嘗有詩云從來晉盜稍奔秦）

送顔子敦奉使河朔

我友顔子敦軀膽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濃墨寫黄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齧不去如尊乃勇耳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事

既喜違願天或不假齡今如圖中鶴俛仰在一庭（吾州同年友十三人今存者六人而已故有琴上星圖中鶴之語）西南正春旱廢沼黏枯萍翩然一麾去想見靈雨零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内廐馬天仗隨雲駢竟無絲毫補眷馬誰汝令永愧舊山叟憑君寄丁寧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為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遥知送别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懃忘寢食百神奔走會風雲禁林夜直鳴江瀨清洛朝回起縠紋夢覺酒醒聞好句帳空簟冷發餘薰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君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成陰障日行當見取筍供庖詩已疎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李衛公北都童子寺竹寺僧日報平安）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前韻答之

揚雄他文不皆奇獨稱觀餅居井眉酒客法士兩小兒

陳遵張竦曾何知主人有酒君獨醉蟹螯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人追君君絶馳盡力去花君自癡醍醐與酒同一巵請君更問文殊師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潭潭古屋雲幕垂省中文書如亂絲忽見伯時畫天馬朔風胡沙生落錐天馬西來從西極勢與落日爭分馳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元狩虎脊聊可友開元玉花何足奇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幹惟畫肉不畫骨而況失實空餘皮煩君巧說腹中事妙語欲遣黃泉知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厩馬萬匹皆吾師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窗畏日曉先暾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新詩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解衣盤礴亦君恩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絶句四首各述所懷

瞳瞳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自零坐閲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左丞劉公皆自講席大用）

上尊初破早朝寒茗盌仍沾講舌乾陛楯諸郎空雨立故應慚悔不儒冠

兩鶴摧頹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悞聞九奏聊飛舞可得裴回為啄吞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軾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閒適之樂焉）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使君負弩為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春波如天漲平湖鞓紅照坐香生膚帣韝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

諸孫懽笑爭挽鬚蜀人畫作西湖圖

郭熙畫秋山平遠（路公為跋尾）

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踈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伊川佚老鬢如霜臥看秋山思洛陽為君紙尾作行草烱如嵩洛浮秋光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為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年來赤地到青徐邊閭爭誦十行語無異親巡六尺輿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

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

晁子拙生事舉家閒食粥朝來又絶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槃朝日照苜蓿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吾舊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饑誰問鳳凰饑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知君忍饑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書皇親畫扇

十年江海寄浮沉夢送江南黃葦林誰謂風流貴公子筆端還有五湖心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野水參差落漲痕踈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疎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晝臥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瓶下碧井百尺鳴飛瀾俛仰清夢餘愛此一掬寒似予平生友苦語凉肺肝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湍紅鮮對白酒信美非所安丞相功業成還家酒杯寛人間有此客折簡呼不難相將扣東閣起舞盡餘歡

和張耒高麗松扇

可憐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

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集裏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子

故李承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可建五丈旗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材大古難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患莫已知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偉奇俯仰白廊廟笑談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請烹乾沒兒言雖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落存者誰比公嵇中散龍性不可羈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淒凉五君詠沉痛八哀詩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傳千古有餘悲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君應典鷫鸘裘憑仗千鍾洗别愁脫帽風流餘長史（君善草書而不工故以此為戲）埋輪家世本留侯（張綱子房七世孫也天覺為武陽人墓在今彭山君豈其後耶）子河駿馬方爭出（麟府馬出子河汊）昭義疲兵亦少

休（唐向昭義步兵盖澤潞弓箭手）定向秋山得嘉句故門黃葉滿行輈

送天覺得山字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晻藹卿雲間餘光入巖石神草出茅菅何人相指似稍稍落人寰能念隧指兒虬鬚茁氷顏祝君如此草爲民已痌瘝我亦老且病眼花腰脚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

次韻王定國揚州倅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東坡全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六第六頁前二行權門多噂沓刊本脱權字又沓訛𨠬並據杜集增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雪浪倒捲雲峯摧刊本雪訛雲據施本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寺僧日報平安刊本平訛日據酉陽雜俎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十七（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十七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并敘）

虞部員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絶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
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
故教世世作黄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
一念還為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
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顔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
知是香山老居士（樂天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賢院）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喜湘纍復佩銀樊口淒涼已陳迹（昔與張同遊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臺史謂御史立處為班心）江湖前日真成夢鄠杜他年恐卜鄰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虵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鑰天上來紫衣敕使親臨啟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永叔以澄心百幅遺聖俞聖俞有詩）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更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

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處他日終煩顧虎頭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君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蝎渡舊黃河漲沙埋馬耳由來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慍喜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

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

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翦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邇英閣前有雙槐樛枝屬地如龍形）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蝌蚪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鷩鸞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臣所賜詩并題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歸來車馬已喧閧爭看銀鉤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上前此未嘗以御書賜羣臣）玉堂畫掩文書靜鈴索不摇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閑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謹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得以紫薇為故事）

和王晉卿（并叙）

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也元豐二年予得

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晉卿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佳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次其韻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鼠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悵焉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却對金蓮燭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遥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袁天罡語竇軌君語則赤氣浮面為將勿多殺人）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千尺

知有奇功似茯苓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送張天覺詩有埋輪及河東悝之語）
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相君脫屣自參寥顏紅底事髮先白
室邇何妨人自遠狂似次公應未怪醉推東閣不須招
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唐蕭氏自瑀及遘八宰相）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鬚誰識英公意（英公為其姊作粥燎須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粥）黃髮聊知子建心（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
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時內
集應呼我下客先判醉墮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墻聞置酒
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
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巘已穹窿不應屢費譏安石
但使毋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鵾絃鐵撥坐生風
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蟻
癡人強覷棘端猴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為婢僕憂
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并敘）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踰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

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絶
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鬚紅顏白髮驚妻孥
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盧
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
烱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濰邦（濰邦密州二水名）山頭見
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胸垂胡上山如
飛瞋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

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澥桑田變
來看龜蒙漏澤春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宫夜奏空名姓
悵望雲霞縹緲人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
正似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

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
粟飯藜羹問養神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刑屢
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談
空說劍春夢猶橫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須煩凌
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栢文翁庭初聞編簡

香始覺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脩翎嗚呼應嶰律
飛舞集虞廷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淮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
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强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
頭上銀幡笑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白髮門生幾人在

却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䖟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怪人間差樂勝巢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老却向清涼禮白毫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鞍馬勤遠行臥聞齕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

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黃有老母）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塲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淩雲賦我相夫子非癯仙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為誰容獨笑依依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嘆息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尚教千艘下瀨船貪看艨艟飛鬬艦

不知贔屭舞鈞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書艾宣畫四首

竹鶴

此君何處不相宜況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子猶將緇布緣深衣

黃精鹿

太華西南第幾峯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採黃精去

不見春山鹿養茸

杏花白鷳

天工翦刻為誰妍抱蕋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閒客此閒看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苕上獨見玄夫曝日時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

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遍門生時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邀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為一門事（高祖謂溫大推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為卿一門耳）宣政聊同五月朝（唐貞元中詔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早

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

韓康公挽詞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搢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奕故吏總能文

西第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

栢石圖詩（并敘）

陳公弼家藏栢石圖其子慥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作詩以為之銘

栢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壞幾何耳君看化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柅畫師亦可人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正欲譏韓子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雅州

户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請黃魯直學士秦少游賢良各為賦一首為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橋邊路獨游還佩平生壺慈母巖前自喚渡青衣江上人爭扶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之黠相指似白鬚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隣舍隔牆拊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壚

次許沖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核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余與高君奉使契丹辭免不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緣勳閥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樽酒寄平生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君家兄弟真連璧門十朱輪家萬石竹使猶分刺史符尚方行賜尚書舄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繭栗歸來閉口不論功却走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如澗松我老得全猶社櫟青衫莫厭百僚底白首上有千薪積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督郵有良馬不為君所奇顧收紙上影駿骨何由歸一朝見縈策蟻封驚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廣漢會稽聊喜得方回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山西戰馬饑無肉夜嚼長稭如嚼竹蹄閒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豈如廐馬好頭赤立仗歸來卧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銅歴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顔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持此娱使君一笑簿領閒使君如天馬朝燕暮荆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聊當出毫末化服役與頑匃謂無人知古佛臨濤灣赤子視萬類流萍閲人寰但使可此人餘事真茆菅

送曹輔赴閩曹

曹子本儒家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閒邊風裂儒冠詩成横槊裏楯墨何曾乾一旦事遠遊紅塵隔長灘平生羊炙口並海搜鹹酸一從荔枝歎豈念苜蓿槃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為者索身良獨難憑君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俛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厄不須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故無醳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筴揠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此郎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為饑所迫淒風弄衣結小雪穿門席頋君付一笑造物亦戯劇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為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

次韻黄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横斜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二首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慇懃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為君翻作歸來引

不學陽關空斷腸

送寒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人入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綿綿不絶微風裏内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遊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鏁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送周朝議守漢州

茶為西南病氓俗記二李（杞與稷也）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謂當收桑榆華髮看劒履胡為犯風雪歲晚行未已念歸誠得計顧自為謀耳吾聞江漢間瘡痏有未起莫輕龔遂老君王付尺箠召還當有詔挽袖謝隣里猶堪作水衡供帳園林美

木山（并敘）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且為之記與詩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峯孟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聖俞詩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鳬洲魚鳬水射幾千秋盡肌爛髓沙蕩流惟存堅骨蛟龍鎪形侔三山中雄酋左右兩峯相挾翼尊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之驚且喜買於谿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為梁棟又歎殘不為薪槱雨侵蘚澀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隱丘

次韻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領巧雕鎪蟄蟲行蟻為豪酋阿咸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軸

一林瘦竹吾苑裊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檻木行可樵
會將白髮對蒼巘魯人不厭東家丘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
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
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
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真色難烹雞獨餽
母自饗苜蓿槃口腹恐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

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寛忽然捨我去歲
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蒔松菊環以
青琅玕檻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
微瀾相從結茆舍曝背談金鑾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而況東西川千騎許上冢里
門下車入父老自驚聳端如何武賢不事長卿寵清時
養材傑杞梓方培擁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如君尚

出麾顧我宜耕壟告歸謝先手求去悔不勇豈云慕康
退實自知衰冗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
時向珠宮舞幻仙

醜石寒松未易親聊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眼
終日僛僛舞爨薪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鄙文冢蜀
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遥知
句谿路老稚相扶擁看畫古叢祠百怪朝幽拱牛頭與
兜率雲木蔚堆壠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聊將詩酒
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劉蜕文冢銘在梓州）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王晉卿書）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
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絶谷中有百道飛

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呑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置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揺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聞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劒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没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遥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薝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氷凌兢戰疲馬扣門剝啄驚寒鴉羨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葩頭風已倩檄手愈背癢恰得仙爪爬銀餅瀉油浮蟻酒紫盌鋪粟盤龍茶幅巾起作鴝鵒舞疊鼓誰摻漁陽撾九衢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曒晨霞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緲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涼徒自變茂悅兩相知已負棟梁質肯為兒女姿那憂霜貿貿未喜日遲遲難與

夏蟲語永無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烟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潸然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金泉渥洼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雪輕山川屈居華屋啗棗脯

十年俯仰龍旂前却因病瘦出奇骨鹽車之厄寧非天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峯脩嫮誇連娟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蠶三眠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囚山篇（柳子厚有囚山賦）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鬭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時公方進新樂）

笙磬分均上下堂（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游魚舞獸自奔忙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聲高而絲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玉琯猶聞秬黍香（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萬事今方咨伯始一

斑我亦愧真長此生會見三雍就無復遼遼歎未央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孤貂鏤銀錯落翻斜月翦綵繽紛舞慶霄臘雪強飛纔到地（前一日微雪）曉風偷轉不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是日幕次賜酒）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莫笑華顛飄彩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

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袗絺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阜貂共喜鵷鸞歸禁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受條强鑷霜鬚簪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温勁如君合珥貂誰惜異材蒙徑寸自慙枯枿借凌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傳第中一首

坐來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是主天教閒客管青春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縋香餘步輦回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為陪

王鄭州挽詞（克臣）

羡君華髮起琳宫右輔初還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産一時冠蓋慕蕭嵩那知聚散舂糧外便有悲歡過隙中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予為開封幕與子難同廳）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煩君紙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澗谷紛斕斑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送呂昌朝知嘉州

不羡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臥看古佛凌雲閣敕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為蓴鱸横空好在脩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

樹頭啄木常疑客客去而嗔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沫解衣聊復起庖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書恐獨賢

早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

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空神物

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

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游（輿音預）

東坡全集卷十七

東坡全集卷十八

宋 蘇軾 撰

詩一百一十五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壠稻如京歳美人和易得情鑑裏移舟天外思
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
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南遊端爲訪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案
老鶴來乘刺史轓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籩豆有司存
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閒立鵠低昂煙雨裏
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

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
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
不見跳珠十五年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驛騎凌風雪
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

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物
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
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座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纏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
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鴈來時雪未滋

為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軾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
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
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法供坐令微物重
（軾舊有怪石供）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阯未信蠙珠
出泗濱顧子聚為江夏枕不勞麈扇自寧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卧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
時因送客見車幡掻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
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為海浪所戰時有碎
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
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
老人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

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成珠琲閻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攬之温如春公子焉得寒與雨自有時膚寸便濛𩅰斂藏以自潤升斗何足干空庭月與影强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所歡在

一醉常恐罇中乾捨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追子間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愧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彈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郃得妙甘公書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抱關不肯仕布褐蒙璠璵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凜凜忠文公楼士及樵漁淵谿有幽討蘋芷真嘉蔬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

軾得心字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

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予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吉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婿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

非無佰鸞志獨有子雲悲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
曹莫淒慟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為感舊詩（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羊儇或虎蒙忽忽成鬼錄憒憒到天公偶
落藩墻上同游羿彀中回看十年事黃葉卷秋風

異鵲（并敘）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有二鵲栖其廳事託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為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是
時烏與鵲巢轂可俯挐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里人
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手足之
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故知中孚
化可及魚與猳柯侯古循吏悃愊真無華臨漳所全活
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
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
號鬼車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來詩記李白郎官湖）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點天涯
又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隨御
史軒（詹為御史主簿）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鵞溪清絲清如冰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
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骨寒只愛布與繒
床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膚豈如騶卿晚乃貴

福祿正似川方增醉中倒著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
封題不敢妄裁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
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
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驕雖老無人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
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絶句三首

當年太白此相呼老守娱賓得二丘（郡人有閭丘公太守王規父嘗云不謁虎丘即謁閭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有真娘立道邊（虎丘中路有真娘墓）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杳靄中莫共吴王鬬百草使君未敢借驚鴻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鬚三老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在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龢

再見濤頭涌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卧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闍黎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强半清陰月屢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娟娟風枝舉離離日萼蔫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湖中有散仙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谿在廬山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弔燕丹（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遥知遺老泣山前

氊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予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時猶子遲侍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闍棃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遷（開闔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蔫天葩尚青蕚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妍共向北山尋二士畫橈鼉鼓聒清眠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井渴飲半甌玉明朝鬧絲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浮蛆灔金盌翠羽出華屋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録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縫衣付與溧陽尉捨肉懷歸潁谷封聞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胯雪裏頭綱輟賜龍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罷休

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彦祖唱酬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近聞莘老公擇皆逝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軾與子中彦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座春盡西湖水映空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

冉冉綠霧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絶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絶句

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宛轉回紋錦縈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繅車

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為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卧聽謖謖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鴟夷江海去

尚餘君子六千人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絶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修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騫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高齋月明遙

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顱玉頰長懷髯舅悽然

為予遠致慇懃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醪光泛新春（老人王慶源也）

贈善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真

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叩頭莫嘆無家客歸掃岷峩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峯二老遙知說此翁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却有雲門興好句真傳雪竇風

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歸去扁舟五湖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為鬼錄世間無此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尚餘三策典刑留與諸孫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題楊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題楊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為水仙佩相識楚詞中幻

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爍吻時時著酒濡要令卧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楚汗水流骹始信吳（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羡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

次韻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缾罌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游無礙脚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烝溽高堂磨新塼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為捧腹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絲管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俛仰捫四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莫與寒螿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藹藹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塲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

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丹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介亭餞楊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郡人謂介亭山下為桃源路）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為子久與青山為弟昆孤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住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頹各蒼顏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髩鬟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閒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自塵寰（君之兄德孺自言近於佛法有得）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葉教授和溽字韻詩復次韻為戲記龍井之游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溽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華堂鬧絲管睥子漲春淥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弟子歌旱麓聲淫及靈臺中有麀鹿伏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故應容我輩清座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木杪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水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庵有老人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燈相續吾儕詩酒汙欲往無乃觸齋廚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子幼好奇服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雖為容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緑笑看魚尾更莘莘

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閲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箧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上嘗書此詩以賜軾）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髮叟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鬢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患多

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司馬溫公范蜀公君之師友）蘇李廣平三舍人（蘇子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勢利闗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肯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翦刻多月黑林間逢縞袂

霸陵醉尉誤誰何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饑鶴啄莓苔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啅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

鮫綃翦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

懸知欲落更多情

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

為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釅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天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為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送程之邵僉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助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揖辭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寄題梅宣義園亭

仙人子真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初期橘為奴漸見桐有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湖黿敲門無貴賤遂性各琴尊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敝廬雖尚在小圃誰當樊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缾盆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圄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

鴻誰知獨卧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

送彦猷之子垌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
入道黄門有父風（黄門衛恒也）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
還卧當時送客風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
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劒履
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
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
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為脯玉為漿下界寒酷亦漫嘗一紙鵞經逸少醉
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别腸
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閲嵗冷月掛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云
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今宵
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嬉遊各忘歸闐咽頃未覩飛毬互
明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鐃鼓新年消暗
雪舊嵗添絲縷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予舊欲卜居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絶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袂
不須天女問云何

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
國香和雨入青苔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為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
知是多情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
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浦
脈脈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朶含風露
恰似西廂待月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真色鬬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
玉頰何勞獺髓醫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
怕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
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
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
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
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
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
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
更迂濶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
當潤色一菴閒卧洞霄宮井有丹砂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强韓退之
文字猶為鰐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
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鵲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
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覷浮山如累塊
髯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
他日歸朝同此拜

蔞筍（并敘）

蔞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毳中蕊花之方

孚者正二月間可剥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鶩黄子魚子夜义剖瘿欲分甘
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
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紉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易散鶗鴂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灔灔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
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
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為鼓一再行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峥嵘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共為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禪老復何為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子目成

寶雲樓閣鬧千門林静初無一鳥喧閉戸莫教風掃地
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灔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
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氊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玉
不知奇貨有誰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澹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即歸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

心既雨歸亦得珠泉有舊約何年桂餅錫

書運令公燕魚朝恩圖

咸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匹錦知卿未辨作呂強

息壤詩（并叙）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令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為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勑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恕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予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并叙）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名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為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秔稌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雞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并叙）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

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蠭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鬬鶩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東坡全集卷十八

謹案卷十七第十一頁後一行不知贔屭舞鈞天刊本屭訛屓據文選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杉中老監本虛名刊本杉訛移據施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無復遼遼歎未央刊本遼遼訛寥寥據五噫歌改

卷十八第一頁後五行立鶺低昂煙雨裏按施本鶺作鶴

第五頁後八行諸生敢雁行刊本敢訛取據施本改

第十頁前七行開闔市井皆入按施本闔下有時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十九

宋　蘇軾　撰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老長身屹兩峯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鄴下劉公幹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慙愧當年邴曼容

次前韻答馬忠玉

坡陀巨麓起連峯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慧明兄弟孰非龍河梁會作看雲別詩社何妨載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為君容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絶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説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

故應相對話來生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次韻答黄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麾江海意方堅那堪黄散付子度空羨杭蘇養樂天病肺一春難白酒別腸三夜繞朱絃

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荆棘梨棗無從生何時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託雞鵠未肯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老去君空見畫夢中我亦曾遊桃花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回賴我胸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清真強把先生擬季倫等是人間一陳迹聚蚊金谷本何人

雪谿乘興

谿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道為問適從何處來

四明狂客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谿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真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箬笠

旋收江海入蓑衣

破琴詩并引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

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卧水中龍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峯第幾重

聽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閲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却尋三十年前味未飯鍾聲已飯茶

夢覺還驚屧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鬢鬚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即日遂良鬚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
卻卷波瀾入小詩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
首

誤點故教同子敬雜篇真欲擬湯休瓏雲寄我山中信
雪月追君溪上舟會看飛仙虎頭筵卻來顛倒拾遺裘
（子美詩云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王孫辦作玄真子細雨斜風不濕鷗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

君已身如萬斛舟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
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

感舊詩（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
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
槩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
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
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
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
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
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慚月影悵焉感初涼筮仕
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
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
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槃中石蜜與柿霜（予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

心久已降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
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
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
舞瀾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
縱橫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
未信長堤隔濤瀨濺濺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擾擾萬生同大塊搶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長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扶泥沙收細碎逝將歸休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

脚扣兩舷歌小海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

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為誰來似為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氷雪腸不受麴蘖醺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

能詩李長吉識字揚子雲端能居此府坐歗獲兩君逝將江湖去浮我五石樽春焉復少留尚為世所醺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鳳雛驥子日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

出處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將老

汝潁東流子却西

白馬津頭春水來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氷堂酒更勸重新畫舫齋

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泛潁

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遶郡

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鬚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玆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緇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穎詩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

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徂此滅滅盡乃真吾

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為醫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剡藤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澁羊氏姝（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僧了性精於醫而善草書下筆有遠韻而人莫知貴故作此詩）

次韻劉景文見寄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書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鶻孤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

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刻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羲之生五之總角出銀鉤吾家有二許下筆兩不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千鍾斯為堯百榼斯為丘陋矣陶士行當以大白浮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

酒如好詩肝胃生滓汙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悄焉得長愁為計已大誤二歐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強為釂一酌將非作愁具成言如皎日援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臂痛謁告作三絶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

却作泠泠一水看

小閣低窻卧晏温了然非黙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
誰識東坡不二門

到頴未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數句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釆杞聊自誑食菊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虚尚有赤脚婢能烹頳尾魚心知皆夢耳慎勿歌歸歟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黙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
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
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地水轉兩輪五霸之所運毫端栖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陳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瞋拱手但黙坐墻壁方諄諄今宵恨客多汙子白氎巾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次韻答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唱酧韻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小馮慈愛且當門（軾本以舍弟親嫌請郡）玉堂
不著扶輦手霜鬢偏宜畫鹿轓豪傑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
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季黙）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
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

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
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慎勿怨謗
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華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
使我枯生荑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徑寸照夜光如月好
詩真脱兔下筆先落鶻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
乃餘事學道探玄窟死為長白主名字書絳闕（熙寧之末仲純

父見僕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曰上帝命汝為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傷心
清潁尾已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俱有千里骨千里不
難到莫遣歷塊蹶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

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搖落幽人得佳蔭露坐方獨酌月
華稍澄穆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翁正樂銅爐
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盃賞月露萬象紛醻酢此生獨
何幸風纜欣初泊逝逃顏蹠網行赴松喬約莫嫌風有
待漫欲戲寥廓冷然心境空髣髴來笙鶴

獨酌試藥玉滑琖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
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鎔鉛煑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盃規摹定州瓷荷
心雖淺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
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温克頗似之風流越
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盃不徒施請君詰歐
陳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歐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
詩

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癡
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堅
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明日復以大魚為餽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
之

漢庭九尺人誰似老方朔邪將一寸金令足三冬學餉

魚欲自洗鱗尾光卓犖我是騎鯨手聊堪充鹿角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物化青牛君時有再生枝（穎之靈壇觀亦有再生檜）還作左紐紋王孫有古意書室延清芬應憐四孺子不墮凡木羣體備松柏姿氣含芝朮薰初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網葉秋蟲紛乃知蔽芾初甚要封植勤他年皮三寸孤鼠了不聞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漢富奇偉葉氏初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佳哉鬱葱葱氣君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新松無鹿觸舊栢有烏馴待公歸上冢淚葉乃肯春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束書尺椽亦何有而我常客居羡君開此室容膝真有餘捐床琴動搖弄筆窻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燦然四更風雨大至明日乃雪）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添丁走沽酒通德起挽蔬主孟當啗我玉鱗金尾魚一醉忘其家此身自蘧蒢

聚星堂雪 并叙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以為汝南故事云

窻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眾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飆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

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絶識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喜劉景文至

天明小兒更傳呼髯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久旱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一笑無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泠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别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禱雨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為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誠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酒浮雲罍言從開洲妃遠去焦氏臺倒傾缾中雨一洗麥上埃破旱不論功乘雲却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子義英風冠東萊笑説龍為友幽明莫相猜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絶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

成幾佛

西湖戲作

一士千金未易償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祇有并兒一葛强

送歐陽季默赴闕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日今白鬚今我眼中見此父汝南相從三晦朔君去苦早我來暮霜風淒緊正脱木潁水清淺可立鷺莫辭白酒瀉香泉

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别手更遣夢得出奇句
郎君可是兗庫人乃使驥騄隨蹇步置之行矣無足道
賢愚豈在遇不遇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萬松嶺上黄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
花下有人心斷絶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須折
無情豈亦畏嘲弄穿簾入户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
碧海長鯨君未掣朝來雲漢接天流顧我小詩如點纈

歐陽陳趙在户外急掃中庭鋪木屑交遊雖似雪柏堅
聚散行作風花瞥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事真無説
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吴豪氣峥嶸老不除失路今為噲等伍
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為我風黧面獨卧無人雪縞廬
留子非為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和劉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童
子愁氷硯佳人苦膠盃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次前韻送劉景文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
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凛凛雄千夫（君一馬兩僕幸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
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

迂爾來又見三黜柳共此暖熱餐氊蘇酒殺酸薄紅粉
暗衹有領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
吾（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戒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然不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泝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

漫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為貧聊復仕每
於紅塵中常起青霞志屏山輟贈子莫遣汙簪珥寓目

紫翠間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為鶴飛入長松寺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
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
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歎

神居不自全妙額惟粧半更刀乃族庖倚市必醜悍平
生魏公壽忽斷郢人墁詩書亦何用達道須此館多言
雖數窮微中或排難子詩如清風翏翏發將旦胡為久
閉匿綺語真自患詩時笑我癡隅屋相詠歎竟識彥道
否絕吽呼百萬清朝固多士人門子皆冠莫言清穎水
從此隔河漢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持歸不忍食尺
素解僂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春愁結凌澌正待
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

東坡全集卷十九

東坡全集卷二十

宋 蘇軾 撰

詩五十六首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吴越山水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騁西
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縈城理枯瀆放閘起膠艇顧君
營此樂官事何時竟（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思吴信偶然出處付
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
敬明朝游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鄭翁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
黃雜兩戰絳青表雙蟠（事見龍公碑）烈氣斃强敵仁心惻饑
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麥麰枯浩蕩日月寛
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龍
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閉閤默自責神交清夜闌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

歲暮自急景我閒方緩觴醉餘西湖晚步轉北渚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澗岡久知蕎麥青稍喜榆柳黃盎盎春欲動瀲瀲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霧松檜香撫景方晼晚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才亦圭璋此會恐難久此歡不可忘

臘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臘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竦朝散赴闕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黙識如著龜擢子拱把中云有驥騄姿胡為三十載尚作窮苦詞丈夫不妄語未効此可疑竭來清穎上淚濕中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顧言指松栢永與霜雪期（伯父為衡州日與君相知有延行詩）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掃白非黃精輕身豈胡麻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曾經丹化米親授棗如瓜雲烝作霧楷火滅噀雨巴自此養鉛鼎無窮走河車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緑華（張曾見永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緑華之句皆女仙事）

我本三生人疇昔一念差前生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儒臞謝赤松佛縛慙丹霞時時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清詩得可驚信美詞多夸回車入官府治具隨貧家萍虀與豆粥亦可成咄嗟

閻立本職貢圖

貞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傖獰服奇厖橫絕嶺海逾濤瀧珍禽瑰産爭牽扛名王解辮却蓋幢粉本遺墨開明窻我喟而作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路君看永叔與元之坎軻一生遭口語兩翁當年鬢未絲玉堂揮翰手如飛教得滁人解吟咏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翩盡卿相獨來坐歗谿山上笑捐浮利一雞肋多取清名幾熊掌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太守更風流要伴前人作詩瘦我勸承明苦求出到處遺蹤尋六一憑君試與問琅琊許我來游莫難色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

王孫天麒麟眸子奥而澈囊空學愈富屋陋人更傑我老書益放筆落坐爭挈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鋏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

洞庭春色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絶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為作此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為我壽餅開香浮座琖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潘岳笙賦云披黃苞以授柑傾綠瓷以酌醽）莫遣公遠齅（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闕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塗嘗有道士齅之蓋羅公遠也）要當立名字未可問升斗應呼釣詩鈎亦號掃愁帚君知蒲萄惡止是嫫姆黝須君灩海盃澆我談天口

送路都曹 并引

乖崖公在蜀有録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事留之不可乃採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邀趙德麟陳履常各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為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游者君恩繫疎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

升斗積崎嶇筭錙舂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髪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予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蔕胸我田荆谿上伏臘亦粗供懐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次韻陳履常雪中

可憐擾擾雪中人饑飽終同寓一塵老檜作花真强項凍鳶儲肉巧謀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煖讙呼我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為謝

我懐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虚危間（司馬温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慳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衾有餘潸喜聞二三子結髪師閔顔高論傾河漢清詩鳴珮環遥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誰念此幽桂坐冢榛與菅故人在潁尾投詩清泠灣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踈卧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為掃除

閬苑千葩映玉宸人間衹有此花新飛霙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迨春

蹀躞嬌黄不受羈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斝飛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新年樂事歎何曾閉閤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别酒且來同看照愁燈頽魚躍處新亭近湖雪消時畫舫升衹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士龍能

閲世亭詩贈任仲微

任公鎮西南嘗贈繞朝策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淒凉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彛天意眇難測象賢真驥種號訴甘百謫豈云報私讐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傷心千騎歸贈印黄壤隅惟有亭前

檜閲世不改色千年與井在記此王粲宅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游清潁尾想見翠被君古來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税駕瘦田失歸耘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羣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七首

藹藹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

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遊江湖上明月濕我衣

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

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錦屏

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

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為汝評

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脚輕猶堪踏泉石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空中花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巧笑在頫頰哀音餘摻撾曾坑

一掬春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閒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温風散粥餳酒闌紅杏闇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逮君憤未墮對此月猶横

贈朱遜之（并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黄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知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

黄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偽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寓非族改顔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改評顧君為霜風一掃紫與赬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兩歐惟德人王孫乃龍種世有鷸雲麟五

君從我游傾寫出怪珍俗物敗人意兹游實清醇郝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瀨淮水吹玉塵君行踏曉月疎木挂寸銀尚寄别後詩嚴刻淮南春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荆山記所見

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趨來乘㮍廟復作微禹歎（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葢二十二年矣）從祠及彼呱（有啓廟）像設偶此衆（謂塗山氏）秦祖當侑坐（廟有伯翳）夏郊亦薦祼（有鯀廟）可憐淮海人尚記弧矢旦（淮南人謂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刖人有餘坑美石肖溫瓚（荆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鑱刻取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龜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石記云唐貞元中隨白龜流出）小兒强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遠岸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次韻徐仲車（仲車耳聾）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囀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真螻蟻應笑人呼作鬭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都寄食似孤雲幞被真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手却為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摇碧笑我花時甑有塵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為此會用花十餘萬枝吏緣為奸民極病之故罷此會）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貍豹復何施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嚋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昔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信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送張嘉父長官

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輈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鞲于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惜瑚璉誰當收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雞牛歸來我益敬器博用自周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但當記喦語高節貫白頭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潁誰雌雄（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

女爭昌丰六橋横絶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朅來潁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曈曨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瓈風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絶句

壺中春色（謂洞庭春色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

使君不用山鞠窮饑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歲免使甑石愁揚雄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丰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一行作吏人不識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予以潁人苦飢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内溝洫詔許之因以餘力浚治此湖）

到官病勸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為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繆為淮海帥每愧廚傳缺爨無欲清人奉使免内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為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窻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

人鼎器手自挈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啜

雙石（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往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為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峯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

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

少年獨識晁新城閉門却掃卷斾旌胸中自有談天口坐却秦軍發墨守有子不為謀置錐虹霓吞吐忘寒饑端如太史牛馬走嚴徐不敢連尻脽裴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幨且須還家與婦計我本歸路連西南老人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傾白墮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路旁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別駕猶堪十里卷春風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其兄少游與張文潛）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

悲歌小范真可人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騄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李廌方叔）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

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靈隱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煖席今君欲作靈隱

居葛衣草履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滕達道挽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惟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貺）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塚前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鵩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畎畝憂荊溪欲歸老浮玉偶同游骫髀儀刑在驚呼歲月遒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渡江弔狠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脩連娟願及南枝謝早隨北鴈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送晁美叔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求頎然病鶴清而脩醉翁遣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君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虯惟有我顏老可羞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君求會稽實良籌往看萬壑爭交流（君近乞越州）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富波瀾

送芝上人游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潤道愈密吾生如

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峯何處訪子室

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為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蹇受之也）元豐天子為政容我時疋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騏驥冀北空君為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宫天廐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行義為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谷林堂詩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稱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老槐苦無賴風花吹填渠山鴉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養蒼龍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問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為問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二年三蹋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鳥雖還豈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秖今霜雪已蒙頭

次韻劉景文贈傅藏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未能飛瓦彈清角肯便投泥戲潑寒忽見秋風吹洛水遥知霜葉滿長安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黄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琖萸囊自古傳長房寧復是臞仙應從漢武横汾日

數到劉公戲馬年對王山人雖老矣見恒河性故依然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二篇

九日次定國韻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讎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

或是君家騶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裘意行無車馬倏忽略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力盡病騏驥伎窮老伶優北山有雲根寸田自可耰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得俄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偷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鵷鷺行強寄麋鹿迹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逆故人為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舄（時方請越）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

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

與君竝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齋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泣微溫（適與穆父竝拜庭中地皆流濕相與小語道之）病貪賜茗浮銅葉老怯香泉灩寶樽回首鵷行有人傑坐知羌虜是游魂

東坡全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十一頁前二行商也哀未散按施
本散作忘

第十一頁前五行陋矣陶士行刊本行訛衡據晉
書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頗有淵明風致刊本致訛製
據施本改

卷二十第九頁後八行世有簫雲麟刊本麟訛鱗
據施本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秋風與作煙雲意刊本風與訛
險欲據施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二十一

宋　蘇軾　撰

詩六十四首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如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作雪羽爭（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牕櫺大范忽長謡語出月脇令人驚（皇甫湜曰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孟郊聞雞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横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

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摇桑榆盡西靡

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為此形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温室觀堯蓂自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挂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熒撫物懷人應獨歎作詩寄子誰當聽

次韻錢穆父會飲

彈冠恨不早挂冠常苦遲盛服每假寐角關時伏思東門未祖道西山空拄頤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與君幾合散得酒忘淳漓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奕棋（世有作詩如奕棋奕棋如飲酒飲酒乃天戒之語僕此二事皆不能居）官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轂方流馳行人亦結束杕杜乃歸期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馳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

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樽散誰收老鄭虔書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赬肩

郊祀慶成詩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眂寶夜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岳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欃槍升燎靈光荅回鑾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帝謂本無聲富國由崇儉祈年在好生無心斯格物克巳自消兵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謖謖松下風藹藹壠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尊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我有

鳳鳴枝背作虵蚹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當呼玉
澗手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渾（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崔閑妙於雅聲當呼使彈）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下與風輪共一癡翠羽若知牛有角
空餅何必井之眉還朝暫接鵷鸞翼謝病行收麋鹿姿
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勤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派（玉津分蔡河上流復合於下）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
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藉斜陽寂歷瑣雲莊

藉田

竊脂方紀瑞布穀未催耕魚沫依蘋渚蝸涎上絲楹江
湖來夢寐簑笠負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板橋僕
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
道不已僕不復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談笑出偉奇鼓舞南海神頃
年三韓使幾為鮫鱷吞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板橋商賈所聚）我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
磊落人公胡為拳拳繫此空中雲作詩頌其美何異刻
劍痕我今已括囊象在六四坤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南山北闕兩非真東潁西湖迹已陳季子來歸初可喜
老聃新沐定非人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
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溪春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鑠飛花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驊騮金騕褭
故殘鵷鷺玉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
宣勸不多心自醉强扶衰白拜君嘉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

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慇懃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僕在揚州程德孺由嶺南解官以此石見遺）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僕以高麗所鑄大銅盆貯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衡茅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還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

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更速

次天字韻荅岑巖起

一聲清蹕霧開天百辟心莊豈貌虔回顧鷩君珠玉側同升愧我粃糠前爽回月色留壇影縹緲松香泛蠟煙（近制以椽燭松明易杋盆）莫歎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鳶肩

石塔寺 并引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此詩

饑眼眩東西詩腸忘蚤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為三百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秖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

次韻蔣穎叔二首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驂乘破朝寒英姿連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鑾已向詞臣得頗牧（時穎叔新除熙河帥）路人莫作老儒看

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煙波寫故鄉鳴鑾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

和叔盎畫馬次韻

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麟中皇天不遣言凡與圖畫同駑駘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籋雲風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

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為不可許獨頼叔不然

今日頼叔見訪親覩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軾

以為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

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足平

生錦繡腸蚤歲藜莧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峯𧇊吾今

況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泝岷山瀆守子不

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

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騣掠原野

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

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峯他日來不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頼

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三詩之意

春冰無真堅霜葉失故綠鷃疑鵬萬里蚿笑夔一足二

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餅何用𧇊（古蹴𧇊通）

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

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

博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

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

井萬里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晉卿將種常有此志）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貺嘉篇次

韻為謝

問予一室間寧有千里廓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

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籥故人

有奇趣逸想寄幽壑霜枝謝寒暑雲翮無前却何須構

明堂未羨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詩腴固堪

餐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君今噲等伍

志與湛輩各豈待相顧言方為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

孺終主爵吾當追喬松子亦鄙衛霍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嵐薰瘴染却膚腴笑飲貪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

肯教沈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谿一滴無

但指庭前雙柏石要子臨老識方壺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杏壇剝啄扣君容膝户巍峩笑我切雲冠問羊獨怪初平在牧豕應同德曜看肯把參同較同異小窓相對為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

浮生知幾何僅熟一釜羮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情自憐無他腸偶亦得此生懸知當去客中有不亡存但恐

宿緣重每為習氣昏似聞梅子真近在吳市門未能肩拊洪但欲目擊温不敢扣門呼恐作踰垣奔且令紹介先徐以方便論不學劉更生黃金鑄尚方不學房次律身事問賴陽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遂餐石髓香至道尚聽瑩麄材終蹶張先生喜而笑幅巾登我堂書誓指黃壤要言刻青琅遂來在何許弱水空相望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達人友四海曲士守一疆慎勿使形諜兒童驚夜光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省事天公厭雨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慇懃更下山陰雪要與梅花作伴來

己卯嘉辰壽阿同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子由一字同叔元日己卯渠本命也）

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寛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踈星遶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觀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蓋尚矣）

送蔣穎叔帥熙河 并引

穎叔出使臨洮軾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

今我來思為韻致遄歸之意軾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承明正須君文字粲藻火自薦雖云數留行終不果正坐喜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簸我欲歌杕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虜所得盎么麽願為魯連書一射聊城笴陰功在不發結草酧魏顆

再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使君九萬擊鵬鵾肯為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

安西都護國西門

餘刃西屠橫海鯤應予詩讖是遊魂歸來趂別陶弘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次韻穎叔觀燈

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遊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冰振旅歸來還侍燕十分宣勸恐難勝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楯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國何勞一葦航宣勸不辭金盌側醉歸爭看玉鞭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忽驚庭户曉未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鬢霜未易掃眉斧真自伐惟當此花前醉卧黃昏月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隣良

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覯髯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子冰玉姿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遊便足了此身公堤不改昨姥嶺行開新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窻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

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禿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鋏歸來乎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願君五

袴手捋此半菽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會稽入吾手鏡湖小於盆比我東來時無復瘡痍存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軾得先字且贈以魚枕盃四馬箠一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鬬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仁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盃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卧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呂與叔學士挽詞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夢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懷一語遭虐綷失身墮蓬萊蓬萊至

今空護短不養才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可憐吳與蘇骯髒雪滿頭雪滿頭終當卻與丹元子笑指東海乘桴浮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寧極齋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漿餽但有爭席人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郗鑒天不留封倫誤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扣戶夜呼祁孔賓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願挂神虎冠往卜飲馬鄰王郎濯紈綺意與陋巷親南遊苦不早黨及蓴鱸新

王仲至侍郎見惠稚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翠栝東南美近生神嶽陰惜哉不可致霜根絡雲岑仙風振高標香實隕平林偶隨樗櫟生不為樵牧侵忽驚黃茅嶺稍出青玉鍼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鵞手但知覓來禽高懷獨夫子一見捐橐金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閤凡木愧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樊籠中摧我鸞鶴襟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歸老不見汝十尋蒼皮護玉骨旦莫視古今何人風雨夜卧聽饑龍吟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自有長城鳥鼠西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駝蹄

多買黃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免人人羡爭欲尋蹤覓舊蹄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予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目予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活萬人寧望報（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祇求五畝卻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復用前韻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尚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八餅今年綱到最遲）

夢遶吳山卻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梅盧橘）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

峩峩扇中山絶壁信天剖誰施大圓鏡衡霍入戶牖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常疑若人胸自有雲夢藪千巖在掌握用捨彈指久低昂不自知恨寄兒女手短屏雖

曲折高枕謝奔走出家非今日法水洗無垢浮游雲釋嶠燕坐柳生肘忘懷紫翠間相與到白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衡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馬須眉黃洗眼忽驚笑見此王節郎喜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聚散一夢中人北鴈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幸子遇明主陳經入西廂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傍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空無人

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生平不知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

代北寒虀擣韭萍奇苞零落似晨星逢鹽久已成枯腊得蜜猶應是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攀條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俗有十八娘荔支）

大行太皇太后輓詞二首

至矣吾三后功高漢己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臣嘗

（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庶幾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無私乃是天侍臣談
要道家法信家傳（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
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定
策天知我忘家帝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為勤民

再和曾仲錫荔支

柳花著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即為浮萍荔支至難長二十四五年乃實）本自玉肌非鵠浴至今丹殼似猩刑
侍郎賦詠窮三峽妃子煙塵動四溟莫遣詩人說功過
且隨香草附騷經

次韻滕大夫三首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
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
千峯右卷矗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揭來城下作飛石
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

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
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
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同前

我頃三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骨
已見天吴出浪頭（石中似有海獸形狀）履道鑿池雖可致玉川卷
地若為收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

沈香石

壁立孤峯倚硯長共疑沈水得頑蒼欲隨楚客紉蘭佩
誰信吴兒是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還有辟邪香
早知百和俱灰燼未信人言弱勝強

石芝詩（并引）

予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子由
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
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
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
天賜我尔不及賓旌陽遠游同一許長史王斧皆門戶
我家韋布三百年秖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
化人視之真塊蘇內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嚬雕胡
老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
真契常如磁石鐵

鶴歎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

豈欲臆對如鵩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
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
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暮多風雪强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
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秖有千林髼鬆花
應為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
我居其間嘯且諾儂夫為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
先回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次韻）

聯鑣接武兩長身鵷鷺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壯
八州憐我往來頻所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
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東坡全集卷二十一

東坡全集卷二十二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首

劉醜厮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窰有子曰醜厮十二行操瓢墻間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饑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饑鴞翁既死於寒窖亦易此齔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視與

苑物色同遮邀行路為出涕二客竟就梟譊譊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郴之蕘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為媾他日婦婉然初垂髫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徼相國有折脇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僬僥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祇應閒過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寄餾合刷餅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餅良具足稚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閒烝栗知我空堂坐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觧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屠酒

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緯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荊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為辱先生室中無天遊佩環何處鳴風颭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胡為寫真傳世人更要維摩一轉語丹元茅茨祇三間太極老人時往還

點檢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紫團參寄王定國

谽谺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苕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纖纖虎豹鬛蹙縮龍虵癭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户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秉欲持三椏根往侑九轉鼎為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次韻劉燾撫句蜜漬荔支

時新滿座聞名字別久何人記色香葉似楊梅蒸霧雨花如盧橘傲風霜每憐蓴菜下鹽豉肯與蒲萄壓酒漿回首驚塵卷飛雪詩情真合與君嘗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霏微不到地和暖要宜蠶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慙行吟老燕代坐睡夢江潭丞掾頗哀援歌呼誰怕參衰懷久灰槁習氣尚饞貪白啖本河朔紅消真劒南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黄柑歸卧燈殘帳醒聞葉打庵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翦宮花愁聞塞曲吹蘆管喜見春盤得蓼芽吾國舊供雲澤米（定武齋酒用蘇州米）君家新致雪坑茶（近得曾坑茶）燕南異事真堪記三寸黄柑擘永嘉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為壽

旃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香螺脫黶來相羣能結縹眇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繆篆紋緜緜無窮合復分緜緜浮空散氤氲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晚遇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當報敢不勤但願不為世所醺尔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枌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焄

聞思大士應已聞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顧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連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疏賢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盃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唐人以荷葉為酒盃謂之碧筩酒）掃白聊煩鶴踏枝醉裏便成欹雪舞

醒時與作嘯風辭馬軍走送非無意玉帳人閒合有詩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鴛鴦竹石圖

聞君談西戎廢食忘蚤晚王師本不陣賊壘何足剗守邊在得士此語要而簡知君論將口似我識畫眼笑指塵壁間此是老牛戩平生師衛玠非意常理遣訴君定何人未用市朝顯置之勿復道世俗固多舛歸去亦何須單車渡殽澠如蟲得羽化已脫安用蠒家書空萬軸凉曝困舒卷念當掃長物閉息默自煖此畫聊付君幽處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羣吠驚邑犬時來未可知妙斲待輪扁

次韻聰上人見寄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犢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陽關

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泣月蕤溫風散晴葩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翦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粧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袨服易水雄悲笳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游俠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蓋欲請梓州而歸也）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雪髯霜鬢語傖獰澹蕩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不凡意從來祇啜小人羹（是日散父老酒食）

西園牡籥夜沈沈尚有游人卧柳陰鶴睡覺時風露下落花飛絮滿衣襟

鬱鬱蒼髯真道友絲絲紅萼是鄉人（蒼髯松也紅萼海棠）何時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門月色新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聞道名城得真將

故應驚羽落空弦追鋒歸去雄三衛授鉞重來定十連別酒回頭便陳迹號咷端合發初筵

臨城道中作（并引）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為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

朔野方赤地河壖但黃塵秋霖暗豆漆夏旱臞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斑照匕筯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漂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爭勸加飲食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丹青久衰工不藝人物尤難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

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刑留近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新霽使君坐歎清夢餘幾疊衣紋數襟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弟

過高郵寄孫君孚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可

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卷野畢秋穫殷牀聞夜舂樂哉何所憂社酒粥面醲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絶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敢問老聃所游瑟瑟寒松露骨眈眈病虎垂頭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扶病江邊送客杖拏浦口回頭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卧聞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為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為予吹散千峯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為作泉公喚居士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卧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為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

慈湖夾阻風五首

捍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菅蒯知心腹

弱纜能爭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
喜聞墟落在山前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底
空餘石髮挂魚衣

月輪亭午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
未妨明月却當空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欹側過

人間何處不巉巖

過廬山下 并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涌黙有禱焉未午衆峰凛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霾山勢與飄風南羣隮相應和勇往爭驂驔可憐薈蔚中時出紫翠嵐鴈没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坱圠清飈掃渾酣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窈白石庵五老數松

雪雙谿落天潭雖云黙禱應顧有移文慙

江西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瀧
篙聲犖确相舂撞醉卧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吸老龐
何人得雋窺魚矼舉叉絶叫尺鯉雙

秧馬歌 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温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游武昌見

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絶矣史記禹乗四載泥行乗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于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
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

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脇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鷺纖纖束藁亦可齎何用繁纓與月題揭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饑不啼少壯騎汝逮老癃何曾蹶軼防顛擠錦韉公子朝金闉笑我一生蹋牛犂不知自有木駃騠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蜀道有錯喜歡舖在大散關上）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鬱孤臺（以下四首皆虔州）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日麗崆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昬城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為我廉我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為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趨來廉泉上捋鬚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贛水清可厲散策塵外游麾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為斬薙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遊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天竺寺（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

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咏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涕橫斜

過大庾嶺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髪授長生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雙闕浮空照短亭至今猿鳥獻青熒君王自此西巡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聖主若非真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為

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珪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東來隱會稽

月華寺（寺鄰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盖三焚矣）

天公胡為不自憐結土融石為銅山萬人採斵富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奸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茇舍依榛菅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斕斑坑流窟發錢涌地莫施百鎰朝千鍰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漫禾麥蘇惸鰥

道人脩道要底物破鐺煑飯茆三間

南華寺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

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脩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

碧落洞（在英州下十五里）

槎牙亂峰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扣白月夢中游化城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旒下珠琲乳盎交纓纓我行畏人知恐為仙者迎小語輒響

谷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峽山寺（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
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石泉
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翁孫游戲暫人間忽憶嘯
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
海雨翛翛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
恰從神虎來弘景便向羅浮見稚川

廣州蒲澗寺（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
百尺飛濤瀉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薝蔔祖師禪
而今祇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山中多含笑花）

贈蒲澗信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

（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
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游自古兼支許為採松
肪寄一車

發廣州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浙人謂飲酒為軟飽）一枕
黑甜餘（俗謂睡為黑甜）蒲澗疏鐘外黃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
處處各樵漁

浴日亭（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
遙想錢塘湧雪山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
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
鬱儀自欲朝朱明（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真
契蚤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歸耕道

華亦嘗啖一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荅）鐵橋石柱連空橫（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猱輕雲谿夜逢瘖虎伏（山有啞虎巡山）斗壇晝出銅龍獰（沖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下獲銅龍六銅魚一）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淩雲賦筆勢髣髴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巘巘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畧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轄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子由一字同叔）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髣髴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寓居合江樓

海山葱曨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為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予家釀酒名羅浮春）

白水山佛迹巖（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

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谿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詠湯泉（在白水山）

積火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然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裂咸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尋狐兔山中惟木客户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

自笑

子石如琢玉遠煙真削黛入我病風手（古語云磨墨如病風手）玄雲渰淒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屐阮又如鍛柳嵇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霓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

朝雲詩（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寄虎兒

獨倚桄榔樹閒挑蓽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中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桄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荆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

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蕋粘空樽（嶺南珎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

新釀桂酒

擣香篩辣入餅盎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已破誰能惜甑盆頹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囷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盃卯困忘家事萬户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邀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花落復次前韻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挂成幽昏闇香入户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罍樽

東坡全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四頁後二行玉津分蔡河上流

刊本蔡訛藥據施本改

第六頁後一行間道歸更速按施本更作應

第八頁後六行霜葉失故緣刊本霜訛露據本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益尚矣按施本作益故事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宋　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二十三　　宋　蘇軾　撰

詩六十八首

江郊（并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葱朧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傳呼草市来攜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黄童爭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時詹方議葬暴骨）秋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

寄鄧道士（并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

月十日余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遥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仍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

上元夜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罘罳珠星綴觚稜去

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疎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貫道人也）一舉輙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頴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

斷橋隅勝踐脱屨欣小憇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眛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淒凉羅浮館風壁頹雨砌黄冠常苦饑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崎嶇拾松黄欲救齒髪敝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晚置酒蠻果粲蕉荔齋厨釜無羮野餉籃有蕙嬉遊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禊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户各努力先期畢租税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

應白髪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縹蔕緗枝出絳房緑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白髪青裙袂子美詩中黄四孃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黦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寛饒要少和吾哀此無用寄與小東坡（遠為人類）

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曰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蘖參洞山何時曠蕩洗瑕謫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兩山遥對雙烟鬟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孱顔玉牀丹鈌記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

再用前韻賦

樂天霜鬢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茂弘孱三盃徑醉便歸卧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幺趁蹋鞠杳眇三疊縈陽關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鐃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鬟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顔應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

真一酒（并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

子

贈王子直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閒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

曲士賦悽沙草木傷莽莽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嶠阻我兄瑚璉姿流落瘴江浦淨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蕭然振衣裓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粉色如黃土一言破千偈況爾初不語可憐一轉話他日如何舉故復此微吟聊和鷗鴉搒江邊閒草木閒客當為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願兄理北轅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暖鴻北翥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

孤城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牧蠻艤舟蜑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桄榔間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

（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着顏紅有
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
名

游博羅香積寺 并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
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
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蠧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摇波舞淨綠

初日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沒膝剡剡秋穀初分秧
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
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碓磨與相地脈增隄防
霏霏落雪看收麪隱隱疊鼓聞舂穅散流一啜雲子白
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東晳餅賦云漫頭薄持起搜牢丸）
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并引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
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吾
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鉤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為
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松
花釀仙酒才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
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玉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真
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紲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物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
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起相殺予初本無言

間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異骨橫區
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時哉非汝爭

少壯欲及物老間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
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却私渡斷橋費千金

淨名昆耶中妙喜恒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灩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琖一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卵盌槐芽餅紅點冰槃藿葉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江漲用過韻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已連漲海白尚帶霍山綠坎離更休王魚鼈橫陵陸得非崑崙囚欲報陸渾蚼行看北風競來救南國氛長驅連山燒一掃含沙毒孤吟慜造化何時停倚伏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畜江流儻席卷社酒期節縮

連雨江漲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柯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鰕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秪應樓下平堦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牀吹甕盎闇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堦滴夜長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諸楊北村盧（謂楊梅盧橘也）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為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工

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樝梨麤先生洗琖酌桂醑冰槃薦此頳虬珠似開江鰩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鰩柱河豚魚近之耳）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

林下尋苗蕈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遥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答周循州

蔬飯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似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覔黄精與療饑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

空山不難到絶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釣天聲胸中幾雲夢餘地方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黄公獻紫芝赤松餽青精谿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蜩咽繞耳飛蚊清謫仙拊掌笑笑此羽皇銘我頃嘗獨游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忍獨長生詩成輙寄我妙絶陶謝并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坰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修齡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羽蟲見月爭翻翻我亦散髮虚明軒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霜蓬根起舞三人漫相屬停盃一問終無言曲肱薤簟有佳處夢覺瓊樓空斷魂

荔支歎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横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宫中美人一破顔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馳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君不見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鬭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黄花（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鬭茶許之）

江月五首（并引）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絶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瀾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冰輪横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盃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卧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栖烏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絶正如此驅雲掃衆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違洗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横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

五更山吐月窗迴室幽幽玉鈎還挂户江練却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游雖懷跫然喜豈免跕墮憂暮雨侵重腿曉烟騰鬱攸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幾欲烹鬱屈固嘗饌鉤輈古音漸獠變面汗嘗騂羞賴我存黄庭有時仍丹丘目聴不任耳踵息殆廢喉稍欣素月夜遂度黄茆秋我兄清廟器持節瘴海頭蕭然三家步横此萬斛舟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惠然再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參語賢忽潛九原幽萬里儻同歸兩鰥當對耰（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强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孝章偶不死免為文舉憂餘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攝蚕鷗願加視後鞭同駕躅空輈寧殞墮齒堇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君方卒功名

一泛范蠡舟我亦霅沛渥漸解鍾儀囚寧須張子房萬
户自擇留猶勝嵇叔夜孫憤甘長幽南窓可寄傲北山
早歸耰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偉哉造物真豪縱攫土摶沙為此弄擘開翠峽走雲雷
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人履巨迹得與仙兄躡飛鞚
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驚鳥投霜葉
知有老蛟蟠石甕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

念兄獨立與世疎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辭角上兩蠻觸
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絕無人送
筠籃擷翠爪甲香素綆分碧銀鉼凍歸路霏霏湯谷暗
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鳳

與正輔游香積寺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峯獨蒼然感荷佛祖力茯
苓無人採千歲化琥珀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我豈
無長鑱真贋苦難識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把玩竟

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苦常谷汲我懸作機
舂鑿破混沌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

秪知楚越為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綫自縈繞
左回右轉隨纏車誤抛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邪
欲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首參虞舜款韶石
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雪樹兩摘南枝花
赤魚白蟹筯屢下黄柑緑橘籩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

荔支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斸黄土栽三椏（正輔分人參一苗歸種韶陽來詩本用砑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朱明洞裏
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
號寒蛙仙人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罍窪逕從此路
朝玉闕千里莫遣毫釐差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
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間誰似
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
留子嗟千年枸杞常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

一洗濯神人仙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

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

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窓幽人臥羲軒風輪曉入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蚤作而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筍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有推之者或入於莖心或垂于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為寄）從來白髮有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無形魂（傳燈錄有形神俱妙者乃不復有解化之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綫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烟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

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小圃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

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椏綴紫蕚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炮炙齕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為寒食餳燕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閟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荑春自長絳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筍生卧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尨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卧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荑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翁恨爾生不蚤

薏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谿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騈南荒絳囊懸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荻姿中有藥與糧舂為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坐光

雨後行菜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兩槳天公真富有膏乳瀉黃壤霜根一蕃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盃案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

豚冒土出蹯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殘臘獨出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遥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為羊

江邊偶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稗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静送我作鼓吹

新年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烟濕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黄昏

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

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谿結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笋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麥浪水前空萬户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此住歲晚有誰同

茘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二月八日與黄夀僧曇頴過逍遥堂何道士宗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閉眼覔黄庭問疾來三士澆愁有半缾風松時落蘂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束猶當隱季主未遽逃梅福空腸吐餘思静似蠶綴簇寸田結初果秀若銅生緑荆棘掃誠盡棃棗憂不熟高人寧鑄金下士乃服玉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蓄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魂歸卧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縠偶從越女笑不怕蠻江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消讒口鑠膽破獄吏酷壠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遥知清遠寺不稱空洞腹蹇驢步武碎短瑟絃

拄促仰看泉落珮俯聽石響轂千峯瀉清駛一往無回踢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要知僧長饑正坐山少肉人間無南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仇池有九十九泉予甞夢至有詩）嵩山三十六（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山甚近）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録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回熱天焰長作照海燭（爇天焰見退之詩近黃魯直寄詩云蓮花合裹一寸燭北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

食荔支二首（并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

春荑秋莢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薝蔔有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飽兩蛺蝶寒意知鳴幾蟪蛄記取明年十二節小兒休更薾霜鬚

遷居（有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峯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

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峯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牆頭鬖鬢幾雲髻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兩橋詩（并引）

惠州之東江谿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矴隨水

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為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横空霓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誰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雹生馬蹄嗟此病涉

久公私困留稽奸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賁失船壺如去登摟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二士造橋子常助施犀帶）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駞峯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鷖蕭然無尺箠欲構飛空梯百夫下一杙椽此百尺泥（橋柱石礎之下皆有堅木椽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椿）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子由之婦史頃入内得賜黄金錢數千助施）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豐湖舊名鰐湖蓋嘗有蚊鰐之類）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茭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絶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東坡全集卷二十三

東坡全集卷二十四

宋　蘇軾　撰

詩六十六首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花唯有黃茆根堆壠生坊窊蜒酒蘗衆毒酸甜如梨樝何以侑一罇鄰翁餽鼃蛇亦復强取醉歡謡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使我如霜

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樹號寒鴉

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坐閱兩使君共飲去年堂俯看秋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沄沄老去各休息造物嗟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娛我客游魚在清瀆水師三百指鐵網欲掩羣獲多雖一快買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

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割愁還有劍鋩山（柳子厚云海上尖峯若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詩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

甕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氷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草

木如有情慰此芳歲闌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

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粲粲秋菊花卓為霜中英萸槃照重九纈蕊兩鮮明

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言三伏熱上須一盃涼先生坐忍渴聲囂自披猖衆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

先生飯土塯無物與劉乂何以娛醉客時覷砌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

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椿芿為遮藏近聞南臺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復驚凡亡

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榿栽與籠竹小詩亦可求尚欲煩貳師刻山出飛流應須鑿百尺兩綆載一牛

吳子野絶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芝有夢齋子由作銘）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窗清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跏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相娛北户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二守同年家）得路方知異日心趁着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鐙須防舊所臨（循守近為詔）

種茶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稱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咮未任供臼磨且作資摘嗅千團輸大官百餅衙私鬬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圃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海國困烝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寢處乾但苦江路峻常憖汲腰酸矻矻煩四夫磽磽斲層巒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磐終日但迸火何時見飛瀾豈我衆與醪剡汝錐與鑚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黄土復可摶晨餅得雪乳暮甕渟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淒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斕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簾欹枕卧看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九疑聨緜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説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遥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

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羣仙釣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寄子由

我少即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尚一路（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為適南海復駕垂天雄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合州屬此琉璃鍾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峩眉向我笑錦水為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昔游處蒿萊生故宮

安期生 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把扛鼎雄事既兩大繆飄然籋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饑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為僕僮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蟣蝨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夜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顧留書繞纒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

如我嘗以犀革編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况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横參荆榛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聞子由瘦（儋耳至難得肉食）

五日一見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雞粥土人頓頓食藷芋薦以熏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蟇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烝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脱粟（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也）人言天下無正味即且未遽賢麋鹿海康别駕復何為幘寛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黄鵠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病怯腥醎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虚使君不復憐烏攫屬國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游哉時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

宥老楮

我牆東北隅張王維老榖樹先樗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漲墮子楊梅熟胡為尋丈地養此不材木蹶之得輿薪規以種松菊靖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為蔡

侯紙子入桐君録黄繒練成素黝面頳作玉灌灑烝生菌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酲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為賦詩德怨聊相贖

觀棊（并引）

予素不解棊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寝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

五老峯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户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糴米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内愧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穟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入寺

曳杖入寺門輯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隨老鴉起饑食扶桑暾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瓈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次韻子由三首

東亭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到處不妨閑卜築流年自可數期頤遥知小檻臨廛市定有新松長棘茨誰道茆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東樓

白髮蒼顔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獨棲高閣多辭客為著新書未絶麟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雨聲新長歌自調真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柳子厚詩云長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

椰子冠

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冠師）規摹簡古人争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枿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出乘時出婉娩為我暖栗冽先生蚤貴重廟論推英拔如今城東瓜不記名南茇陋居有遠寄小圃無闊躡還為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子由明年六十）臘

果綴梅枝春盃浮竹葉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蕋新（世謂此玫瑰花）揷向綸巾折

次韻子由浴罷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閑息萬竅通霧散名乾浴頮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老雞臥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驟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返流歸照性獨立遺所矚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磽磽峙頭玉（李賀詩云頭玉磽磽眉宇翠杜郎生得真男子）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吾與子由共九孫男矣）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吾前後典八州）

獨覺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翛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晻蕋爐香重撥尚餘薰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駕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謫居三適三首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黃宮日出露未晞鬱鬱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踈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

苦嗜睡朝謁常忽忽爬搔未云足己困冠巾重何異服
轅馬沙塵滿風鬉琱鞍響珂月實與扭械同解放不可
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窻坐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
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
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下
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

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卧濯足

長安大雪年東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
我逃空谷孤城嘯鵂鶹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況有
松風聲釜鬵鳴颼颼瓦盎深及膝時復冷煖投明燈一
爪翦快若鷹辭韝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上無重膇
藥獨以薪水瘳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隲少
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
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
男子（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遥知設羅門獨掩懸磬室回思
十年事無愧籛中筆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恥一
時偶收用千載相瘢疻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

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
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本草拘杞一名仙人
杖）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
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
諸子姪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却來
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鄰無二仲

他年汝曹笏滿牀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簞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戊寅歲）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窻盤蜥蜴卧聞風幔落蜉蝣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余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綿花落刺桐開

新居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五色雀（并引）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輙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絳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為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倦夜

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
鬢久已白旅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

小酒生黎法乾糟几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
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鎔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里閈
峩山北田園震澤東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鬢驚
全白犀圍尚半紅愁顏解符老壽耳鬭吴翁得穀鵞初
飽亡貓鼠益豐黄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兒瘦緣儲藥
奴肥為種松頻頻非竊食數數尚乘風河伯方夸若靈
媧自舞馮歸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膝上王文度家傳
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符吴皆坐客其餘皆即事實録也）

縱筆三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悮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酒紅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谿邊古路三叉口
獨立斜陽數過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祀竈
隻雞斗酒定膰吾

貧家淨掃地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扣
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春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媮慎勿
用勞薪感我如薰猶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瘦

次韻子由贈吴子野先生二絶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若為閑暑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
癡疾還同顧長康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鷰集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
祗有青山繞建康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
家在牛欄西復西
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
溪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說換扇之事）

夜燒松明火

歲暮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鸞快熖初煌煌碧烟稍團團幽人忽富貴總帳芬椒蘭珠煤綴屋梢香湝（音諸松滬也出本草注）流銅槃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萊公夜長歎海康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棲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蒭作上元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余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名也）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衾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汎溢東風有縠紋（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注云酒汎清酒也）

追和戊寅歲上元

春鴻社鷰巧相違白鶴峯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牏廁姜龐不解歎蠨蛸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
心境都将付卧輪

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鴈
要以空中得盡年

倦看澁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唯有長身六君子
依依猶得似淇園

真一酒歌（并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

齊之審鉛汞以為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蹋踘者以氣升孰能推是理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
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
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趺牛噍安且詳
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
釀為真一和而莊三盃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
終身不入無功鄉

東坡全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三頁後三行縹蔕緗枝出絳房刊本蔕訛帶據施本改

第三頁後七行文章工點黷刊本黷訛默據施本改

第十頁前一行獨步儻逢勾漏令刊本勾漏訛岣嶁據施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二十五（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二十五

宋　蘇軾　撰

詩八十七首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缾茶雨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盌坐數荒村長短更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為作此詩

烏喙本海獒幸我為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為門户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拍浮似鵞鴨登岸剩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黄耳定乃祖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遥聞歸路遥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横秋浦

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
青山一髮是中原

洞酌亭詩（并引）

瓊山郡東衆泉觱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於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

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洞酌彼兩泉挹彼注玆一缾之中有澠有淄以瀹以烹
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既
味我泉亦嚌我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
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玆游奇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棲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拱枅當
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甎洞户分角圭倒床
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為半日稽晨登一
葉舟醉兀十里谿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龍眼與荔支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異
哉西海濱琪樹羅玄圃纍纍似桃李一一流膏乳坐疑

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獨使皴
皮生弄色映琱俎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汙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云閒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為問庭松尚西指
不知老壯幾年歸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己居其中

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迢遥戴安道雪夕誰與度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户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鬚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圜尺竹輪囷䕶落非笛材剖作袖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卧枕綸巾酒新漉孤鸞别鵠誰復聞鼻息齁齁自成曲

留别廉守

編萑以苴豬墐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為我醉宗資

鉼笙詩（并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鉼水火相得自然吟嘯盖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鉼笙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蠒長繅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丘蚓竅作蒼蠅聲鉼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歐陽晦夫遺接䍠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縵不愁故人驚絶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鬚握手俱汍瀾妻縫接䍠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徽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氅古仙伯

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録我亦帶脫巾欹寛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首故侯瓜在有頹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抆拭寧聞老鶴更乘軒

藤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松

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醉卧松下石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此碧鱗鱗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籋盡霜鬚皺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鍾子雲三世惟身在為向西南說病容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慾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刼清遊結此因

書韓幹二馬

赤髯碧眼老鮮卑回策如縈獨善騎赭白紫騮俱絕世馬中岳湛有妍姿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為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潦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衆稺四歲守孫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小兒耕且養得暇為書繞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氓獠亦莫事登陟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户淨灑掃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為犯二怖博此一笑喜問

君奚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已安能相付予過聽君誤矣霜風掃癉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澹欲兩無求滑淨空棐几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

病骨瘦欲折霜髯蕭更踈喜聞新國政兼得故人書秉燭真如夢傾盃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攄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

坐還粗勝虞早退不如踈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風濤驚夜半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

心閒詩自放筆老語翻踈贈我皆强韻知君得異書滔滔沮叟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攄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攜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趙昌四季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粧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躑躅千層不忍看閑卷便知歸路近劍南樵叟為施丹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真是青裙兩髻丫便有佳名配黄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遊蜂掠盡粉絲黄落蕋猶收蜜露香待得春風幾枝在年來殺菽有飛霜

和黄秀才鑒空閣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挂空如水鑒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兎蟇俗說皆可屏我游鑒

空閣缺月正淒冷黄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借君方諸
淚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清絶冠五嶺

韋偃牧馬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迹莫留人間畫馬唯韋侯
當年為誰掃騂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圉人困卧沙壠頭
沙苑茫茫蒺藜秋風鬉霧鬣寒颼颼龍種尚與駑駘游
長揩短豆豈我羞八鑾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

題靈峰寺壁

靈峯山上寳陀寺白髪東坡又到來前世徳雲今我是
依希猶記妙高臺

衆妙堂（廣州何道士）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
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暾
餘光照我玻瓈盆倒射窻几清而温欲收月魄餐日魂
我自日月誰使呑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馮新作語尤殊呼兒淨洗涵星硯
為予賡歌墮月湖閒道拌江空抱珥年來合浦自還珠
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鳧（南詔有西珥河即古牂柯江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之西珥云）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長庚到曉空陪月
太歳今年合守心相與齧氊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
孤雲倦鳥空來往自要閒飛不作霖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蠶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漫
葦間猶得見黄縁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将何妨敗兩甄
收取桑榆種梨棗祝君眉壽似增川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畧曰我夢扁舟浮
震澤雪浪横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
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
持乳香嬰兒示余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
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

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鴈子卿歸水香知是曹谿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褚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鬚髮盡白盖謫長沙時也）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絶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通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

森森畫戟擁朱輪坐詠梁公覺有神白傳閒游空誦句（事見樂天吴郡詩石刻）拾遺窮老敢論親（事見子美贈狄明府詩）東海莫懷疏受意西風幸免庾公塵為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一篇瀧吏可書紳莫向長沮更問津老去常憂伴新鬼歸來且喜是陳人曽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髪新回首天涯一惆悵卻登梅嶺望楓宸

青山秪在古城隅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更看二李控鯨魚欲從抱朴傳家學應怪中郎得異書待我丹成馭風去借君瓊佩與霞裾（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遊南華行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歡我卜居于舒故詩中皆及之）

狄韶州煮蔓菁蘆菔羮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羮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閒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鵞鴨散平湖

贈龍光長老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

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

曾見南遷幾個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

要看細雨熟黃梅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

其韻

秋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

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過嶺

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鴈與歸休平生不作兎三窟

今古何殊貉一丘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

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游

留題顯聖寺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

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閒試雨前茶

祗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銳上

里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復過之戲

留一絕

倚天巉絶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

要三二别四三壺

乞數珠一首贈南禪湜老

從君覔數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

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

安能為萬劫付一喘默坐閱塵界往來八十反區區我

所寄處縮蠶在甕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鬱孤臺（再過虔州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閒遊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

山微有霰越毒久無秋望斷嶺南嶠魂飛吒雪洲曉鐘

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閲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衹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閒遊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水流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蓴鱠寒衣待橘州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境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端為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君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為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寂照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和陽行先（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遊摩詰元無病須洹不入流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已逃鸚鵡洲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葵終相魯辟穀會封留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用數珠韻贈湜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卻掃今馮衍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璽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鞴陶冶一世人從衡落模範誰復甘饑貧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瞋兒與兵姻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闉深居小汝覯豈問親與鄰進技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新年得異書

西郭有逸民（陽行先以登真隱訣見借）小孫又過我歡老平生親清
詩五百言句句皆絶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我家
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用諄願言敦
夙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遠引不待遣鶻鴟戀庭宇倏忽來千轉邪
將坐井蛙而比談天衍蠹魚著文字槁死猶遺卷老牛
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
目擊侍者應足繭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
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自
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風雷
生謦欬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内自反大珠分
一月細綆合兩繭纍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全鋒雖未露半藏已曾轉說

有陋裴顏談無笑上行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三吒
故自醒一吷何由喘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安居三
十年古衲磨山繭持珠尚默坐豈是功用淺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文字先生飲（謂劉執中）江山清獻游典刑傳父老尊俎繼風
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慚鴻鴈侶爭集稻粱洲
野闊横雙練城堅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却下虎頭州君
意已吴越我行無去留歸途應食粥乞米使君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晚追遊清絶聞詩語疎通豈法流傳
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
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
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塵外歸時月滿舟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鶩
飛賀廈鷰走散入幕賓醉眼中山酒夢結南柯姻寵辱

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灑掃古王局香火通帝閽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所至為鄉里事賢友其仁之子富經術蔚如井火春蜿蟺楚南極淑氣生此民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譬彼嶰谷竹剪裁侍伶倫俗學姸可鄙紙縉配芻銀聊将調癡鬼亦復争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譊諄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敝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君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媼争為姻（事見退之贈崔員外詩）蹭蹬阻風水横斜挂邊垠青衫暎白髮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害甘守吴市閽自言總角歲慈母為擇鄰邦人驚似舅矯矯惡不仁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為國産儁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為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清詩要鍛鍊乃得鉛中銀自我

遷嶺外七見槐火新著書已絕筆一默含千譊蕢桴和葦籥天節非人均時時自娛嬉豈為俗子陳

畫車詩二首

何人畫此隻輪車便是當年欹器圖上易下難須審細左提右挈免踈虞

九衢歌舞頌王明誰惻寒泉獨自清賴有千車能散福化為膏雨滿重城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饑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撑住吟為蜩蚻聲時有島可句為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别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解舟又欲攜君去

歸舍聊須與婦謀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盈頭剩買山田添鶴口廟堂新拜富民侯

次韻王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回太白稺子候淵明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剩飲到參横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橋横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横空初不跨鵬鼇但覺胡床步步高（器之言嘗夢飛自覺身與所坐床皆起空中）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笑説南荒底處所秪今榕葉下亭皐

寒食與器之遊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鬬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誰為寂照境中人紅英埽地風驚曉緑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山中笋出戲語器之可同叅玉版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玉版横枝竹笋也）不怕石頭露來叅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説此君那不知

永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顔鬒髪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勑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羇枕未容春夢斷

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流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大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辭舟先去予獨遊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秪有琴聰與蜜殊（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後捨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絶人遠甚殊辟穀常啖蜜）語帶煙霞從古少（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煙霞春無草木）氣含蔬笋到公無（謂無酸餡氣也）香村乍喜聞詹葍古井惟愁斷轆轤為報韓

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秘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清江縈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閒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為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空復五車多把上從来一篇足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為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為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細史行天誅皎皎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鶚立時四顧何由擾羣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願君置座右此語禹所謨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峰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劉夢得以九華為造物一尤物）真形猶在畫圖中（道藏有五嶽真形圖）歸来晚歲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瓏（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洞水達背予又嘗以怪石供佛印師作怪石供一篇）

次韻郭功甫二首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次韻法芝舉舊詩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汙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遇物無情句法新

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牕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夢中作寄朱行中

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頭璧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

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東坡全集卷二十五

東坡全集卷二十六

宋 蘇軾 撰

詩七十八首

靈上訪道人不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澗

送淡公二首

燕本氷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清韻

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沖崧洛興不薄稽江事雖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為君學虛空

坐重青草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鏡浪洗手淥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遠衣新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慇懃

上韓持國

韓氏三虎東樞極中有一虎似偉節端居隱几學無心

夙駕入朝常正色犯時獨行太嵔㠥回天不忌真藥石輦致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吾儕小人但飽飯不有君子何能國西湖醉卧春水船如何爲人作豐年

送別

鴨頭春水濃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臉衰翁送客水邊行沙襯馬蹄烏帽點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落葉飛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琴枕

清睟作金徽素齒為玉軫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窘斕斑漬珠淚宛轉堆雲鬟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黄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常山贈劉鎰

劉侯年少日駿馬捎便面援弓鴈自落不待白羽貫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逸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床設寶几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盃放盃怳如春遂朝玉虚上冠劔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棄今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遊杭州山

山平村塢迷野寺鐘相答晚陰失林莽（一作抄）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嶠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岌嶪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傾（一作輕）壓詩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没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為留三絶

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逕連山翠縈紆云似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研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數息煙雲去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為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猳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髽竈突依巖黑樽罍就石窪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犧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雨勸留句强為寫槎牙

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摶九萬常恐樗櫟身坐纏冠蓋蔓受恩如負債粗報乃貰券但知眠牛衣寧免刺虎圈清風來既雨新稻香可飯紫蟄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張趙健三公行可致一語自先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强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惠州追録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古意

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為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為戲劇誰復先我笑為翁兒更賢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

衙門老苔蘚行栢千兵屯閑樽邀落日未對烏鳥言清風舉吹籟散亂書秩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貧居少賓客鄰婦窺籬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比來伏

青蒲坐捉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薄領煩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温猶能整筆陣媿我非韓孫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座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為師子吼佛法無南北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云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先生失膏粱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為所侮蟄雷殷臍腎藜藿腐亭午書短看膏盡鉦漏歷歷數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皆努渴思梅林嚥饑念黃獨舉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古離別送蘇伯固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遶湖邊（一作江南）路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雷州八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瀕海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遠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鶗鴂何關汝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駕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嶺風俗殊有疾時勿藥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至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裠脚不襪臭味猨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

海康臘己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撾鼓祭城郭為傾動雞非堯頑愿自我先人用苦笑荊楚人嘉平臘雲夢

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尚應遠東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妬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汙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為三客今夕偶不見汍瀾念風伯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浩瀚玻瓈琖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為莫逆

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莞爾無心雲胡為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夢雪

殘杯失春溫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雖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纇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西山無時春巉巖鎖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林物固為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真自矗詩句且娛心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
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七日聞軾遊
壽星寺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兎毫斑
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
東坡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
飛電流雲絶瀟灑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内廐多清新
肉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真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
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及
鴈飛兎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變（一作遍）
山谷百里舄珥遺纖埃青騾蜀棧兩（一作西）超忽高準濃
娥散荆棘回首追風趁日飛（一作首茫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
蕭瑟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成懽
瓦鉤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為一時風雨阻
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鳴孤枕扁舟小棹截湖來
正見青山駁雲錦須知老人興不淺莫學公榮不共飲
與君歌鼓樂豐年喚取千夫食陳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貴餘
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矯如翔鸞
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顔不辨供歲月
風中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乞得摩尼照生滅
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
不如木人騎土牛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録呈廣倅蕭大夫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

怪底昏花懸两目扶衰頼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録
荒城古塹草露寒碧葉叢低紅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
盡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縁有用爾獨何損丹其族
贈君慎勿比薏苡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儔
斂藏更借秋陽曝雞壅桔梗一稱帝堇也雖尊等臣僕
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寖窮厥味臼始用

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
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
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强鐫鑿理疏性軟良可咄
予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為披拂

送公為遊淮南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甓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流麥士
挾策莫比亡羊人迺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强勉當青春
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賈寧非貧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蘗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
麴蘗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
達人本自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沈迷阮籍傲
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
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叅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
為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長孤圓
有時客至亦為酌琴雖未去聊忘絃吾宗先生有深意

百里雙罌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
不如同異兩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戲決須飲此勿復辭
何用區區較醒醉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檞峴九曲亭即吳王峴山一山皆檞葉其旁即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坐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菰茭隔
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
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
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
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池上二首

小池新鑿會天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
時泅出沒東南隈井幹跳梁亦足樂洞庭魚龍何有哉
能歌德聲莫入月清池與爾俱忘回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有荷葉
細雨魚兒噞輕浪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友吾得尚
此池便可當長江欲榜茅齋來蕩漾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潛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謝事腹中靈液變丹砂
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為我駐三日明月滿舟同一醉
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沈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
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為謝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
自看雪湯生璣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
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為第一畫舫宿太湖北渚百茶故事）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茁活如酥
先社薑芽肥勝肉鳥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
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鵝毛
何用孜孜飲麋鹿

贈曇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山林道人偶愛山水故

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道像
要知水味孰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
中有璧月綴星珠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并西湖
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誦師佳句説南屏
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為只作十日歡杖策復尋歸路難
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子何時丹

再過泗上二首

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
客睡不妨背船雨黄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
慇懃買酒謝船師千里勞君勤轉艣

繫舟淮北雨折軸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疾
歲事欲晚霜雪驕山根浪頭作雷吼縮手敢試舟師篙
不用燃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斬長蛟

贈李兕彥威秀才

魏王大瓠實五石種成濩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十牛
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于臺

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飲羽
戲中戟枝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屍還肯學班超苦兒女
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説平生
結襪猶堪一再鼓棄書捐劍學萬人紈袴儒冠皆誤身
窮途正似不龜手與世差為西子顰如今惟有談天口
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黄粱且與先生説烏有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手
誰為聽之誰為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
一山黄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
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
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
龐公為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為道明燈照華屋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

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
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
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子
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天才既超詣世故亦屢更譬如
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誤出掛
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河陽豈云
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徒傾

食雉

雄雉曳脩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鬭綵羽落如花喧
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
雜雞鶩爪距漫搓牙誰知化為蜃海上落飛鵶

雙鳧觀（在萊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為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
鳧偶為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
塵埃中銅印紓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奸

郭綸（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恭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
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
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蠻氊

初發嘉州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旆故鄉飄已遠往事浩無邊錦
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脚曠蕩造平川野市
有禪客釣臺尋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是日期鄉僧宗

一會別釣魚臺下）

犍為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
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窻畫閣青氛氳
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嘐戛巖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
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者為三墳
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

回首蒼山空白雲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横
雲忽飄散翠樹紛歴歴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
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
之遊路有豺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

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餐安識肉與酒朔風
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人生本
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
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
汲汲强奔走

牛口見月

掩窻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灑我裳山
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
丙申年京邑大雨霧蔡河中夜決横浸國南方車馬無
復見紛紛操栰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
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疏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
是謂江湖鄉今來牛口渚見月重凄涼郎思舊遊處滿
陌沙塵黄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袵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絶
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

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閲興亡世人不容獨
反古强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
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况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
響絶夜闌更請彈文王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别不見又重來下
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
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
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
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
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
去如旋風摶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

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遥君
泠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屈原塔（在忠州原不當有塔於此意者後人追思故為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
今滄江上投飯救饑渴遺風成競渡猿呌楚山裂屈原
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
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無
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

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為謝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
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鑒面得真意
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
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
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

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遥知二月春江闊
雪浪倒卷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静云何解轉空山雷
欲就諸公評此句（一作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
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

新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坪畨
畨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鬛（一作腮）灘下横
小魚散復合瀺灂如遭烹鸊鵜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

鷺誇瘦捷捷脚還欹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嵓谷舞雷穿窓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一作山）前叟孤舟倦鵶軋短纜困牽揉嘗聞不終朝今此何其久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為飲酒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一作家）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哀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黃牛廟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蹄濕青芻半束長苦饑仰看黃牛安可及

蝦蟇培

蟇背似覆盂蟇頤如偃月謂是月中蟇開口吐月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釀酒應無敵

留題峽州甘泉寺（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遶迤尋遠迹婉孌見遺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竹鬧行行玩村落戶戶懸網罩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叢林富

筍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姜子教

寄題清溪寺（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貞奸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荆門惠泉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坼縈

回成曲沼清澈見肝膈渴瀉為長溪奔駛蕩蛙蟈初開不容椀漸去己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一作頻）遭謫不能致雷雨艷艷吐寒碧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麥

東坡全集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十一頁前三行南詔有西珥河刊本珥訛洱又四行河形如月抱珥刊本抱訛耳並據施本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要三二別四三壺刊本三二二字缺又四訛方並據施本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二十七　宋　蘇軾　撰

詩六十六首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為惠泉坌若有所拆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恥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泉旁地平衍泉上山嵽嵲君子慎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貴言贈敢用況高節不為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已海遠要當徹

溧陽早發

富貴本先定世人自榮枯囂囂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

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漢水

捨棹忽逾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偶似蜀江清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洲中浣紗子環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

萬山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趾禪房久已壞古甓含清泚下有仲宣欄綆刻深容指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箠

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留此千古情

鯿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頸貪餌每遭烹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筯涕縱橫

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

永安宮（今夔之永安門即宮之遺址）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横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
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
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
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
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
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
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餘八陣圖千古
壯夔峽

諸葛鹽井（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
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潁大夫廟

人情難强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摇撼大
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旁孤塚古隧有殘坎千年
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灧灧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
君欲春遊浚沼役千掌紛紜具畚鍤鬧若蟻運壤夭桃
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唯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坌
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
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
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頸夜眠如凍龜雪來唯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
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
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紛不擇
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户但覺輕絲絲
沾裳細看若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為霍然一麾遍九野
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

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列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版趍階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兎孤隼下擊千夫馳敲氷煑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强倒巵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為賦之

渚宮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湘東王高氏）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當時郢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倕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娥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西來取鍾簴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一作鴨）浮清漪綠窗朱戶春晝閑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無紙風颸颸陳公蹤跡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為我訪遺迹草中應有湘東碑

出峽

入峽喜巉岩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

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巖腹有穿壙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囷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茆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

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鼉鼈橫（去聲）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瑶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摇玉珮來聽水潺潺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凛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死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巉隔江波

一一問廟吏遥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脩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峯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説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為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峯背採斫黄楊子黄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縋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洪濛草樹密葱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掛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蘖已如臂忽聞老人説終日為嘆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脱屣嗟爾若無還絕糧應不死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朝陽巖前不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濺濺出乳竇

青莎白石半洿涂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天墟
遥望橫盃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滄洲亭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城中人物若可數
日晏市散多蒼苔九疑巉天古雲埋遥想帝子龍車迴
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栢家渡

栢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
遥看北斗掛南嶽一夢愔愔四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
草舍蕭條誰與語香風欲過白蘋洲

清遠舟中寄耘老

小寒初渡梅花嶺萬壑千巖背人境清遠聊為泛宅行
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
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顯水湄山腰自懸蒼玉珮
野馬不受黄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流數鬢絲
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散煙水萬里飄蓬未得歸

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雁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
清齋十日不燃鼎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
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爾七十朱顏能有幾
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却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
可是平生廢讀書

書堂嶼

蒼山古木書堂嶼北出湘水百餘步誰為往來虧世界
至今人指安禪處豈無驚蛇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趣
不知我身今是否空記名稱作常住

醉睡者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此石間
萬古無人知此意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

風晴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鸜鵒鸜鵒之肉不可食
人生不才果為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機
未知筆下鸜鵒語何似夢中蝴蝶飛

老翁井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豎改顔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贈山谷子

黄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衮衮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為父平生崛强今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横如急雨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黄家小兒名拾得

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歳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覲子玉郎中草聖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羊欣儉百斛明珠便可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鰒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啖鰒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繐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縁瘡痂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瀹瀋成大胾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駝碁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舶船跋浪黿鼉震長鑱鏟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芼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浥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

萬錢廚決眥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菑掾吏誰為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次韻水官詩（并引）

淨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録二詩為一卷以獻

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黿雙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鬟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旜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强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鱣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煙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闕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閻子于今三

百年見者誰不愛子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老泉）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閻子本逢掖疇昔慕雲淵丹青偶為戲染指初嘗黿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貞觀中左袵解椎髻南夷羞白雉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旃傳入應門內俯伏脫劍拳天姿儼龍鳳雜沓朝鵬鱣神功與絕跡後世兩莫扳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今已編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

弔徐德占（并引）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倫竟為明所悞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厦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彼哉嵇阮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着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華意不在芳醪白衣

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裡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鼇頭絳宫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蕖飛電着子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壁日月跳明珠問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

飲酒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為銷殞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舉觴矚雲漢天生此神物為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得間

有客遠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醉方不啜强啜忽復醒既鑿混沌氏遂遠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

雷觴淡於水經年不濡脣爰有擾龍裔為造英靈春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他年血食汝當配杜康神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

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濕千門晝閉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阮籍嘯臺（在尉氏）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留别叔通元弼坦夫

田三昔同寮向我每傾倒當年或齟齬反覆看愈好冠

三我部民孝悌化隣保有如袁伯業苦學到衰老石生吾邑子勁立風中草宦遊甑生塵菽水媚翁媼我窮交舊絶計拙集枯槁三子尤見存往復紛紵縞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願存金石契凜凜貫華皓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為破顏憐此腰肢臬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須子縈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巖翁論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禪學參衆妙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掃眷予東南來野飯煑芹蓼蓧光既清尚令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頗晚照公家有畸人（公有族人隱嵩山）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何（一作行）當從結好中山饒勝景一覽未易飽何時命巾車共陟雲外嶠翩然（一作思）筋力疲不復追踴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閫奧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為賦之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颷馳不及視山川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駑駘秦王龍鳳姿魯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搏取若提孩手持掃天空六合如塵埃艱難濟大

業一一非常才維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軺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山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

安知獲堯客

送朱世昌使蜀七首

藹藹青城雲娟娟峨嵋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
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
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
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
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
不用驚去裝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為汝評
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脚輕猶堪弄泉石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踞床吒得雋借筋數禽入短後擲豹裘猶濺猩血濕指呼索酒嘗快把長鯨吸半酣論刀槊怒髮欲起立北方老猘子狂突尚不縶要須此慓悍氣壓邊鋒急夜走追鋒車生斬活離級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何為走獵師日使羣毛泣

題盧鴻學士堂圖

昔為太室花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蠒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千老舒卷不盈軸一處一廬生裘褐蔭喬木方為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未有茆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欲逃世名豈須上圖軸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顧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越自少年時低回客京轂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粱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碔砆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未數日注早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

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擕籝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髹筒淨無染箬籠匀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燠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敞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閒賔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醁好是一杯深午窓春

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淩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子咤中冷泉次乃康王谷蟆培頃曾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為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為佳客採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厨簏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窓風風微動窓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

作攓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衮衮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鳳舞或頹亞散為

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偪仄入肘胯搏取置筒中提擕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遊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煌煌世胄餘夫子非碌碌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絕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鵠遇勝即倘佯風餐兼露宿嗟予偶傾蓋一笑外羈束杖策每過從相擕訪山谷東風披鮮雲繡錯出林麓松門有時

盡幽景無斷續崖轉聞鐘聲林踈見華屋銜山餘落景歸迹猶躑躅誰云鄴下歡往事不可復吾曹二三事取樂亦云足願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録船頭行北歸囊槖有美王塵埃京洛人亦與洗心目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遊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之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盃渡我願焚囊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次韻魯直戲贈

昨夜試微涼汗衾初退紅我願隨秋風隨身入房櫳君王未好事只作好驚鴻細看卷蠆尾我家真栗蓬

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自）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户（邁）暗枝有驚鵲壞壁鳴饑鼠（自）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邁）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自）樂哉今夕遊復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膝上成聊以慰懷祖（自）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通闤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享榮不償辱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芳詹聊寄寓俛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蓄醉哦傍若無獨侑一樽醁床頭車馬道殘月掛踈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緑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槐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踈莢栖鴉寒不去哀叫飽啄雪破巢帶空枝踈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絶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已（一作亦）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竹

柏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膠（一作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閲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温御史

東坡全集卷二十七

東坡全集卷二十八

宋 蘇軾 撰

詩一百十首

問淵明

（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日）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為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

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饑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憂（一作運）去生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

題雲龍草堂石磬

折為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濱石

朱亥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魯史

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嚴顏碑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碪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為病悸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闤無百步曠蕩吞楚數登

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大才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雷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宫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為來此驪山中複道淩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横翠空林深霧暗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游猿鶴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醯雞築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自迷由來留連多喪國晏安酖毒因奢惑五風十愆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念為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

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儺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為攘磔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為惆悵玉蕊何時拆不憂春豔晚行見棄夏覈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胡為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白帝廟

朔風吹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邯真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君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庾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閒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鐶何足爭强弱吾民盡玉顏

孔周翰嘗為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時陳君榮右王君建中皆在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五年中秋軾與客飲于超然臺聞周翰乞此郡客有（缺文）

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一潸然嬋娟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右孔）

懷筆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驩娛路載謡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

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因車轣轆
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理卿辭具服譯
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大母寬厚
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梟藁街虛授首東市偶
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掐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
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
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光祿庵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園禮樂方將訪石泉何事庵中着光祿
枉教閑處筆如椽

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覓光祿
雪中履迹鏡中真

過木櫪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劒寺（出劒門東望上寺宇彷彿可見）
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
劒想崎嶇寂寞棺猶在脩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
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
遺軀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
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絕百尺蒼崖尚可磨
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波

荊州十首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

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為屈原廢
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

楚地濶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農
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那得怨凶年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
骨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鰕

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麞鬧官帆過渡遲遊

人多問卜傖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食雁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

殘臘多風雪荆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驚隣鬼驅儺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上客舉雕俎佳人摇翠篦登庖更作器何以免屠刲

北雁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横遭折翼感惻為沾巾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為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緑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横天下懷王信弱王

渝州寄王道祖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惟有夢魂長繚繞莫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真人已不死外慕墮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

涪州得山胡（善鳴出黔中）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嘵嘵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峰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饑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勝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感歎亦憐朱（時朱太守為公築此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游洞有詩夷陵圖後有留題處）故老

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黙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迂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

樵僮忽兩三人言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耼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孟昶從此入覲王衍亦蜀主）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巖居窄似庵伐薪常冒嶮得米不盈甔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妉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

顧雀鷂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題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午夜朧朧淡月黄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戲孫公素

投扇昔年笑温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南康望湖亭（一本云過洞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一本云瀟湘景物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本作雨）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術一作業）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半山亭

登嶺勢巍巍蓮峰太華齊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

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絶後千古指人迷

儋耳山

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次韻聞復上人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
心忘擯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

遊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
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洒不應難江
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為尋看
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崦水會赴前溪自
說非人意曾經是馬蹄他年宦遊處應話剱山西

儋州二首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出麥浪水前空萬
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誰同

茘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
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周參軍家多茘子）明年更有味懷抱闢
諸孫（一云帶諸孫）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
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曹溪夜觀傳燈録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贈包安靜先生三首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偶謁
大中精藍中故人烹日注茶果不虛示故詩以記之）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昨日
點日注極佳點此復云罐中餘者可示及舟中滌神耳）
野菜初出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喫
不消洗面裹頭巾

杭州次周壽韻遊天竺觀激水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踈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去歲與子野遊逍遥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往歲追懽地寒窻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雞

唱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伯固仲蒙游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脩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絶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裌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初貶英州過杞贈馬夢得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詠猶得比山王

答晁以道索書

閲世真難記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

大老寺竹間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緑不知汧水黄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尫

和廬山上人竹軒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向竹頌清是阿誰風

欵塞來享

蠢爾氐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内不復議征西斥堠銷鋒火邊城息皷鼙輸忠脩貢職棄過爲黔黎雪滿流沙静雲沉太白低巍巍二聖治盛徳古難齊

觀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黄庭殘

磬風中嫋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投瓦犯清泠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無題

六秩行當啓區中緣更疎不貪為我寶安步當君車故
國多喬木先人有弊廬誓將閑散好不着一行書

元祐九年立春

熊白來山北猪紅削劒南春盤得青韭臘酒寄黃柑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為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
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涕浩難收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為作鐵門限
準備人間請話人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
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
牧臣不見天顔喜但驚草木放（一作皆）春容

三萼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
赦作詩

庭柏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漢宮自種三生福
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犂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
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

題李景元畫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
只有華亭李景元

謝人惠雲巾方舄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

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頭巾起後周）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皮襲美贈天隨子紗巾詩云掩斂乍疑裁黑霧輕明渾似帶玄霜）

胡鞾短靿格麄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晉永嘉中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為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武帝作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跏趺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鬒髮墮寒鴉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李委吹笛（并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絶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短翎長喙喜喧卑曳練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鬭嬛好獨依鮮石立多時

緑陰青子已愁人忽見中庭燕麥新怊惆劉郎今白首時來看卷覓餘春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着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鄉我可侯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鈎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歙硯甚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壁浦雲泓午窓睡起人初靜
時聽西風拉瑟聲

秋晚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踈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
潮上孤城帶月迴客夢冷隨楓葉斷愁心低逐雁聲來
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下里馮生寧屑去湖海陳侯猶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
蒲柳蕭然城一限騎上下山亦踈矣儵從容出何為哉
市橋十步即塵土晚雨瀟瀟殊未回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露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淨無塵閒吟遶屋扶踈句
須信淵明是可人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鬧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
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為齊書此

桑麻已零落藻荇復銷沉圍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強
穿南埭路遙望北山岑欲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寒食夜

漏聲透入碧窓紗人靜鞦韆影半斜沉麝不燒金鴨冷
淡雲籠月照梨花

答子勉三首

君不登郎省還應上諫坡才高殊未識歲晚幸無他櫪
馬羸難出鄰雞凍不歌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

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處士還清節滑稽安足雄深
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

欲舞腰身柳一窠小梅推拍大梅歌舞餘片片梨花落
爭奈當塗風物何

送楊奉禮

譜牒推閥右風流出靖恭時情任險陂家法故雍容南

去河千頃（大水中相別）餘惟酒一鍾更誰哀老子令得放疎

慵

別東武流杯

莫笑官居如傳舍故應人世等浮雲百年父老知誰在

惟有雙松識使君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臥沙細肋吾方厭通印長魚誰肯分好事東平貴公子

貴人不與與蘇君

訪詹使君食槐芽（一作葉）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灔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盞

來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卵盌槐芽餅紅點冰盤藿葉魚

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紙

門外惟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

卻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和方南圭寄迓周文之三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

聊豁（一作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舊（一作近）開松竹徑南堂初

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數畝蓬蒿古縣陰小窗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

聊欲跏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宜登木助徽音

（一云振履出商音）相娛北户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卻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

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

治狀兩邦俱第一頴川歸去肯重臨

壺中九華詩（并引）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

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

中九華且以詩識之

我家岷蜀最高峯（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

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

（影落涓涓滴）玉女窓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絶百金歸買
小（一作碧）玲瓏

留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閒看古黄腄自非北海孔文舉
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呑雲夢客抱寒欲訪水仙師
莫嫌五日怱怱守歸去先傳樂職詩

過海

參橫斗落轉（一作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
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無復（一作粗識）軒
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兹遊奇絶冠平生

過嶺寄子由三首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
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逺征衣滴翠嵐
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毿毿
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寃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
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佩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曉嵐
從此西風庚梅謝却迎誰與馬毿毿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誰憐終反北
無心却笑亦巢南蠻音慣習疑傖語脾病縈纏帶嶺嵐
賴有祖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毿毿

歇白塔鋪

甘山廬阜鬱長望林隙依稀（一作熹微）漏日光呉國晚蠶初
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巖花撲
馬香望眼儘從（一作窮）飛鳥逺白雲深處是吾鄉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
異於昔者蒼顔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
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
之士哉須宿長安驛舎聞泣者甚悲問之乃
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孤村漸（一作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
櫪馬愁吟（一作悲歌）互答有寒螢天寒滯穗猶横畝歲晚空
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人

别後休論信息疎仙凡自古亦殊途蓬山路遠人難到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賞未應亡楚國新詩聞已滿皇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俗云檢驗死秀才帶上有詩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故妓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麄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耳陶默然媿其言）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鎖梁園賦客敢言才（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東坡全集卷二十八

謹案卷二十七第三頁前四行耆舊何人在刊本耆訛音據施本改第二十二頁後二行子咤中泠泉刊本脫泉字據施本增卷二十八第四頁後二行荆邯真壯士刊本邯訛都據後漢書改第四頁後六行亂山圍古郡刊本圍訛團據施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戰骨淪秋草刊本淪訛淪據施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學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二十九

宋　蘇軾　撰

詩一百一十六首

觀湖二首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小飄衣猶覺色塵高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戴鼇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寬遠

雲駕高風馳送來昇霞影色欹殘火及物氣燄明纖埃可憐極大不知已浮生野馬悠悠哉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獄中寄子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

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為余作解厄齋經月所以有此句也朱邑葬桐鄉還角杜琮事）

出獄次前韻二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

走馬聯翩鵲啅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禄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鬬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子由聞余下獄乞以官爵贖罪貶筠州監酒）

寄子由

厭暑多應一向慵銀鉤秀句益疎通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謾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久清尊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歸去青雲還記否交遊勝絕古城隈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

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袁絲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悽然崔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柳絮飛時筍籜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為我求陽羨
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簟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
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閒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皤然人笑迂踈老更堅共把鵝兒（一作鴟夷）一
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
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挹江海
回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身簿領閒
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踈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曈曈日色籠丹禁
杳杳鞭聲出建章鵷鷺偶叨陪下列天閽聊啓望中央
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鹿鳴宴

連騎怱怱畫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罍浮菊催開宴
紅蕊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
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一夜閒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窗涼更覺甘如飯稻粱宰我糞牆譏敢避
孝先經笥謔兼忘憂虞心謝知時雁安穩身同挂角羊
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真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盃清雲陰黯黯將噓遍
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
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粳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
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
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
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

剱分二領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
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

送蜀僧去塵

十年讀易費膏火盡日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
欲將芹芷薦君盤誰為善相寧嫌瘦復有知音可廢彈
拄杖挂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已闌干

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強半銷磨簿領閒愁客倦吟花以酒

佳人休唱日銜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窻半日閒
命駕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暮方還

黄河

活活何人見混茫崑崙氣脉本來黄濁流若解污清濟
驚浪應須動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流三患梗堯鄉
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花開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
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
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小飲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一作扣）船窻柳影中輟我東坡無
限睡貪君南浦不貲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閒說滁山憶
醉翁我去澄江三萬頃只應明月照還空（鄧滁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叟已押入門下省）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噱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閒氣味長粗免趁時頭似葆
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昂
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黄

儋耳

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
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
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答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磧
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載間
西省憐君（一作隣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閒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
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
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欹簪羞彩勝
黄耆煮粥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初動南陌爭牛卧作團

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
齋居卧病禁煙前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强喜
青春風物為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錢
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和參寥見寄

黄樓南畔馬臺宮雲月娟娟正點空欲共幽人洗筆硯
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
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萬竿苦竹旌旗卷
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閒心遠地偏幽
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鵬鷃遊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
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滔滔
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秋興三首

野鳥游魚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
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頹仍健食此生通脱屢酡顔
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攜重上釣魚船嘗陪大幙今陳迹
謬忝承明愧昔年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名田
黄雞白酒雲山約此計當時已浩然

浴鳳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樓前夜月低韋曲

雲裏車聲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雪黄花重見一枝霜傷心無限厭厭夢長似秋宵一倍長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

蓬瀛宫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暉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猨鶴謾移文

題永叔會老堂

三朝出處共雍容歲晚交情見二公乗興不辭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嘉謀定國垂青史盛事傳家有素風自顧纓塵猶未濯九霄終日羨冥鴻

次韻參寥寄少游

巖棲木石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謝曹子方惠新茶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

禄仕何妨有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銛鋒新瑩鸊鵜膏南州山水能為助更有英辭勝廣騷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曈曈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竟倚欄穿竹鳥聲驚步武入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臨玄圃冷笑乗槎向海灘勝槩直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

贈仲勉子文

雨昏南浦曾相對雪滿荆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閒看書册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何日晴軒觀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

講武臺南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騶子雨中乗馬去村童煙外倚牆看鴉啼塚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雞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野闊牛羊同雁鶩

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汎汎春風弄麥苗
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
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杯
嬾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

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尚含泉脉暖弔秦應有淚痕潛
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舊
信指如歸自着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風騫
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

和晁美叔

反觀皆自直相詆競誰訣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珍
材尚空谷疲馬正長途未識造化意茫然同一爐

再次前韻（係織錦圖上回文）

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小
柳絲低日晚庭空
紅牋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蝶
戍邊回雁寄情郎
羞雲斂慘傷春暮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恨
日昏塵暗玉窗琴

和人回文五首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
曉鶯啼破夢悤悤
同誰更倚閒窗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
恨無愁續斷絃琴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床看君寄憶傳文錦
字字縈愁寫斷腸
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惹衾煙鎖竹枝寒宿鳥

水沉天色霽橫參
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妄似風花亂
薄倖郎如露草晞

次韻參寥詠雪

朝來處處白氊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玉
不知奇貨有誰居

嵇紹似康（并引）

王凌謂賈充曰汝作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

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姧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余嘗戲作小詩云

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叛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
不殺公閭殺子元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明月
夜深無數採珠人

過太行（自過太行至聞潮陽吳子野出家共十九篇）

始余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頗以為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乃作小詩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

可獨衡山解識韓

惠州一絶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
不妨長作嶺南人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老
擕歸萬竅總號風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

絶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齏鱠
輕比東坡玉糝羹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
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
萬人沙苑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畫
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
却尋雲跡帖天飛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
南北東西只一天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
四方同此水中天

舉舊詩次今韻呈曇秀

春風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
誰家甕裏不相逢

答海上翁

山翁不復見新詩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豈容鯨飲盡
燃犀何處覓瓊枝

占山亭二首

尚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客
占得膠西一半山

我是膠西舊使君此山仍占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
時作新詩寄白雲

題懷素草帖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掛一壺草聖無成狂飲發真堪畫作醉僧圖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荷花聚暗蚊此井獨能深一丈

源龍如故亦如君

贈僧思誼

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覽（一作搜攪）齋腸那得許慳頑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文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鑠走山中

次韻致遠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欲吟淮月懷祖無勞聽角聲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忽憶韓公二妙姝琵琶箏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運空鬬東昏百草須

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畫燭飄金燼八尺英公欲燎須

荻花楓葉憶秦姝切切幺絃細欲無莫把胡琴挑醉客

回看霜戟褚公須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迴隔籬不喚鄰翁飲抱甕須防吏部來（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真箇好相宜深注脣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

洛川自有浴妃池

又答氊帳

卧病經旬減帶圍清樽忘却故人期莫嫌雪裏閒氊帳
作事猶來未合時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録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隄春風自恨無情水
吹得東流竟日西

送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黄韭試春盤遥想慶州千嶂裏
暮雲衰草雪漫漫

陸蓮菴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恠
而今更有火中蓮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
十年在惠州録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窓春睡酣為報鄰雞莫驚覺
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繰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昔日經遊地
盡在如今夢寐中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緑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一作雨）
偶聽（一作聞得）黄鸝第一聲

戲答王都尉傳柑

侍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

不知薝蔔是餘香（舉輕明重維摩猶三十枚）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
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閟清境
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窓高枕雨如繩恰似糟床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
吾儕猶健可頻傾

遊中峯盃泉

石眼盃泉舉世無要知杯度是凡夫可憐狡獪維摩老
戲取江湖入鉢盂

憩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
不妨還作輞川詩

送柳宜歸

折脚鐺邊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盃書生不是南遷客
魑魅驚人須早回

寒具（乃捻頭出劉禹錫佳話）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
壓褊佳人纏臂金

參寥惠楊梅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鬬甘苦
參寥不是老婆禪

雨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一作虚）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

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送惠州監押

一聲鳴（一作鴻）雁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是
羇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藷萬事思量都是錯
不如還叩仲尼居

贈王覲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製筆郎莫恠圍棊忘瓜葛
已能作賦繼靈光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絶

壽樽餘瀝到朋簪要與郎君夜語深敢問阿婆開後閤
井中車轄任浮沉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

坐嘯因君又得名

名伯梵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一作本）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一作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洗兒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悮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病後醉中

病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户官家付與老書生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着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二首

一杯連坐兩髯棊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瀲灩君休訴且看桃花好面皮（唐詩云未有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夢中絶句

楸樹高花欲揷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巖垂疋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絶景中人

藏春塢三首

退之身外無窮事子美生前有盡花更有多情君未識不隨柳絮落人家

莫尋羣玉峯頭路莫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

主人休問是誰家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枝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
奈有銀床素綆何

東坡全集卷二十九

東坡全集卷三十　宋　蘇軾　撰

詩一百十首

謝都事惠米

平生忍慾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輕趙都事
也能作意向詩人

擷菜（并引）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

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
不知何苦食雞豚

別公擇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弔一丘若問西來祖師意
竹西歌吹是揚州

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
一篇珠玉是生涯

書寄韻

已將鏡鉢投諸地喜見蒼頭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
色聲誰是獨完人

遊靈隱寺戲僧開軒李居士

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
巧歷如今也被漫

常州太平寺簷蔔亭

六花簷蔔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
一時驚起野狐禪

過文覺顯公房

斕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窓書小楷
便同爾雅注蟲魚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
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恠不相揖
只見山僧不見公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土院
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朶特奇為作

醉中眼纈自斕斑天雨曼陀照玉盤一朶淡（一作官）黃微
拂掠鞓紅魏紫不須看

此君軒

雲幢煙節十洲（一作七州）入犀甲檀槍百萬軍蓊薈發生何
足道（一作數）此君真是此君君

覩子美病中作嗟歎不足因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為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
尚有狂風急雨催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凜凜人言君似雪我言凜凜雪如君時人盡恠蘇司業
不解將錢與廣文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

西亭下留詩為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
姓名莫遣世人知

絶句三首

松栢蕭森溪水南道人只作兩團庵市區收罷豚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為老僧煎茗粥
自攜脩綆汲清泉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
乃知身不在人間

呈定國

舊病應逢醫口藥新粧漸畫入時眉信知詩是窮人物
近覺王郎不作詩

絶句二首

峩峩疊石立何孤賴有蕭蕭翠竹俱日暮無人鷗鳥散
空留遠水伴寒蘆

漠漠秋髙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
靜向窓前似有聲

破琴詩後（并引）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短軸名為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閒故紙
便疑身是永禪師

送柳子玉至靈山

此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
也學傳呼觀主來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欵段曽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黄公酒肆如重過
杳杳白蘋天盡頭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髙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

總把空花眼裏看

雜詩二首

窓搖細浪魚吹沫（一作日）手弄黄花蝶遶（一作透）衣不覺春
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昔日雙鵶照淺眉如今婀娜緑雲垂蓬萊老守明朝去
腸斷簾間蟋蟀悲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靚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遥思禁苑青春夜
坐待宫人畫詔回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絶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幾綰臧下吏明堂廢
又作龍鍾病免歸

聞捷（并引）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齊愈於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諤領兵深入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衆喜忭各飲一巨觥

聞説將軍取乞誾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
得共中原雪絮春

睡起

柿葉滿庭紅顆秋薰爐沉水度春篝松風夢與故人遇
自駕飛鴻跨九州

秋思寄子由

黄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閲世卧雲壑
挽著蒼江無萬牛

碣石庵戲贈湛庵主（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碣石巖前夏飲氷莫把山林笑朝市
老夫手裏有烏藤

散郎亭

法花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去
壁間只有古人名

侯灘

江邊皎皎過侯灘更上山腰看打盤百歲老兒親擊鼓
城中憂患不相干

春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
鞦韆院落夜沉沉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凌壁閣上相忘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

門前流水几前燈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興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
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裏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
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衮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
大唐天子要纏頭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眉間冰玉照淮明筆下波瀾老欲平直欲全生如許妙
不知形諜已多名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窗一榻共秋閒會知名利不到處
定把清觴屬此山

謝惠猫兒頭笋

長沙一日煨邊笋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
猫兒突兀鼠穿籬

題淨因壁

瞑倚蒲團臥鉢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
葵葉為誰傾夕陽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鉤簾對晚香不知斜日已侵床江妃自借淩波襪
長在高荷扇影涼

睡起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直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

還盡平生未足心

書望洪亭壁

河漲平來出舊洪山城都在水光中忽然歸壑無尋處
千里禾麻一半空

子美名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君應作玉箏歌可憐病士西窗下
一夜丹田手自摩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
曉猿啼處月茫茫

醉題信老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階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歲
長與東坡作主人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自笑眼花紅綠眩
還將白首看鞓紅

竹枝詞

自過鬼門關外天命同人鮓甕頭船北人墮淚南人笑
青嶂無梯問杜鵑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
久矣留侯不見欺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中草木亦常閒履聲如渡薄冰過

催粥華鯨吼夜闌

絕句

紫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
吹花風起却添衣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戰筆
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嘿堂中有相憶

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為誰好
二老風流各自知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
蔞蒿如筋玉簪横

書辨才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叩松扉却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
卷簾惟見白雲飛

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於君指上聽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一一窓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
曾到旃檀小殿來

驪山絶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歎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下土
阿房纔廢又華清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車戒
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鑑
朝元何必苦躋攀

短橋

誰能鋪白簟永日卧朱橋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摇

軒窓

東隣多白楊夜作雨聲急窓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曲檻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鑑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雙池

泝流入城郭亹亹渡千家不見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華

田田抗朝陽節節卧春水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自從識鈎餌欲見更無因

牡丹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

桃花

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傍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彊充鼎和

梨

霜降紅梨熟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冬氷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

櫻桃

獨遶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漙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名隨酒琖狂

樗

自昔為神樹空聞蜩鵙鳴社公煩見輟為爾致羊羹

槐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

松

彊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生成未有意鴉雀莫相干

檜

依依古仙子鬱鬱綠毛身每長須成節明年漸庇人

柳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

跋姜君弼課册（姜君瓊州人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方還瓊四言）

雲與天際歘若車蓋凝矑未瞬瀰漫霮䨴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綆四墜（一作懸溜綆墜）日中見

沬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為傖父憑君說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為生若話三吳勝事不惟千里蓴羮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游未卜柴桑舊宅須乘五馬（一作湖）扁舟

生計曾無聚沬孤蹤謾有清風治産猶嫌范蠡擕琴頗笑梁鴻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李膺高潔秋風直為鱸魚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畧若諭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四言）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

肉滅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絶未易致詰

惠崇蘆雁（六言）

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

竹枝歌（并序）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

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為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
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
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鼓何喧闐
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
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為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
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

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讙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劒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烏江自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惟有塚嵯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為悲歌

山坡陁行

山坡陁兮下屬江勢崖絶兮游波所蕩如頽牆松茀律兮百尺旁拔此驚葛藟之上不見日兮下可依吾曳杖兮吾僮亦吾之書隨藐余望兮水中泜頎然而長者黄冠而羽衣幹顱坦腹盤石箕坐兮（鈇）亦有趾安不危四無人兮可忘飢仙人偓佺自言其居瑶之圃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言兮豈惟河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兮蹇貽氏之不鼓琴憺將山河與日月長在若有人兮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游於葛天兮身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茫

良未果兮僕夫悲余馬懷聊逍遥兮容與晞余髮兮蘭之渚余論世兮千載一人猶並時余行詰曲兮欲知余者稀峨峨洋洋余方樂兮譬余繫舟於水魚潛鳥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如此兮人子期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始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圮殆盡眉山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瀉溪拔其毛骨者脩竹蒸為雲氣者霏煙山夔莫能隱其怪野猩詎敢藏其妍茅廬蕭蕭昔有人焉其髙如山其清如水其心金與玉其道砥與絃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英名皎然陽曦麗天舊隱寂寂新篁娟娟思彼君子我心若懸谷鳥在上巖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究結而華顛

轆轤歌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珠閣

美人二八顔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别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瑶井玉繩相對曉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美哉水洋洋乎我懷先生送之子于城隅洋洋乎美哉水送之子至于新渡念彼嵩雒眷焉西顧之子于邁至于白馬白馬舊邦其構惟新邦人流涕畫舫之孫相其口鬚尚克似之先生遺民之子往字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為室坎為家先凝白雪生黄芽黄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産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霆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寳真主涯龜精鳳髓填谿谺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别内外砂長脩久餌須升遐腸中沉結無餘祖俗骨變换顔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偽為真正為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罝一氣頓盡猶謳啞餘生所託誠樓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鏌鋣空與利名交掌拏胡不讓霜如文騧可惜貪愛相漫塗真心道意非不嘉飡金閒話非虛譁何須横議相疵瑕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纒如繭居如蝸日懷嗔喜甘籠笯其去死地猶獵猳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即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閒掛洞霄宫井有丹砂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强韓退之

識字猶為鰐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鵲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髯張乃我結戟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嵌巖坑人偽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柏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為腹陽為神兮陰為精渴飲靈泉水饑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奼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裹頭又無履相識雖多少知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涯知自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朱閣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樽前明月落亦曾憂羇旅他鄉迫暮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爵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邇來尤解安貧賤不為公卿强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動著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何空使遠人增眷戀但秖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慇懃却是翁家舊主人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饑飛來為爾繫綵絲北

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公子着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嘷

上堵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宫臺邊遊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白馬為塞鳳為關山川無人空且閒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鯿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襄陽樂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裹氊裘自從氊裘南渡沔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使君朱旆來翩翩人道使君似羊杜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為作詩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宫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馶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露

虚飄飄三首

虚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漬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虚飄飄比浮

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謾成橋入夢雲千疊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雁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氷橋勢緩霰垂線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絲雲横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名宗奭）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肯折腰為五斗一年鴻雁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甥詩意慕兩君讀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奧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已習鷟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刳心先擬射聲名不作羊鄒悲峴首雲梯兩矢集無方我已中厭同墨守恐甥自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藪琢磨晩覺孟光賢畏我故言時被肘甥能鉏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

東坡全集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九第五頁前三行風月笙簫一夜間

按施本一夜間作坐夜闌

第六頁前八行愁客倦吟花以酒按施本注云以

字疑訛

第八頁前六行以撥滯悶也刊本撥訛發據施本

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我自飄零是羇旅按施本是

作足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學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一

宋　蘇軾　撰

和陶詩七十八首

追和陶淵明詩引（子由作）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録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

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

馮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引

和時運四首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

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

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

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髫（一作翦綵垂髫）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六首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産秔稌不足於食乃以

諸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珎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鷹鷙狼食

豈無良田膴膴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麏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藷糜以飽耆宿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斬艾蓬雚南東其畝父兄搢梃以抶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四首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絶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

颶作海渾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窻念彼海康神馳往從

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奠化之廓兮忘情萬里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

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太息浮雲幾何

和歸田園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于湯泉晞髮于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卧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田園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

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厨無烟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蜑叟已還往南池緑錢生北嶺紫笋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觀江摇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顧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霜飈散氛祲廓然似朝旭（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余為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閒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為我役斜川追淵明東皐友王績詩成竟何為六博本無益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摇落榮瘁俛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肅殺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櫝芳眼已明飲酒腹尚冲草去土自隤井深墻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酬劉柴桑

紅藷與紫芋遠插墻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能復

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送昌化軍使張中罷官赴闕）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棊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牀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暉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龐參軍（三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才智誰不如功名嘆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

百聞往鏖皐蘭山白衣挾三矢赴此征遼年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閒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樂輒復隨漣而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

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冠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隨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卧重裀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黄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九日閒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淵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艶溜溜糟床聲閒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識天意淹留見人情但願飽秔稌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也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束薪誰與析

洄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為一廛此地乃得之葺為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亦以無酒為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禄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梨棗愆我年

六十一頽景薄西山嵗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嵗寒枝會有解脱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閒美感念少時悵然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孺

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顔如汝今閉戸未嘗出為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鷇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首）誦我先君詩肝肺為澄澈猶為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

和示周祖謝三郎（時遊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戸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饑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濵

和答龎參軍六首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為余留半月既別和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我新居而非玄德三顧我廬

旨酒荔蕉絕甘分珎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鄰

將行復止眷言孜孜有于中傾倒出之奕奕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

丱妙侍側兩髻丫分歌舞壽我永為歡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聞

擊鼓其鏜船開艣鳴顧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爾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僊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糾纆（一作躧）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一盃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為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頹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嵇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僊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舂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為子孫貽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颸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

頹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寧當娣黄菊未肯姒戎葵誰言此弱質閲歲觀盛衰頹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游斜川（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汎隨鳴鷗中流遇洑洄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黠爾何

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黄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内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酹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儋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醵錢作屋余亦欣然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閒等一味安想生愧靦（淵明本用緬字聊取其同音字）聊將自知明稍

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閑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黄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鴂舌儻可學化為黎母民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

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楊州時飲酒過午輙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纒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兹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忽冰釋亦復在一言畜

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秘君勿傳

道喪士失己出語輙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啁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菅與綺

頃者大雪年海派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饑寒見真情床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

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纒繞復何為舉觴酹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闓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遥知

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著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
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
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頹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
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
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

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㕙束縛作毛穎乃知
嵇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
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骯髒乃爾貴乞身
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
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頎然六男子粗可傳清白於吾
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嘵嘵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
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
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廚聖賢雜無事時一中誰
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草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蕪
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令
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各
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國
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鵩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
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頹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
時劉項罷四海創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彊秦寂寞
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
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

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

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為己微痾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和還舊居（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鵞城亦何有偶拾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憫然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疏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犢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自安願

治此圃畦少資主遊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鉏未免騂我顏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關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冰盤鳴玉哀茵陳點

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蚤叟醉蒼顏兩摧頹齒根日浮動自與粱肉乖食菜豈不足（一作好）呼兒拆雞栖

和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遊城南謝氏廢園作）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仰看桄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溪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鵩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插籬槿護此殘竹栢

和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口號（行郊步月作）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里情怪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螢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户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為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東坡全集卷三十一

東坡全集卷三十二

宋　蘇軾　撰

和陶詩辭五十七首

和詠二疏

二疏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傳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甞游東

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荊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陛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窻卧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蟪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游

子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鍊歲月長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家割恩憐寧知劾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丈床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二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縕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黙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雛鶴非同音口耳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窖丹砂紅泉湧尋常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黄門妻至道乃近在丈
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了出生死素
書在黄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强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學
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録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
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
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絶無四鄰耿耿
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遊有黄庭閉目寓兩景室
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永西窗
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留騁我苗期
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我
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成功指平陽哀哉
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
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早作書
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可與君平道

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逝
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厭漢室豈計一郗慮昆蟲
正相齧乃比藺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
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為來者懼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
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値徘徊
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
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吴遠游同藏一瓢窄潮陽
隔雲海晚歲儻見客伐薪供養火看作栖鳳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强獷枉費塵與糠越
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啓伯陽鶱城
見諸孫貧苦我為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
李白一奠臨江觴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親
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思我
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
中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

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
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
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朐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
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蠔浦既黏山暑路亦飛霜所欣
非自罔不怨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主
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
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
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
酒從孟公愼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塵埃汙西風昔我
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鵩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吾
生如寄耳何者為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夜中

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遊蕩志溢八荒九夷為藩籬四海環我堂盧
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峯
望黎母何異嵩與邙飛泉瀉萬仞舞鶴雙低昂分沐未
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冼古烈婦翁媼國于茲策勲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
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傘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
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

可問僂句莫余欺犦牲菌雞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沈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煙嫋清歌貪人無饑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隊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朱初平劉誼欲冠帶黎人以取水沈耳）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蕖香色獨未改欲為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遥知玉井蓮落蕋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矣（一作失）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餅居本近危甑墜知不完夢求亡楚弓笑解適越冠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殽潼失重關屢從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忻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雲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去徑有（一作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罇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一作晝）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話審無勸心懷良獨安東皐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庭內菊歸酒窻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游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欲（一作亦）安命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烏還知已倦雲出欲何之入室還攜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入息亦詩策出游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盼時有鳥歸飛

和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近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疏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閒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並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憐退朝人餻酒出太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顰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相關

老詹亦白髮（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履聊

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見不識今與農圃儔買田帶修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修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頴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

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為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尻駕無可稅苓龜亦晨吸杞枸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齕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在廣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

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凄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觕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車闔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顔混客主以為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掊門而折關廓圜鏡以外照納萬

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瀹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疇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和劉紫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蹤踏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叢盡平狐兎墟黄橼出舊枿紫茗抽新畬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窻自明疏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詞九首

太白詞五首（并敘）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虬旱既甚兮
蹷往救道阻修兮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訴閶闔走陰符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為幄雲為蓋滿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溢
施溝湨歌且舞兮
騎裔裔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厲
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
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清詞（以宮名名篇）

君胡為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為一朝去此

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隷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憒有妖兮虐下土精為星兮氣為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瘧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爞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歘砉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晻靄而冥蒙漸俯傴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礱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歘閶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厩顙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役萬靈之喧豗默清靜以無為兮時節狩於斗魁詰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游目以下覽兮五嶽

為豆四溟為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為樂兮去非以為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違陛祕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洶北望之橫流兮滮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鞿出彭城而南騖兮眷丘壠而增欷亂清淮而俯鑒兮驚昔容之是非

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欵余扉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曽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蛜蝛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兮路湫湫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峩峩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昬昬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即將以彼為王人兮以子為

之璞也

黃泥坂詞

出臨臯而東騖兮並藂祠而北轉走雪堂之陂陁兮歴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湫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為茵而塊為枕兮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湫湫兮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挂藹濛濛兮渰淒淒嘯林谷兮號水泥走鼪鼯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莫茫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栱枅鴈南歸兮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瓈朝市合兮雜耄倪挾箪瓢兮佩鋤犂鳥獸散兮相扶攜隱驚雷兮鶩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躋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栖石為門兮雲為閨

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麛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琴操一首

醉翁操（并引）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踈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

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東坡全集卷三十二

謹案卷三十二第三頁後一行二山在咫尺刊本二訛三據葹本注引抱朴子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三　　宋　蘇軾　撰

賦二十三首

延和殿奏新樂賦（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阼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咸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峴下朴律猶有大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磬之調適燦然虡業之

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黄鐘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俾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肄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覩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群慝之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筦無閡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鄰以清濁任意而相譏何憂工王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明則知遠能受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偽言可竭其忠誠虛已以求覽群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

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徵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為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為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達知其忠而莫受目有眯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示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光國得盡破

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已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温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墻壁頹穿面垢落壁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

鶴鳴於户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余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笑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墐户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子瞻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為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

如其來既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鶂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吷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摶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灩澦堆賦（并叙）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

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

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旣不能力爭而强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敎之以上訴歴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

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横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幾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群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

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賔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曽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餐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并敘）

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茯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

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茯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茯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與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虚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烏烏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曽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

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宫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稺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

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洟為血為溲為矢為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宫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宫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灧玉池之生肥吾三嚥

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某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洞庭春色賦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余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甖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欵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

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始余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効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翩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鬯為祼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

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為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群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帉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稺酒賦（一作酒子賦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余寧其醅之漓以蘄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

米為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瀹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

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稺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蜂室兮氄雛鵞之毳毨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盃暾朝霞於霜（一作暘）谷兮濛夜稻於露（一作霜）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糵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駮漏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

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間州閭五斗解酲不問妻妾結襪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靴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逷地常陋王式之褊嗚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泠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吾口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

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繅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灔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菜羹賦（并敘）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

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摶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投豨豆而諧勻覆陶甌之穹崇罷攪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滃嘈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匕筴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珎鄙易牙之效技超傅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余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又嶺表録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余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户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余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户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之再觸列萬馬而並鶩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一役舉百萬於一覆余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執先憫科場之積

弊復詩賦以求賢採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迨還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遒人狥路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為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簇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兮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隳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為武兮曾試於京國通天為王兮必舒於禁籥孰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鵰紫殿唱名果中禰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臨者空自韞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志未酧題柱之心三舍既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為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者為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飄飄而復起

思子臺賦（并叙）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余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傃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頹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痤禍于宮中狃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余之無聊兮實有丞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既沈冤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魂煢煢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纊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雊殭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兮實追蹤於漢戾顧房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

兮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孤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余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

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

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瞞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東坡全集卷三十三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宋 蘇軾 撰

敘二十五首

南行前集敘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

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敘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歴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熈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為同年友衆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

熈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剥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愚惷迂闊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艶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

强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强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録其文哀而不怨亦茂

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穎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説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敘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辟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敘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

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

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

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事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敘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

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顔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黄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瘖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虚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

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止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黄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敘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

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歴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

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歴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

慶歴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歴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

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

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麹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傑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歴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犂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

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屐可以南矣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

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黄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乎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修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為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為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固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借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蕨薇可羮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寍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己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煙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

其巧智物無陋者聽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

觀宋復古畫序

舊聞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曰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弦余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卧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

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心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三第四頁後六行晝燎衣而三易按

宋文鑑燎作爍

第八頁後三行君子之道豈必全兮按宋文鑑必

作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

宋　蘇軾　撰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

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窓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名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

瓦甓坯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

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卼跪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

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

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荊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鳶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

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名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剗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眾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

足稱者故强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子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

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别館云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

也歟昔歳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别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

熈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賔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歳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

老益喜賔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歳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寳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吕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仲尼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迹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

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娱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

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别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熈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以甖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二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禄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大悲閣記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

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葢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宋　蘇軾　撰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葢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髪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葢遊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濵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兹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葢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熈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

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惟山之溢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

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廪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耻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彦將求文於軾以為

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郤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浄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

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

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

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

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熈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

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

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令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

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

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葢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葢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葢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劔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

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

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

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

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賔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禄茍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

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葢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

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

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五頁前八行高出於屋之簷而止刊本脫高字又簷訛危據儲選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宋　蘇軾　撰

記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城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

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

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酧酢萬物

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技則技疑神以是為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為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為一言記之乎益吾心許

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踈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

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輙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令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及於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秦太虛題名記（并題）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即至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髪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領憩于龍井亭酌泉據

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翳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録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

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熈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絶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

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絶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總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為囊裹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為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濶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巳而澶州靈平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

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熈寧防河録云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巳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脱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謏謏然專求其所好長七

尺鬚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絶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為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

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黄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黄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埽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

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

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皷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

為生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鞾殿上固已氣葢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葢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廹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熈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為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為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為僧以講為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黄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為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為一言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葢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

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

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名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

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貴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

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廪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産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東坡全集卷三十八

宋　蘇軾　撰

記十九首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

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遺愛亭記（代巢元脩）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咏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為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為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為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

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葢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為浮屠氏不知者以為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

四方故南華為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益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為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

瓊州惠通井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某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遥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斂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愼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顔師古曰楛木堪為笴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寳此矢獨非寳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為出此寳其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熈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貶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踈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强禦知無不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熈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

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為觀妙矣汝其為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

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兎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兎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為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眾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廣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

内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黄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冐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巳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僻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

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黄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

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内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為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晃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為盎盎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遊盎以謂盡得我道盎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為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

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熈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寘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

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録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録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

為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子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為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大悲閣記（成都府）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黙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

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

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東坡全集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七第四頁前五行不知其所自來刋本來訛未據別本改

第八頁後三行堤成之明日刋本成訛城據別本改

卷三十八第十四頁後六行而寘筋手中刋本寘訛宜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宋 蘇軾 撰

傳十首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禄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

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録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陜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

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

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狥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

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踈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

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

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煑鹽凡十八井歲久澌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閒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還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為是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彼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為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孫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不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

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絶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隷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虚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

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内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薫

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絶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

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

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䰟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吴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謡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為删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黄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搉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雌黄冠衆故求决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戟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别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蝸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隂險以求石斛之禄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茹酒成於麴猶君之録英才也彼貪禄角進者可詬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為哉余

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録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産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温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彦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録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名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

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内更制度修律歷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

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譊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

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温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

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瑶柱傳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

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令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孫也性温平外慤而内淳稍長去襮纇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閲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瑶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

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濵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悦跳身武林道感温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强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輙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盍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黄甘陸吉傳

黄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名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黄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

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名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怫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闗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卒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蔕之術戲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乗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梠梅福東蒿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槳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娙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馬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甞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録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録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勑建安太守名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

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貌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為猶若粗疏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勑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為之起立顏色不

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訿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馬嘉子二人長曰摶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摶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

榷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溫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韞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執大馬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滏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泰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園田蔡甲肥鄉羊奭內黃韓音子俱名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

子惄如調饑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土更上食典御旦夕名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名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

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進其弟子巳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為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邑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東坡全集卷四十

宋　蘇軾　撰

論一十二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

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

用緜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禄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閒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

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

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論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

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强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

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以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

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

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六方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

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功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者故陸賈譏之曰陸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

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

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

之所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别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宫以為别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内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

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

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為不足録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襃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

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己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

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狥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説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

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返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

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

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觧者以為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為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為尊卑者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為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

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

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謹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

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令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皐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

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

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脩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

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

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東坡全集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九第二十頁前二行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刊本甘吉二字互訛據別本改

卷四十第一頁前六行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刊本以上行之字據三蘇文粹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謄録監生臣周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四十一

宋　蘇軾　撰

論一十九首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茍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

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

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為之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

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

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也夫

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説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説雖

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隷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豈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

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緑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

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别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

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

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

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

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名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

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

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衞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也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

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

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茍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茍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强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羮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與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

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為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

猶有以强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

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鄢（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復生不

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絶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壁假許田（桓元年）

鄭伯以壁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寛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壁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壁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説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来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壁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来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

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郜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强匹夫懐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强有力者制其予奪郜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

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内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胥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

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

氏踈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

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

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

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

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

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録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為人之死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

且蓋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録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

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東坡全集卷四十一

東坡全集卷四十二

宋 蘇軾 撰

論一十首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

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獘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

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

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趍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刼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為

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强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遂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强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

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强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閒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閒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

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强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

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茍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

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也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

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嚣嚣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簒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管仲論

嘗論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决勝無以定覇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

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

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鵞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士變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師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

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曰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絶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

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强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

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者變詐汩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

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

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内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洺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

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睊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

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以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

止於善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東坡全集卷四十二

謹案卷四十二第十五頁前六行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刊本雄訛雒據國語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　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

宋 蘇軾 撰

論十一首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

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

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三字一作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

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

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刼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决師老於外此必有

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寛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

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

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歴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

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

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

仲尼聖人歴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

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

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吴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己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使吴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吴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邉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歴博學之士以至錢穀

小吏治刑獄使絶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閒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已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

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

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刼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

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讐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温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

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鬬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

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

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閒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而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

東坡全集卷四十四

宋　蘇軾　撰

論十一首

思治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

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閒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

十年之閒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閒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

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

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収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狼戾鈌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収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収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説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収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

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収歟非不知収意者汗漫而無所収歟故為之説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

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欲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正統論三首（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

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

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

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强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令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邪以天下有君為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

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簒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簒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

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

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閒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辠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内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

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

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敢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

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

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懐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苟從

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

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佹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

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為桀跖者以内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强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顔亦然其所以為堯顔者以内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産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温幾至如烹上行之水翁然如雲烝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輙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受

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絶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别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絶域齧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絶人事饑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

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慚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閒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閒或為之輙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

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慮掃滅厓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臟圖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脣齒內外漱錬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

嚥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强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錬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

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子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

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浹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東坡全集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　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宋　蘇軾　撰

制策二首

御試制科策（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繇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虚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有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内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舉矣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税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脱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

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為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盩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

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

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盩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輦徙饑寒之民

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過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

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敵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宫後宫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别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宂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宂而未汰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

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敘法不為寛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

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

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驁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呴温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重報其考於古

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别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

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捄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宫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惟

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輙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

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術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

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賤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

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

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

之言硜硜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樸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

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擢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

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説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

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

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

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葢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

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

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

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

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

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益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漬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

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

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東坡全集卷四十六

宋　蘇軾　撰

策略五首

策略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益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為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

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為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

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淺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

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怳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

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横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吕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方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强敵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

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事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國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覘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遽）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國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方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

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原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為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

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强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

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國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彼

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攻戰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捐之使日夜思所以待强敵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豈有所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

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

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秪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沈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歷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

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闗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寛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説其無能而已矣夫寛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

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其次莫如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

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

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

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摇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嚌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虚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禄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

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説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禄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

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全集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五第二十八頁前一行仇騰刊本騰訛滕據晉書改

卷四十六第四頁前三行況能以御萬物哉刊本御訛街據別本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飲酒蜡臘刊本臘訛獵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四十七

宋　蘇軾　撰

策别十七首

策别一

臣聞為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别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别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

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于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莅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

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别二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

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莅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使莫若使吏六考

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益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策別三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

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清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

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

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

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而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隐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

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四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効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

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

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五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寛寛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

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而難之

策别六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禄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

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絶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

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策别七

安萬民者其别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益亦嘗試以此

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

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事已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之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

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八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

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其家者不敢

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

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

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九

其三曰均戸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内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

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强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葢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無事樹埶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其民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

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從者而使所過廪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别十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税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戸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戸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絶且其為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役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

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

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收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策别十一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

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

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

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二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

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寛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内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大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内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内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内無權臣外無强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策别十三

厚貨財者其别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

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

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

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税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

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廏長廏長立而馬益瘦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四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

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

於征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

兵而待之與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内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别十五

訓兵旅者其别有三一曰蓄財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廪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魭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遼夏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

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絶之義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内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虚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紛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

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

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以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求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別十六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

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

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

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咋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畏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

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十七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

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

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内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

為之倡哉

東坡全集卷四十七

謹案卷四十七第四十八頁前六行然猶有言者

刊本猶訛獨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八（四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四十八

宋　蘇軾　撰

策斷三首

策斷上

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

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下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大

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敵國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

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

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賊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

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强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法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

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

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强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懽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

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國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

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

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

夫禦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矣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益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

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騎

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敎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强黃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習俗相沿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猛鷙驕悍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患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忼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

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異俗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鑾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

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雜策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濵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緜緜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壖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

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益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禄之臣益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廉潔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

山嵓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忌諱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

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於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産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産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閲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於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識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

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姑息待強敵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窺伺之端漸不可啓日富日驕

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蹔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振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俯首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

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

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忿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藋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東坡全集卷四十八

東坡全集卷四十九

宋　蘇軾　撰

策問二十三首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唯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艱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

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内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寛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入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

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賢

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為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為職官令録仕而達者自縣宰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為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録與郡守四者為國家

棄材之妻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録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為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為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

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生之真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是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為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嘏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使於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其辭而申言之者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

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試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為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為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得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

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

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聚天下之惰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辯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

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戸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戸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豈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絶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絶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閒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

矣陛下嗣位於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来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録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旌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苛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之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薄已令自宰相不得専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滞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貞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静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為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来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至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為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賈度為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侍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省試宗室策問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

其子弟也至兩漢間若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為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於篇以俟採擇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山西國家承平有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於師者著於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牽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識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為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

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予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

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畎畆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来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東坡全集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謄録監生臣浦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五十

宋　蘇軾　撰

南省說書十道

左傳三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

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蹠莫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

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絶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與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穀梁四首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駈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盖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盖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駈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駈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絶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説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説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小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

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謹對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雩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

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謹對

公羊三道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

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

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

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

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絶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税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税之公羊傳曰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税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税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税畝之書故何休之説愚不信也謹對

邇英進讀八首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臣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則盡其用殁則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材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貞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已至於獎魏謩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

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竊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東坡全集卷五十

東坡全集卷五十一

宋　蘇軾　撰

奏議四首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

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

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揚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

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缺）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

是以来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

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用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

司務從儉約項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唯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

勑下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缺）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飜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

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

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

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

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廪禄如

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

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

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

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夫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而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

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冐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房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

来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

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陜西糧草不許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餘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斂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

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

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徳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圏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任為有徳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歴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

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悦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説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説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歴艱難亦必自悔其説用之晚歳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

名器爵禄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豪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

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

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

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

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缺）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唯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有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

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茍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

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

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全集卷五十一

謹案卷五十一第四頁後七行王縉好佛刊本縉訛晉據別本及唐書改

第五頁前五行此豈真能然哉刊本此豈訛豈此據別本改

第十頁後八行雖能驟至富彊刊本驟訛聚據別本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今兩稅如故刊本脫今兩稅三字又故訛雇據別本增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當時詔旨慰諭刊本旨訛言據別改

第二十頁後四行皆疑而不敢動刊本疑訛宜據別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曹參賢相也刊本曹訛曾據漢書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其聲翕然刊本翕訛蕩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五十二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来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幷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幷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幷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

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

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

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撿放災傷依法須是撿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年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撿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

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撿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閒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麥苗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撿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賊舊時

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歷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賊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

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税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遅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税錢則所在爭来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税

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茍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税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讐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来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

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勑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摽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茍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

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史相度情理輕重内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説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闕）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两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縦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

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髙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為盜而已漢髙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

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還於南京與時轉運使

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来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

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勑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

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豪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

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

司郡守共選土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缺）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

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撿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撿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令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内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

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勑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鬬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況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因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

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為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為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為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四以上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歷子

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寛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罪六十分故失為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闕）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契丹號為極邊彼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駞基島

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兖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歴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来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撿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内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来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搉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缺）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搉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

只是居民喫用今来既搉入官官買價錢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来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搉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缺）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寛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斯言

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攤戶絶没納之類）及用寛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邉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

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寛剩錢以為它用故吏相駮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正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寛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寛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

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寛剩錢將来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寛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来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来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太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軀命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吏不出租依舊納兩税免支移折變

一今来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

不任其責繆悠減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大遠即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牓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牓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没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

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説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寛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税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寛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成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産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税之法號為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東坡全集卷五十二

東坡全集卷五十三

宋　蘇軾　撰

奏議二十七首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為修

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為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揚汲黃履履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搆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

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彛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彛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彛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彛繼之法有首從而彛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猥下素行憸險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棄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為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彛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

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貿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贓一匹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遊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鷳係竊盜自守不盡贓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勑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蔽罪至於除名論

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録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来累該需恩登極大赦其敘法止於散官即與其他贓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將使貪墨無恥復蠹究民非朝廷為民設官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送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著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犀腰帶縁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入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柩内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為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

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歳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為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悞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疏闊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

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闕）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即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温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户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

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禄餼賙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楷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黄伏乞特賜撿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

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縣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

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為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今来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

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彦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彦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温胡宗愈孫覺范百禄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勑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禮部

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曽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奏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國朝祖宗以来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歴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

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歴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没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臣先曽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以為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惷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駮臣所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即執政所欲立法無縁得成況今来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專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缺）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月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来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强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强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繳楚建中戸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戸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絶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彦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録黄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戸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愿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戸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勑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

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

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捎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

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

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愿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

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為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為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葢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録黄臣未敢書名

行下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

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為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勑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

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

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覩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

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為

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内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内中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内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虚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温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

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盖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

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其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寛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来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

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寛理財之政漸踈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言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

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

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

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

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勑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

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略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己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元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為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

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

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别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祕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吕恵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搆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曽未數年逐恵卿而起安國今来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斿斂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考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録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傳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録用以奬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曽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温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来封駁論議凛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縁黄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

别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東坡全集卷五十三

謹案卷五十三第二十九頁後二行取進止刊本止訛旨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五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八首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

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弒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安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

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恊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

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擒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

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背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

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

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今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陜

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讐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熈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

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

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恊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恐詐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鋭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

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茍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温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年欽氊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温溪心欽氊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為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未為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

心不回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謬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為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趂試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趂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録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處者葢是當時未有對彌謄録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對彌謄録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疏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

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利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充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青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覲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

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利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内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内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内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内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為復是洪烈為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

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

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

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闕）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

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為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内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撿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闕）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

少即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為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闕）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

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祗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熈寧中因閤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為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祗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録而陛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

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録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絶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

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喻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别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奬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刋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脩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

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别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責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

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闕）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巖

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盖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禄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閒慢差

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東坡全集卷五十五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二首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懐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

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

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讋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

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别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虚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

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内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悦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廕文官人每遇科塲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内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

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為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鈴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賔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

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歳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歳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脩而政未脩故監司守令多不

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謡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爕體量其事爕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

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黄

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髙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

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

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

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録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録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

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堅方監本州

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概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概體量而概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概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

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强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

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

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槪人材凡猥眾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為監司者蓋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巖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廷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

敢行下耳

又貼黄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黄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謟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奬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彦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謟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黄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勑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髙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勲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册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説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隐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勑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説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經營遊説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寛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竊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

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寛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為脩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啟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説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穜蠛蠓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

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軰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寛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寛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憃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黄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揺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邉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盖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寳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盖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盖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

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昬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為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脩飭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録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來非敢為確開說但以所

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為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為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毁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寛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勑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

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搆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

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聖明在上瘖嗚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

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東坡全集卷五十五

謹案卷五十五第九頁後七行屠割形體刋本形
　訛刑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未奉指揮刋本指訛旨據別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首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缺）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令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

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饑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寛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懐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巳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剌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缺）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

姦猾人戸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歳歳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歳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鏁鞭撻典賣竭産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奸之人爲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戸顔巽男顔章顔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扭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喚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顔章顔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戸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顔章顔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

七疋章等為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令年本州為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拑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脇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拑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拑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搆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姧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

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脇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大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脇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黄勘會本州去年癸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缺）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恐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毁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撑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為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

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叚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刻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為小屋若頓行毁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悦亦非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牆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即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

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

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

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船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

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

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齎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

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絶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絶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絶其來意上免朝廷宂糜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十足錢小

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趣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𣁾湧貴小民之食欲望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

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𣁾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趣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為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為深患欲乞朝廷指揮其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㪷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㪷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户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户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絶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户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户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户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户方雇役時每户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閒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户者一也

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户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令役空閒人户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户之勞法不簡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為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户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户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户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户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户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史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為不刊之法也臣身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户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户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衹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門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卻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户依條理當本户色役

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敕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為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

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

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

朝請募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敕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奸民覬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

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即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名募不若約空閒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

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為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閒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閒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閒了六年今來只許閒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

言布聞遠邇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為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

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刦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横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户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户猶以出錢為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役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樁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户太優與六色人户相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樁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三年錢樁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户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外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黄若行此法今後空閒三年人户官吏隱庇不差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閒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閒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决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

為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恩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侯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夷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為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撿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絶後患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徧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賫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奸猾自圖厚利為國生事深為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為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船歸國如淨源徒弟顏與回贈物色即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麪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

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舶船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饑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

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匀兊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一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未尚不了兊充軍糧更無縁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縁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彦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户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㪷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徳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㪷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㪷數多不能周足牒奉敕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㪷或見錢糴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㪷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敕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敕命指揮及照會元祐敕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悞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税除衢州放税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税錢數衮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敕旨為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

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敕旨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户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温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敕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璹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户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㪷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㪷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㪷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聖恩優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温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户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

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温叟公違敕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名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為轉運使葉温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

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望意蓋謂提刑轉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温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為侍從出使一路温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為恥若非饑急豈肯來糶此皆温

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為之奔走洶動而温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温叟專用放稅分數為斷深為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

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温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温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

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私意專制多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

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温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

復誰言者兩黄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

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

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

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

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寛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

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黄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黄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别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戸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

蕩滌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為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湖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

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劄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遂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

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茆山河縱復

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茆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茆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茆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筧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内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絶

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黄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塼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

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茭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茭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户量出課利作茭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刬賃但使人户常憂刬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

前一閘遇潮上閘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為人户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户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户相率經州乞還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户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户請佃種菱深處歲久人户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户自來臠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户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臠葑為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户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户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

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内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㸃檢纔有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㸃檢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㸃檢申吏部理為遺制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㸃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數奏立為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禀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㪷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禀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

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為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户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内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戹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

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

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敕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户籍納拘收産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别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户合該上項敕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

尚書户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産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户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讙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沿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産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償巧為文詞致許人户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

收買方人户在係纍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産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閡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優

恤元初特頑狡獪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人户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産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推攷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户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敕尚書户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以後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産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

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户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户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户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

省止是節略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為吏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户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縁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户户行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鄰里尚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户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户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户已圓而申禀監司及有一户二户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未足為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痌瘝不忘恵澤之

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鈎察官吏亦恬不為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恵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易簡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所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户亦乞依此施行

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户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即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恵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税

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諠譁群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為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已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來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户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

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使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纍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户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户歲月既久終不能塡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户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户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莫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

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强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户並是貧民下户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敕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絶雖係元請官本況内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葢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是猶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

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别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敕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縁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天降甘雨爲

物所隅然不到地可為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縁而為奸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虚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虚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惷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户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産業却行追收人户詣臣哀訴皆云黄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閡故四方皆有黄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敕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虚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呉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

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縁索得三五年後人户竭産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為忠度僧為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為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黄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

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歳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熈寧之事是也熈寧之災傷本縁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

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熈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熈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

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歳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歳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歳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歳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

糴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閒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
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

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

日救濟其饑貧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匀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豈孰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㪷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

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㪷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謹案卷五十七第十四頁前八行及錢塘縣尉廳

上刊本航塘字據別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殘傷其肌體刊本肌訛饑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坡　全

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